



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會刊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第三屆立法會	第四立法會期（二零零八 - 二零零九）	第一組	第 III - 105 期
III LEGISLATURA	4ª SESSÃO LEGISLATIVA (2008-2009)	ISÉRIE	Nº III - 105

日期：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沈振耀、梁安琪、陳明金、李從正。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出席、缺席議員名單）

（二十二日開始、結束時間）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出席議員：曹其真、劉焯華、歐安利、高開賢、許輝年、
梁慶庭、馮志強、關翠杏、賀定一、崔世昌、
容永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陳澤武、
梁玉華、鄭志強、區錦新、吳在權、李沛霖、
劉本立、楊道匡、高天賜、崔世平、沈振耀、
梁安琪、陳明金、李從正。

結束時間：下午七時三十五分

（二十三日開始、結束時間）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缺席議員：周錦輝。

結束時間：下午四時四十分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列席者名單）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列席者：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

主席：曹其真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趙向陽

副主席：劉焯華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馮瑞棠

第一秘書：歐安利

行政暨公職局法律技術廳廳長申慧娜

行政暨公職局選舉技術輔助處代處長王穎中

第二秘書：高開賢

議程：一、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3/2000 號法律〈立法會立法屆及議員章程〉》法案；
二、細則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法案；
三、細則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法案；
四、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組織法》法案；

（二十二日出席議員名單）

出席議員：曹其真、劉焯華、歐安利、高開賢、許輝年、
梁慶庭、馮志強、關翠杏、賀定一、周錦輝、
崔世昌、容永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
陳澤武、梁玉華、鄭志強、區錦新、吳在權、
李沛霖、劉本立、楊道匡、高天賜、崔世平、

簡要：吳國昌議員、李從正議員、區錦新議員、梁安琪議員、陳明金議員、崔世平議員、高天賜議員、吳在權議員、關翠杏議員、陳澤武議員、賀定一議員（與高開賢議員、鄭志強議員聯名）、容永恩議員、劉本立議員、梁玉華議員作了議程前發言。《修改第 3/2000 號法律〈立法會立法屆及議員章程〉》法案由歐安利議員引介並獲得一般性通過，《修改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法案獲得細則性通過。議程的第三項和第四項押後於次日即二十三日審議。二十三日，經全體會議審議後，《修改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法案獲得細則性通過；《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組織法》法案由歐安利議員引介，並獲得一般性通過。

會議內容：

主席：各位議員：

午安。

今日是這個會期的第一次會議，大會。很希望各位議員都有了一個愉快的假期。

今日的大會有十四位議員是報了名議程前發言的，我現在請吳國昌議員發言。

吳國昌：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今日是今屆會期的第一次會議，本人在這裏亦都希望主席早日康復，亦都是祝願大家都是身體健康的。

正當數以萬計市民簽名要求“削外勞、除黑工，還職於民”，勞工事務局最近公佈至今年七月底輸入外勞人數竟已突破十萬，達到十萬零一千一百九十五人。外勞泛濫，令廣大打工仔就業條件不能提升，基層市民不能分享經濟成果，家計困頓，間接亦令依靠內需消費力的本地中小型商號受害。其中，龍頭產業外勞泛濫，造成上述負面經濟效果更加突出。外勞十萬大軍，對於基層市民來說，這數字是一個重大心理關口。特區政府應當在這數字跟前，臨崖勒馬，採果斷措施把外

勞泛濫的洪流遏制下來，以維護社會穩定。

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當鑑於外勞人數突破十萬大關，體察市民促“還職於民”的訴求，果斷決定立即暫時凍結新增非技術性外勞的申請一段時間，以便盡快把外勞總數壓縮回到十萬以下，以及盡快創制可令公眾信服的有效控制外勞人數的機制。

特區政府應當鑑於外勞人數突破十萬大關，體察市民促“龍頭產業還職於民”的訴求，果斷決定全面停止博彩特許經營機構新增非技術性外勞的申請，以顯示特區政府陸續全面削減博彩特許經營機構非技術性外勞的決心。

根據勞工事務局最近公佈至今年三月底“聘用外地僱員企業、實體的僱員數目”內“酒店及飲食業”類的資料，簡單觀察即可發現眾多獲准設置賭場的酒店企業非技術性外勞人數往往高於本地僱員人數，更有個別酒店及飲食類企業獲准純用大量外勞不用本地員工，顯見外勞泛濫的情況相當嚴重。特區政府應當體察市民促“龍頭產業還職於民”的訴求，果斷決定全面停止獲准設置賭場的酒店企業新增非技術性外勞的申請，並檢討交代批准一些酒店及飲食業企業純用外勞的問題，以便盡快扭轉外勞泛濫的不合理局面。

行政長官及經濟財政司司長在立法會回應博彩業外勞問題時，均聲稱隨著博彩娛樂建築項目相繼完成，博彩業外勞人數相應減少，而特區政府亦已於今年七月底公開表明要求六間博彩公司於八月十八日提交本地僱員的晉升計劃。可是，壓縮博彩業外勞人數具體情況和晉升本地人員計劃，至今仍未全面向社會交代。

本人促請特區政府提供具體數據說明，博彩業外勞人數是否一如行政長官及經濟財政司司長在立法會所聲言，隨著博彩娛樂建築項目相繼完成而已經相應減少。特區政府既然公開要求六間博彩公司限期八月中旬提交本地僱員的晉升計劃，本人亦都促請特區政府能夠向公眾全面交代有關計劃安排。

多謝。

主席：李從正議員。

李從正：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現時，本澳公務人員的任用方式主要可分為編制內人員和編制外人員。編制內人員的聘用、薪酬福利、晉升及職程發展等都受法律嚴格規範。至於編制外人員，由於沒有一套統一的聘用制度及標準，用人部門以合同方式聘用人員時存在較大的自主權和隨意性，除了會導致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之外，亦容易出現任人唯親、以權打壓等不公平的情況，更可能因為個別領導或主管對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而抵觸相關法律。

譬如招聘“編制外合同”人員本為應付一些特定項目的工作，而“散位合同”則為擔任臨時工作而設，但時至今日，以這兩種方式聘請的人員已漸漸演變為應付持續性、長期性的工作，與立法原意存在差異。

又以近期兩位公職教師不被續約的事件為例，事實上，他們任職已超過十年，且一直表現良好，但卻可以在沒有被告知任何理據、沒有經過一定紀律程序及給予上訴機會的情況下不被續約，令不少和他們同樣以編制外合同方式聘用的公務員備受打擊，擔心自己隨時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被開刀的對象。此外，個人勞動合同、包工合同及提供勞務合同等亦因規範不足而存在被濫用的情況，相關人員的權益缺乏足夠的保障，更有人因權益受損而作出投訴。上述種種的做法，大大打擊了公務人員的士氣和信心，實不利公務員隊伍的穩定。

規範私人勞動市場的《勞動關係法》剛於今年八月份頒布，該法律對具期限的合同作出了更為清晰和明確的規定，包括有關許可訂立該等合同的情況以及合同的期間、續期及終止等，從而在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的同時，加強對僱員的保障。

政府在勞動關係中扮演多重角色，其中一個角色是公共部門的僱用者。作為公務人員的僱主，當局應該提供合法、合理的僱傭條件，為私人企業起示範作用，但特區政府現時公職法律制度中的合同制度卻是如此混亂和缺乏規範，實在難以向社會交代。

當局早在二零零六年九月的修訂公職法律制度的諮詢文件中建議，將編制外人員的任用方式合併為一種合同，並制定適用於所有合同人員的通則，但兩年過去至今仍未有下文。為堵塞五花八門的合同制度由缺乏統一規範而造成的弊端，當局有

必要從貫徹公共行政改革和完善公職人員制度的理念出發，盡快統一公共部門編制外人員的合同制度、統一招聘和評核晉升機制，使相關人員在招聘、入職、薪酬及附帶福利、晉升及職程發展、紀律責任及離職方面都受法律嚴格規範，從而提升公務人員的士氣，更有助特區政府樹立一個更加公平、正義、依法施政的良好形象。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請發言。

區錦新：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警方針對的士而嚴格執行黃實線禁止停車上落客的措施，對的士行業固然是一大打擊，對乘搭的士的居民或遊客同樣是一大打擊。

我們不可能要求警方不執法，但若執法衍生種種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就意味著這個“法”本身存在問題，需要檢討和糾正。前工務運輸司歐文龍先生曾經在立法會上，以至法庭上，都振振有詞地強調其“依法辦事”。但其“依法辦事”之下卻衍生種種不合情理的行為，顯見法律就有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而作為執法者，對法律是否合理不可能是毫無所覺。而歐文龍先生當然不會毫無察覺，只是聰明的人可能更會利用這些法律上存在的漏洞和不足而上下其手，乘虛而入。對於黃實線禁停車的問題，警方會不會覺得荒謬。相信會，只是當發生了一群的士司機包圍交通廳之後，黃實線禁停車就成了警方回擊的武器。而少數的士司機的抗爭，導致所有的士司機皆被視作打擊對象，而更重要的是令所有乘搭的士的居民和遊客受累，令本澳行政當局終日掛在口邊的“公交優先”變成垃圾。

捷運系統遠未建成，巴士服務遠不能滿足市民需要，搭的士本來已是難，再加上到處不能停車，市民除了選擇走路外，就不能不選擇私人的汽車或電單車，結果私人車輛急速膨脹。而本澳的交通問題，實質上是車輛過多的問題，而隨著私人車輛的急速增長，澳門交通只能變成一個不治之症。

作為交通事務局的主要負責人，面對此一問題，不是檢討

黃實線是否過多、過濫及不合理的問題，反而竟然聲稱居民需要改變車到門前的習慣。請問，對一個老弱病者或不良於行的傷者，既不能濫用救傷車，即使搭的士亦要走上一百幾十公尺才能回家的，的士有甚麼意義？一個帶著大件行李的人，搭的士也要停一個遠離目的地數百公尺的地方下車，這樣搭的士有甚麼意義？一個值夜班深夜下班的年輕女子，搭的士回家也要在黑暗僻靜的街道上再走幾十公尺才能回到家，增加了的危險是多少？如此搭的士有何意義？一個遊客，對澳門街道環境完全缺乏認識，想搭的士到某個地點，竟不能到達目的地而是需要在陌生的街道上走一百數十公尺找尋目的地，這樣的士服務，是一個把旅遊業奉為龍頭產業的城市所應具備的嗎？很明顯，車到門前正是的士的生存空間所在。政府一方面高喊公交優先，但作為公交的其中一種重要工具的的士，其生存空間卻遭削減，這如何說得上合理？毫無疑問，本澳的士行業確有不少害群之馬，理應給予合理的整肅。但是，現時特區政府的做法，對害群之馬束手無策，反而是整體壓縮的士服務的生存空間，而傷害到所有使用的士服務的居民和遊客、傷害澳門旅遊城市的形象。

本人認為適當設置黃線保證道路通暢是合理的，只是，在過去一段時間，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不知是否“黃”興大發，到處都塗上黃實線，連橫街小路亦難倖免，由於沒有嚴格執法，喜歡怎樣塗就怎樣塗，也沒人理會。只是，當一認真執法時，駕駛者就發現全澳處處陷阱，連找個停車上落的地方也找不到。

這次是由於十多輛的士包圍交通廳，結果警方以“切實”執法來反擊的士行業，以至殃及池魚。下次若有數十私家車抗議警方時，警方亦可對私家車輛“嚴格”執行黃實線禁停車的措施，以反擊私家車輛駕駛者。

嗚呼，澳門確實與別不同！交通設施、交通條例，均可成為政府打擊報復之武器，實令人歎為觀止。

本人籲請特區政府立即督促相關部門停止任何報復行為，立即檢討黃實線的濫用現象，在非必要的路段清除黃實線。尤其須認真落實公交優先，確保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在道路使用的優先權，促使其改善服務滿足居民需要，以減低居民使用私人車輛的意欲。

多謝。

主席：梁安琪議員請發言。

梁安琪：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當前，社會正處於高科技發展的時代，尤其是資訊科技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影響也不斷加大。此外，隨著電腦技術不斷進步及互聯網的普及，各行各業越來越依賴資訊科技的力量，而資訊技術人員也越來越受到各行業的歡迎。可以說，資訊科技水平成為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競爭力和社會進步性的重要指標之一。

然而，本澳近年來隨著博彩業的快速發展，行業的高薪酬以及相對偏低的入職門檻，使得本澳適齡勞動人口都多傾向於投身博彩業，導致產業發展過於單一、而其他行業人力資源則出現相對不足的局面。據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資深人士透露，現時本澳許多具有資訊科技專業的人員多流失於較為高薪的行業及工種，如行政管理等，導致真正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力資源出現相對短缺的局面。

早前，特區政府投資七億元用以興建澳門科學館的舉措顯示出政府要大力促進本澳科技水平發展的態度和決心。然而，針對當前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人員相對不足及流失嚴重的現狀，政府應思考如何從政策上予以扶助及鼓勵，使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力資源達至穩定，正如政府過往投放很多資源為博彩行業提供培訓一樣。此外，除透過檢討和不斷完善本澳大專院校資訊專業課程的設置，以更符合社會發展之需要外，政府在所開設的職業培訓課程中也應注重對學員在資訊科技能力和專業水平上的培養。希望能為本澳提供一支充足的資訊科技人才儲備、不斷提高各行業人員的資訊技術能力，以不斷適應高科技社會發展的需要。

善於運用資訊科技將有利於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而企業人員掌握資訊技術的能力也將有利於自身的晉升機會。現時的博彩業以及特區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發展的會展業，正需要此等人才，尤其是博彩行業擁有眾多的從業員大軍，政府應考慮協助他們的在職培訓加強在資訊科技技術方面的掌握，使他們無論在本行業上晉升或轉職都有更大的競爭力。同時，低學歷中壯年人士失業和再就業難一直是困擾本澳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題。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各相關行業都為擁有資訊技

術的人員提供了更廣泛的就業空間。爲此，政府應抓住這一契機，鼓勵更多的低學歷中壯年人士能積極參與資訊技術課程的培訓，以獲得一技之長、提升就業競爭力，並爲將來的成功轉職及再就業提供保障。

多謝。

主席：陳明金議員請發言。

陳明金：多謝主席。

隨著北京殘奧會的成功舉辦，如何進一步提升對殘疾人士的關懷，成爲社會最近一段時間比較熱門的話題。在澳門，殘奧會前夕，社工局公佈，明年上半年將展開對殘疾人士的分類評級登記，每人每年發放約三千六百元的殘疾津貼。

適當在經濟上對殘疾人士進行援助，對改善他們的生活會有一定的幫助，但是，每人每年三千六百元的殘疾津貼，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相信並不難預則，更何況，要全面提升對殘疾人士的關懷，經濟援助之外，如何全面提升社會對殘疾人士的人文關懷，讓殘疾人士逐步根據各自不同的殘疾情況，在醫療、福利等方面得到保障；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得到平等的機會，真正融入社會，滿足廣大殘疾人士的普遍需求，應該值得當局從長遠、全面的眼光去思考。

澳門五十多萬人口中，殘疾人士將近九千。近幾年來，特區政府在殘疾人士康復服務方面的確做了一些工作。近年來，本澳舉辦殘疾人士運動會，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市民加強了解殘疾人士的情況，提高社會對殘疾人士的關注，使他們更好的融入社會；明年，當局將通過開展殘疾人士評級和分類工作，幫助政府掌握本澳殘疾人士的數量與殘疾程度，並向他們發放生活津貼；此外，政府亦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展開工作，例如，將部分舊式行人路的石級改造成斜坡，又在行人天橋和隧道加設斜坡等等。

這方面的工作，政府雖然有做，但是還遠遠不足，況且，已經做了的，實際效果也未如理想。例如，在無障通行方面，一些公園出入口又窄又斜，輪椅使用者無法通過；當局在興建巴波沙行人天橋時，爲方便殘疾人士，增設了升降機和感應式扶手電梯，但天橋落成後發現不少錯誤和疏忽：寫錯升降機按鈕上的凸字、天橋面沒有加設扶手和導盲磚，失明人士在

天橋行走時存在危險；另外，雖然當局逐步將舊式行人路的石級改造成斜坡，又在行人天橋和隧道加設斜坡，但其中大部分過於傾斜，輪椅使用者根本無法獨自上坡，下坡更像滑梯，相當危險。至於未做的工作，就更加多，對於殘疾人士出行來講，無障礙交通設施可望不可求，紅綠燈無相應的指示器，盲人過馬路難上加難。

北京爲了辦好殘奧會，相關部門出版了《無障礙交通指南》，這個指南，可以指示每一位殘疾人士，從哪個地點坐甚麼車，甚麼地方轉車可以到達甚麼場館，雖然，可能要比一般觀眾花更長的時間，但是可以保證他們坐無障礙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

無障礙設施的人性化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水準的標準之一，雖然澳門經過近年的快速發展，逐步向國際化城市邁進，但由於長期缺乏整體城市規劃，有利殘疾人士出行的無障礙交通配套設施“先天不足”，因此，“後天”的努力十分重要。當局是否應該以最近推出的《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綱要》作爲新起點，多注重殘障配套設施的完善，爲殘疾人士提供一個無障礙交通環境？

社工局表示，對殘疾人士分類評級登記後，也將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但是，本地目前就提供一般的醫療服務來講，已存在壓力，更何況爲殘疾人士提供相對專業的醫療服務，真正服務水平又會如何呢？

在就業方面，社會對殘疾人士仍然存在歧視，很多有學歷的也找不到工作；他們要發展事業，自食其力，就更加難。記得，一班聾人曾向政府尋求協助，希望能有一個適當的地方推廣他們製作的手工藝品，但幾年努力卻換來一場空。

本澳的殘疾人士服務，長期以來由民間組織和社會機構承擔，政府的角色相對被動。殘疾人士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尤其需要人文關懷，作爲倡導“以人爲本”施政的特區政府，對於殘疾人士的康復服務，應該從醫療福利、生活和職業培訓、教育同就業等各方面著手，全面檢討、制定完善的康復政策，不應該只局限於眼前的一兩個“形像工程”，而是要認真用心對待，著重全面持續落實。

多謝。

主席：崔世平議員請發言。

崔世平：多謝主席。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一直致力優化服務質素、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早在成立之初已逐步在不同的政府部門推出“服務承諾”，參與的部門由初期只有八個，逐步增加至二零零七年九月的四十四個部門、四百五十四項服務，而且“服務承諾”的完成率非常高，充分體現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獲得社會各界的好評。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議員，也希望得到同樣優質的服務。

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有權依照法定程序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在第三屆立法會就職以來，議員的書面質詢數量顯著上升，在第三屆立法會第一、第二會期議員們分別有二百六十五份和三百一十六份書面質詢，在剛結束的第三會期內，議員的書面質詢便增加至三百三十九份，數量上的冒升，確實對各個政府部門在這方面工作形成新的情況。

從紀錄顯示，立法會在第三會期內僅收到九十五份政府回覆，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回覆比例未如理想，加上部分失去時效性或未能貼題的回覆，實令部分議員對書面質詢的回覆感到不滿。

由於立法議員向政府提出的質詢，是履行立法議員監察權力，維護公眾的知情權，政府回覆議員質詢實質上也是為市民大眾服務。本人建議特區政府各部門可參考對公眾的“服務承諾”，擴大服務項目至回覆議員書面質詢，研究制訂回覆議員質詢“服務承諾”，及時回覆議員的質詢，此舉不單讓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議員對政府服務感到滿意，也讓市民更好地了解政府的工作。

請主席將有關發言轉給政府。

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José Pereira Coutinho :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Caros colegas. No dia 23 de Março do corrente ano, ou seja, há

sensivelmente meio ano, apresentei uma interpelação escrita solicitando informações ao Governo sobre a segurança dos géneros alimentícios consumidos pela população e pelos milhões de visitantes que Macau acolhe anualmente.

Há seis meses levantei várias questões pertinentes não só relacionadas com a qualidade dos alimentos que são importados e comercializados em Macau, mas também com a sua genuinidade e segurança. Contudo, após quase meio ano, o Governo ainda não teve tempo de responder às várias perguntas que formulei na minha interpelação.

Também na altura, levantei a questão de que a nítida falta de uma eficiente fiscalização constituía uma situação de alto risco para a saúde pública de Macau.

No dia 19 do corrente mês, pelas 18h30, atendi com urgência no meu gabinete um jovem casal, residente de Macau, que me relatou estar muito preocupado com a deterioração do estado de saúde do seu filho menor que tinha ficado adoentado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tinha ingerido leite em pó, cuja lata havia sido adquirida, dias antes, num dos estabelecimentos de venda local. De nada valeu contactar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e o Conselho de Consumidores, pois nenhuma destas entidades se lembrou de proceder a análises laboratoriais ao leite em pó em questão, nem de acompanhar de perto o estado evolutivo da saúde do menor, no sentido de apurar a sua eventual ligação à ingestão do leite suspeito.

A atitude de passividade das autoridades locais, em que quase ninguém quer assumir responsabilidades quando as coisas correm mal, contrasta com a forma como as autoridades governamentais do interior do continente se têm empenhado na investigação e descoberta do químico “melamina” no leite em pó e produtos derivados contaminados, que deixou cerca de 1.200 bebés doentes e provocou três mortes.

Das 491 amostras recolhidas junto de cerca de 109 empresas, mais de 69 continham variantes do químico “melamina”.

Da mesma forma, o Centro de Segurança Alimentar da vizinh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Hong Kong tem estado muito

activo, submetendo, rigorosamente, a testes laboratoriais, todos os géneros alimentícios derivados do leite, quando provenientes do interior do continente, incluindo os iogurtes.

Entretanto, o referido Centro contactou todos os importadores de leite em pó proveniente do interior da China, para deixarem de importar produtos de 22 firmas listadas como suspeitas de terem produtos contaminados.

Vários supermercados retiraram do mercado todas as bebidas lácteas da marca “Yili” e “Mengniu”, para protecção da saúde dos consumidores.

Mas em Macau, a população sofre, pois não tem a mínima informação quanto à segurança alimentar dos géneros consumidos, nem tem quem a possa ajudar. As autoridades locais, como sempre, andam a reboque das autoridades do interior do continente ou da RAEHK. Por isso, pergunto, como é que os residentes de Macau podem estar descansados acerca do leite em pó, dos produtos derivados e outros da mesma natureza, de que são de facto, suficientemente seguros para consumo e não causam danos para a sua saúde, tanto a médio como a longo prazo?

Volto mais uma vez a chamar a atenção do Governo para o facto de que vigora em Macau a Lei n.º 6/96/M de 15 de Julho, aprovada por esta Assembleia, que regula o regime jurídico contra a saúde pública e contra a economia, um diploma de importância relevante para a sociedade, sendo basicamente três os bens jurídicos que se pretende defender, designadamente a protecção da saúde pública dos cidadãos, a defesa do interesse público e a protecção dos direitos dos consumidores.

Nesse diploma são consagrados alguns crimes económicos contra a saúde pública, tais como, a importação, produção e venda de géneros alimentícios falsificados, corrompidos, corruptos, deteriorados, ou avariados, o açambarcamento e a especulação, cabendo à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a competente responsabilidade de prevenção, fiscalização e aplicação de sanções.

Com a entrada em vigor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15/2003,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deixou de ser

autoridade e órgão de polícia criminal, criando-se assim um grave vácuo na fiscalização das infracções, em especial as constantes do Capítulo II da Lei n.º 6/96/M de 15 de Julho, nomeadamente os crimes respeitantes aos géneros alimentícios e aditivos alimentares anormais, infracções contra a genuinidade, qualidade e composição de géneros alimentícios, detenção de substâncias ou utensílios que possam ser utilizados na falsificação de géneros alimentícios e aditivos alimentares, açambarcamento e fraude mercantil.

Este vácuo legal, que suponho não ser inocente, deu lugar a um leque de abusos por parte de alguns importadores locais de géneros alimentícios, face à impunidade legal, mesmo perante situações de flagrante violação às normas internacionalmente reconhecidas para protecção da saúde dos consumidores, transformando Macau, neste momento, no maior “caixote de lixo alimentar” do Extremo Oriente.

Assim, por exemplo, a RAEHK despeja todos os dias em Macau grande quantidade de produtos que são proibidos em Hong Kong, mas que continuam a ter um mercado livre e quase anárquico, onde a responsabilidade ou inexistente ou quase nunca tem a ver com os importadores, sendo os consumidores locais os maiores prejudicados.

Devo referir também, que há mais de um ano que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DSEJ) tem estado a distribuir, através das instituições de si dependentes, leite proveniente de uma das fábricas do interior do continente que esteve na origem da contaminação de milhares de crianças. Ainda hoje recebi muitos telefonemas de pais e encarregados de educação que manifestaram enormes preocupações com o estado de saúde dos seus filhos, que durante quase um ano ingeriram leite barato e de fraca qualidade.

Por isso, faço hoje aqui um apelo ao Governo, antes mesmo que se verifique alguma grande desgraça, para que implemente com a máxima urgência um sistema credível e de confiança para os consumidores quanto à segurança alimentar de todos os géneros alimentícios, punindo implacavelmente os infractores que infringem as normas de segurança alimentar ainda vigentes, mas que não estão a ser aplicadas.

Também de forma urgente apelo ao Governo para que melhore

o atendimento de queixas dos cidadãos sobre a ingestão de produtos nocivos à saúde pública, produtos corrompidos e de deficiente qualidade, instaurando os respectivos processos de averiguação, não deixando de averiguar todos os casos de suspeita de intoxicação e corrupção alimentar.

Paralelamente, devem ser aperfeiçoados os mecanismos legais para efeitos preventivos e dissuasores, a fim de evitar que casos semelhante se venham a repetir no futuro. Muito obrigado.

(高天賜：多謝主席。

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即約在半年前，本人曾就澳門居民及每年數百萬訪客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出書面質詢索取資料。

在六個月前，本人也曾就輸入澳門並且銷售的食品的質素、純度及安全提出多個及時的問題。但過了半年，政府還沒有時間答覆。

同樣地，在同一時間，本人曾提出關於明顯欠缺有效監察的問題，指出對澳門的公共衛生構成很大危險。

本月十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本人的辦事處緊急接見了一對年輕夫婦，他們都是澳門居民，對我說很擔心年幼兒子的健康狀況，他們的兒子自從進食了數日前購自本地商舖的奶粉後即生病。

他們與衛生局及消費者委員會接觸後都對事情沒有幫助，因為沒有機構化驗有關奶粉，也沒有跟進小孩子健康狀況的演變，查察是否與進食奶粉有關。

本地當局態度被動，出現問題時幾乎都沒有人承擔責任，內地當局則致力調查找出導致一千二百嬰兒生病和三個嬰兒死亡是否與奶粉含三聚氰胺和受污染奶製品有關。

從一百零九家企業抽取四百九十一個樣本中，發現超過六十九個樣本含有三聚氰胺。

同樣地，鄰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衛生防護中心表現相當積極，將所有來自內地的奶類食品包括乳酪作嚴格測試。

上述中心同時聯絡所有內地奶粉進口商要求勿再輸入二十家懷疑產品受污染的企業的產品。

多家超級市場為保護消費者健康已將所有伊利及蒙牛的奶類飲品回收。

但在澳門，居民對所食產品的安全沒有任何資訊，無人提供協助。本地當局一如既往地跟著內地或香港特區當局走。請問澳門居民怎能放心確定奶粉、奶類製品及同類食物可安全食用，在中長期都不會損害健康。

本人再提醒政府，在澳門施行由立法會通過七月十五日第 6/96/M 號法律規範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的法律制度，這是對社會很重要的法律，保護的法益基本上有三個：保障公共衛生、維護公共利益、保護消費者權益。

該法律對危害公共衛生的某類經濟犯罪作出了規範，例如入口、製造及銷售偽造、腐爛、變質、變壞或損壞的食品，以及進行囤積及炒賣，並賦予經濟局對這些行為進行預防、監察及懲處的權限。

隨著第 15/2003 號行政法規的實施，經濟局失去了刑事警察當局的身份，使到對七月十五日第 6/96/M 號法律第二章內所規範的違法事項的監察出現真空，特別是關於異常食品及食品添加劑、食品的真實性、質量及用料、持有可用於偽造食品或食品添加劑之物質或用具、囤積及貨物方面的欺詐等方面的犯罪。

本人認為這個法律真空本來就不應存在，這個真空為本地部份食品入口商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就算他們明顯違反國際認可的關於保護消費者健康的規定都能夠逍遙法外，使澳門成為現今遠東最大的垃圾食品場。

例如每日都會有大量在香港禁售但仍可在澳門自由地或近乎“無王管”的情況下出售的食品從香港運抵澳門，而入口商從來都無須為此負上任何責任，遭殃的只是本地的消費者。

同時須指出，一年多以前教育暨青年局一直透過附屬該局的機構派發產自國內其中一間工廠導致數千名兒童感染的牛奶。今天本人仍收到很多家長來電，表達對其子女健康狀況的憂慮，他們飲用廉價和劣質奶已差不多一年。

因此，今天本人呼籲政府，在未發生重大災難前，盡快實施一得以信賴的制度，使消費者就所有食品具有食用安全的信心，嚴懲違反現行但沒有實施的食品安全法規的違法者。

同時緊急呼籲政府改善接收市民關於食用對公眾健康有害的、變質和劣質的產品等方面的投訴，並提起相關的調查程序及調查所有懷疑受污染食品的個案。

同樣，必須改善法律機制，達至預防和阻嚇的效力，避免同類事件在將來重複發生。

多謝。)

主席：吳在權議員請發言。

吳在權：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同事：

本澳非法旅館問題已滋擾市民多年，近年情況越趨嚴重，眾所周知新口岸“怡”字頭大廈和國際中心大廈內不少住宅單位非法改裝成多個房間的非法旅館。“怡”字頭大廈本屬澳門居民理想的“安樂窩”，由於附近各式娛樂場所林立，新口岸區成爲非法旅館集中地，區內泛濫黃、賭、毒，與及爲非法逗留者提供居所；國際中心鄰近中國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和出入境事務廳，致各地外籍人士方便聚集，做成國際中心長期存在相當數量的非法旅館，深夜期間三五成群流連於國際中心大廈各出入口和商舖附近，對區內居民做成困擾。

由於非法旅館長期缺乏妥善監管，不法者隨意改變單位內的結構、間隔、水電裝置等等，更會損害大廈的結構。由於改爲多房的非法旅館，對入住者往往無需提供個人資料，無疑爲流鶯、毒販、貴利集團成員提供一個藏匿之所，更變相助長收留了一些逾期逗留的人士，他們不但違反澳門法律逾期逗留，而且當中更可能會在澳門從事不法活動。據保安司發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被遣返的非法入境及逾期逗留人士達到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七人，爲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二人的三點五倍有多，相信近期非法逗留數字急增，此亦應是其中因素之一。非法旅館所處大廈潛在極大隱憂，加上出入人流複雜，衛生環境欠佳，衍生不少治安問題，除發生多宗入屋盜竊案外，更發生令人擔憂的案件，如國際中心火警，引致一名女

住客燒傷入院，電梯搶劫案，內地女子遭非洲漢搶手袋等，與及怡景閣發生命案，其後在數天又發生盜竊案，令區內居民深感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出入提心吊膽。

居民數年來多次不斷向有關當局反映和懇切要求取締非法旅館，況且過去三年來本人和陳明金議員就非法旅館問題，多次向行政當局提出書面質詢，部分書面質詢仍未獲回覆，而已有的回覆中，更未有表示會有任何具體措施取締非法旅館，以至其他多位議員亦不斷關心非法旅館問題。但行政當局除可以給社會上看見的回應，只是一句法律滯後存在漏洞外，未見有真正爲替居民解決問題的積極態度去協調各部門，至使非法旅館問題至今未能得到有效解決。非法旅館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區內居民生活作息和生命財產安全，試問行政當局面對非法旅館問題是否真的束手無策？否則，爲甚麼研究了多年仍未想出解決辦法？莫非居民真的只能自求多福？

打擊非法旅館的問題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本人再次促請有關當局一方面盡快修改有關法律，以便徹底杜絕非法旅館，另一方面立即制訂緊急措施成立跨部門處理小組，增派人手巡查打擊非法旅館，杜絕非法逾期逗留者，有效執行處罰。由於經營非法旅館涉及非法改變單位結構，與及可能涉及收留、庇護、收容或安置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者，皆會觸犯澳門的刑法，有關當局是否可以考慮將有關責任延伸到單位的業主與及非法旅館的經營者與及協助者，希望能夠達到有效杜絕非法旅館的作用，還給市民一個安樂窩。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請發言。

關翠杏：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自二零零五年二月開始，本人已三番四次就爲何有公司只聘用外地僱員而沒有本地工人的問題向當局提出質詢，可惜當局至今仍是含糊其辭，未能把詳細情況向社會作清晰交代，有關做法究竟是政府爲維護相關企業的利益而刻意隱瞞還是另有蹊蹺？實在難以令社會釋疑。

日前，據傳媒報導，人力資源發展辦公室對上述問題的最

新回應是，由於國家商務部明確禁止內地輸澳僱員在色情及博彩場所工作，博彩企業唯有將部分來自內地的外地僱員轉入其他公司名下，故出現有些公司純有外地僱員而沒有本地工人的情況。

倘若情況如此，著實令人質疑，點解博企以其他公司名義，就可以繞個彎申請到來自內地的僱員？當中存在很多問題：其一，外地僱員為甚麼可以服務於非申請來澳工作的公司？其二，為甚麼這些用作申請外地僱員的公司可以奉旨不用本地工人？其三，若有關博企真的使用了以其他公司名下的僱員，從實質上是降低了該博企實際聘用外地僱員的數字，簡直是欺騙社會、企圖逃避公眾監管，倘屬事實有關部門為何明知卻縱容包庇？試問如何能令社會信服特區政府會履行好監管輸入外地僱員的職責？其四，既然國家商務部明文規定禁止的事情，為甚麼有關部門在知情下仍然容許這些公司間接衝擊國家的勞務輸出政策，作為特區政府，難道無需配合有關政策？

本人認為，對於上述種種疑問，特區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立即向社會作出清晰交代，不能繼續蒙混過關，確確實實遵守相關政策、真真正正負起謹慎審批和認真監管外地僱員輸入的責任。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請發言。

陳澤武：多謝主席。

主席閣下、各位同事：

值此機會首先祝主席閣下身體健康，希望大家把握本屆議會最後一年時間，為社會，為民眾作出更大貢獻。

國慶將至，一年將盡，今年，祖國經歷了雪災，大地震，新疆西藏的動盪，有天災，有人禍，同時，祖國也成功主辦了奧運和殘奧運動會，獲舉世盛譽。大喜大悲，縱橫交錯。展望全球經濟，次按危機，雷曼破產，金融海嘯捲起風暴，種種因素，使本地經濟環境面臨發展放緩甚至衰退的可能性。

形勢變化的速度很快，澳門經濟對外依賴性極大，因

此，政府、商界和居民，都要有相應的思想準備，要調整心態，居安思危。面對經濟的調整期，面對一系列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下的新形勢，議會的職能，更加要為澳門法制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科學的程序化建設，發揮功能和作用。民主政治制度下，議會工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每一位議員在議會的工作，都面對選民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取捨、進退與得失。個人希望，未來一年的議會工作能夠更務實，更有效率地進行。

對於政府政策方面，我認為，未來一年，澳門中小微企將面臨更大的經營壓力，因此我希望政府要加大扶助力度，行管理部門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要更加體諒這些企業的難處。在行政手續上，要給予便利，對新法的普法工作要細緻，對一些不合時宜的舊法，要加快修法的步伐。

最近，接到好多中小微企的求助，他們面對的是鐵面無情的公僕，只有罰款同上法院兩條路可以走。今日，全國各地都在深入落實構建和諧社會工程，我衷心希望一些直接面對中小企的政府部門，在你啓動執罰機制之時，也檢討一下，你所依據的法律規範，是否適應當前社會的發展情況，處罰是否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希望主管部門深入民間，了解中小企的難處，盡快完善法律法規的更新，本人相信，各位議員將會歡迎行政當局加快民生方面法律修訂的務實取向。

多謝。

主席：賀定一議員請發言。

賀定一：多謝主席。

以下是高開賢議員、鄭志強議員和我本人的聯合發言。

《勞動關係法》（俗稱：新勞工法）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正式生效。有不少僱主表示，現在距離實施日僅得三個多月，但目前對新、舊勞工法的不同之處一知半解，憂慮新法實施後因理解有誤而觸犯法律。對此，我們促請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展開新勞工法的宣傳推廣工作，讓僱主和僱員全面準確地理解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具體內容，共同認識法律賦予的權利和義務，消除勞資雙方對法律的疑慮，增強可操作性，促進勞動關係和諧穩定發展。

我們建議相關部門盡快設立諮詢熱線、明確諮詢部門，讓僱主、僱員可有途徑提早瞭解、認識新法的內容；政府亦應積極透過新聞傳播媒體作廣泛宣傳；主動向有代表性的社團舉辦說明會、解釋會；還應考慮設立長期諮詢服務，在《勞動關係法》的執行過程中，如勞資雙方遇到不清晰的問題時，可即時查詢並得到明確指引，避免因對法律的理解不清晰、不一致而激化勞資矛盾，破壞勞資關係和諧。

此外，由於本澳大部份中小商號規模細小，人手不多，如何擬定勞動合同，合同內容該如何訂定才符合法律規定等，對僱主而言確實存在困難，到最後有可能衍生不必要的勞資糾紛。我們要求《勞動關係法》正式生效前，相關部門應考慮制定合同範本提供予僱主參照使用，讓勞資雙方均能有所依循，更重要的是保障僱主不會因為對法律認識不足而無辜負上法律責任。

最後，我們提請有關當局必須認真關注新法的執行過程，倘出現一些不符合實際可操作、不能適應的條文，必須及時提出修改，以回應社會實際訴求，構建和諧的勞資關係。

多謝。

主席：容永恩議員請發言。

容永恩：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北京第十三屆殘疾人運動會已圓滿落幕，此次殘奧會的召開，不僅推動了殘疾人體育事業的發展，同時也給社會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遺產：殘疾人運動員自強不息、頑強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令人感動；殘奧會“關愛、融合、共享”的理念洋溢著濃厚的人文精神，讓整個社會倍感溫暖；更重要的是借殘奧會的契機，有效地引導和改變公眾對待殘疾人和殘疾人事業的觀念，為加速建設“無障礙”社會提供了寶貴機遇，使眾多的殘疾人士從中受益。

北京已經成為全國各地無障礙城市的縮影，中國有關方面已經承諾，二零一零年之前將在全國範圍內建成一百個“無障礙城市”。澳門也不應該置身事外，澳門政府亦應以此為契機，引導更多公眾關注殘疾人事業，推動建設無障礙城市，提

高無障礙意識，形成“理解、尊重、關愛、幫助”殘疾人的良好社會風尚，使殘疾人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

長期以來，澳門社會對殘疾人士的支持仍然有限，殘疾人在基本生活、醫療衛生、康復、教育、就業、社會參與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困難，表現在：

首先，無障礙環境建設任務依然艱巨。一些地方，建築物或公共設施的設計沒有嚴格執行無障礙設計規範，給殘疾人士的出行、活動帶來不便；不少學校、商場、電影院和公共交通等場所無障礙設施滯後，電信與網路措施沒有考慮殘疾人士的需求，官方電視節目沒有加配方便殘疾人觀看的設施，影響了殘疾人士參與社會生活。其次，殘疾人士的教育仍面臨問題，雖然近年為殘疾人士所設的融合教育、特殊教育有所發展，但本澳現時的大專院校未能為他們提供進一步學習的環境和條件，窒礙了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再者，雖然近年經濟好轉，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有所增加，但能夠接納殘疾人士的企業或崗位並不多，殘疾人士想要自力更生的夢想並不容易實現。最后，公眾觀念意識還有待提高。我們往往給予殘疾人士的溫情只是“憐憫”，而殘疾人士最需要的是平等、尊重和真誠，最想要的是消除歧視、偏見與誤解，與健全人一樣，獲得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

因此，為了使更多人認識接納殘疾人士，推動社會建立無障礙意識，為殘疾人士打造無障礙城市環境，使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政府應該加大資源投入，改善道路、交通工具及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使殘疾人士暢通無阻。為使更多殘疾人士能夠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可考慮增加資助各大專院校，為殘疾學童設立特殊的入學途徑及在校協助，或增加出外就讀資助名額，使他們能夠在較公平的起點與其他人競爭。同時，可以以更優惠的稅務政策，鼓勵更多企業聘請殘疾人士，並可與有關機構開辦培訓班，提供符合市場需要的多元化課程，協助殘疾人士掌握就業技能，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也可與社區服務團體合作創辦適合殘疾人工作的社會企業，為殘疾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當然，政府更需要加大宣傳力度，推動公眾關愛、尊重、幫助殘疾人的社會氛圍，這是社會更文明、更和諧、更進步的重要標誌。

多謝。

主席：劉本立議員請發言。

我講話完了。

劉本立：多謝主席。

多謝。

各位同事：

主席：梁玉華議員請發言。

不久前，本澳有近兩百人在本地餐廳進食自助餐後出現了食物中毒症狀；日前，本澳又查出了多個正在出售的內地奶類產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特區衛生局因此而要為萬名曾參與教育局“牛奶計畫”的學童進行相關檢測。這些食品安全事故的發生不僅威脅著澳門市民和外國遊客的身體健康，而且導致特區政府額外的財政支出，並影響著澳門作為旅遊城市的形象。所以對澳門的食品安全問題，應該引起特區政府和全澳社會的重視。

梁玉華：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同事：

問題奶粉導致全國各地數千名嬰兒患上腎結石事件發生以來，陸續發現多個品牌的部分奶製品含有三聚氰胺，各地區的相關部門都開展一系列的跟進工作，以冀減低對消費者健康的影響。

對於本澳的食品安全問題，目前社會上比較多的一種看法是多部門管理，它是本澳食品安全容易產生問題的主要隱患之一。長期以來，澳門的食品安全採取多部門管理的模式，涉及的部門有民政總署、衛生局、經濟局、海關、消費者委員會等。多部門管理可能使得多個相關政府機構對澳門的食品安全問題缺乏責任感和工作主動性，不能積極主動地與外界和相關部門進行信息交流與溝通，出現問題時也可能會互相推諉，從而可能會使事態進一步擴大。看來，澳門確有迫切需要設立統一的食物安全管理機構，遇到問題時及時向社會發佈訊息，澄清社會疑慮，更好地承擔履行食品安全的監管職責。另一方面，應該進一步完善有關法規制度，以彌補目前本澳食物安全管理法規體系上的疏漏與不足。

由於奶類產品種類繁多，且是市民主要食品之一，事件的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在本澳亦引起了極大的迴響，當局已作出了抽查等跟進工作，但由於目前的食品監管工作政出多門，在跟進方面特別是訊息發佈上往往不夠主動，未能及時令公眾釋疑。

為確保市民的健康，當局固然有責任繼續密切跟進事件，及時回收有問題的產品，並設立熱線電話，讓有需要的市民及時獲得訊息或指引。但與此同時，亦正好藉著今次事件下決心完善食物安全管理機制。

從國際上來看，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關於食物安全的專門法律，例如美國在一九零六年就頒佈了第一部《食物和藥品法》，中國內地的《食物安全法》草案現在也已公佈。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食物安全法例一般都會明確規定食物安全的主要責任機構、食物安全的標準、食物安全的風險評估制度、食物安全的信息公佈、食物生產和經營者的責任、消費者的權利、對違法者的處罰等內容。有了這一法律，對食物安全的監管就有法可依，也能降低因食物安全問題而給社會帶來的損失。澳門是一個總體規模較小、食物主要依賴進口的地區，有無必要根據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專門的食物安全法規？或者借鑒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經驗來監管食物安全？這些是目前澳門立法會、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眾所周知，本澳的食物安全管理採取多部門管理模式，多個部門依職能分管從入口到銷售的各個環節，不能越權，由於協調需時，相關行政程序使有關部門往往未能快速回應問題並及時發佈訊息及指引，亦令相關部門的前線人員在監管工作上面對較大困難，並存在監管不全面的情況。

事實上，有關問題存在多時，當局亦已邀請國內的專家來澳作研究及提供意見，獲建議設立統一的食物管理機構，把相關部門的有關食物管理的職能集中，將有利於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對此當局亦曾表示認同，並表示雖然健康城市委員會設有食物安全專責小組，以“相互溝通、加強合作”的方式提升本澳的食物安全衛生水平，但由於監管部門法定職能的限制，現時食物管理體系的不足情況仍須通過完善有關法規作全面改善。既然當局早知道問題所在，亦已進行檢討，為何至今仍然未能作出完善？經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內專家有針對性的建

議，本澳應設立一個專門的食品安全管理機構，但到底當局是否已啓動有關的建立工作？抑或正透過其他方法理順食品管理的各個環節？特區政府對於這方面的取態如何？外界根本無從得知，只知道多部門分管所導致的漏洞依然存在。

食品安全牽涉廣大市民的健康，是必須有嚴謹及完善的管理機制，特別當出現食品問題時作快速的回應，並加強與居民之間的互動溝通，盡早公佈訊息，以便消費者作出適當的選擇。因此，當局必須盡快落實有關完善方案，改善相關部門因權限分散而無法積極履行職責的問題，及早完善食品安全管理機制，最終實現無論是日常的監察或對突發事件的回應，都能夠更及時和到位，保障居民的健康。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今日的議程前發言就全部完畢了。

我們今有四項議程的，若果今日在八點鐘之前個會議不能夠全部完成的話，我們明日將會繼續開會的。

現在我們會進入第一項議程。第一項的議程，由於六位議員的要求……這六位議員是歐安利議員、關翠杏議員、馮志強議員、高開賢議員、崔世昌議員和李沛霖議員和吳在權議員，六位……七位議員，提議修改第 3/2000 號法律，即是立法會立法屆及議員的章程的法案的。由於這七位議員在他們的提案裏面建議以緊急程序來到處理的，所以我們首先會就這個要不要進行緊急程序來到作出一個大會的意見的。議員手頭有沒有那個議決的文本呢？是不是有了？……有了，那我們就會對這個議決進行討論的。我先讓七位提案人的首位議員，如果你沒有意見的話，歐安利議員，你來介紹下為甚麼我們要以緊急程序處理。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Senhores Deputados.

Antes de mais desejo-vos, a todos, um bom ano de trabalho, ao iniciarmos hoje o primeiro dia de reuniões desta nossa última sessão legislativa.

Em nome dos restantes seis Deputados subscritores do projecto de lei de alteração parcial d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eu gostaria neste momento, tal como disse a Sr.^a Presidente, de justificar, perante o Plenário, a razão de ser do pedido de adopção do processo de urgência.

Como os Senhores Deputados se lembram, o Governo apresentou uma proposta de lei de alteração da Lei Eleitoral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aquando do debate na generalidade e subsequentemente a nível da Comissão, para a discussão e análise na especialidade, chegou-se à conclusão, isto é, entre os membros da Comissão e representantes do Governo, que o disposto no artigo 201.º da proposta de lei continha matéria que tem também a ver com os direitos políticos do Deputado, concretamente a questão de imunidade, e mais concretamente ainda aquilo que está disposto no artigo 27.º - autorização para procedimento penal, portanto o artigo 27.º do actual Estatuto dos Deputados. Na medida em que se trata de matéria intrínseca aos direitos políticos do Deputado, achámos que seria mais conveniente, mais apropriado, em face do enquadramento da Lei Básica, que esta alteração, a ser acolhida... que esta alteração preconizada pelo Executivo, a ser acolhida, deveria ser objecto de uma iniciativa legislativa dos próprios Deputados. Portanto, seria a própri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 auto-regular esta matéria, daí a razão de ser central deste projecto de lei.

A urgência decorre da própria ordem de trabalhos para hoje, logo a seguir vamos discutir e aprovar já na especialidade este diploma, a proposta de Lei Eleitoral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na medida, como disse, na medida em que, como existe na proposta inicial matéria atinente a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pedimos a compreensão da Sr.^a Presidente e solicitámos que agendasse esta matéria relativa ao processo de urgência para ser discutida logo de início, isto para evitar que com a eventual aprovação da proposta de lei que vem a seguir, contendo matéria que foi agora na versão definitiva, ou seja, na versão alternativa que não contém matéria que foi já eliminada... para evitar que houvesse uma omissão quanto aos propósitos legislativos, para que não houvesse esta omissão... daí que a anteceder a aprovação da Lei Eleitoral houvesse uma iniciativa, uma posição do Plenário quanto a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Creio eu ser esta a razão única para a adopção do processo de

urgência, e se os colegas necessitarem de mais esclarecimentos sobre este ponto, eu e os restantes Deputados subscritores estamos inteiramente à vossa disposição.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歐安利**：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首先，隨著今天展開這屆最後一個立法會期的第一次會議，我祝各位今年工作順利。

就部分修改議員章程的法案，正如主席剛才所說，我代表其餘六位提案人在此向全體會議說明申請採取緊急程序的原因。

議員都記得，政府提交了一份關於修改立法會選舉法的法案，正是基於當時的一般性討論和隨後在委員會內的細則性討論和分析才導致有此結論。

有關結論是：委員會成員和政府代表都認為法案的第二百零一條的規定同時規範了涉及議員的政治權利。確切地是豁免權的問題，更確切地是關於議員章程第二十七條就刑事程序的許可的規定，由於涉及的是議員固有的政治權利，同時基於《基本法》的框架，我們認為這一由政府主張的修改可能更適宜由議員自己採取立法主動，由議員提請修改會較為恰當。

因此，應該由立法會自身規範這一事宜，這就是提出本法案的主要原因。

有關緊急性也源自今天本身的工作議程。稍後將細則性討論和通過立法會選舉法法案，正如剛才所講，法案最初文本規範一項與議員章程有關的事宜，我們希望各位明白當中情況，因此我們要求主席安排本法案作為第一項討論的議程。假若稍後通過了立法會選舉法後，會由現時的確定文本即替代文本取消有關規定，採取這一緊急程序是為了避免在這事宜上出現空白。因此在選舉法通過之前，首先由全體會議審議關於修改議員章程的提案。

我相信這是採取緊急程序的唯一原因，如果有議員就這方

面需要更詳盡的解釋，我本人和其餘的提案議員會樂於效勞。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就這個，我們的議決，我們將作出一般性的討論的。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這個議決，就是採取對於我們的章程的修改作出以緊急程序來處理，各位議員有甚麼意見？……若果沒有疑問的話，我們就進行表決，對這個議決的一般性，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這樣，我們將就這個議決的細則性，一共有三條，若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我三條，細則性就一齊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若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就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這個議決通過了之後，我們將會進入，今日將會一齊過的，對於這個草案的一般性和細則性的討論和表決，在今日的會議將會進行的。我想，七位議員的提案，首位簽名的，還有沒有事情要補充，對於這個條文？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Este projecto é relativamente pequeno, contém cinco artigos praticamente, e o artigo fundamental é o que consta da proposta de aditamento de um novo artigo ao noss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que é o artigo 27.ºA, tudo o resto são consequências dessa alteração fulcral. E antes de mais, gostaria de pedir desculpa ao Plenário e à Sr.^a Presidente, em virtude da pressa e urgência esquecemo-nos que havia a aprovar este artigo 27.ºA e que havia também um outro artigo do nosso Estatuto que merece uma ligeira alteração, mais concretamente o artigo 15.º. Aliás, o novo texto corrido, agora

distribuído aos Senhores Deputados, já contém a redacção proposta.

Voltando ao artigo 27.ºA, como os Senhores Deputados bem sabem, no ano 2000, quando aprovámos 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em Abril do ano 2000, basicamente, o diploma na altura aprovado, inspirou-se no diploma imediatamente anterior a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vigente antes de 1999. Trata-se, portanto, em matéria de imunidades, de uma tradição de Macau, tradição que foi transposta e aplicada e observad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entro do quadro de imunidades, o panorama, a moldura que se fixou, foi a que ainda vigora, no sentido de que haven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contra uma pessoa que simultaneamente é, exerce funções como Deputado... coloca-se a questão de saber se se suspende ou não o mandato de Deputado. A razão de ser da suspensão, como bem sabeis, é a questão de evitar que no dia do julgamento ou que o processo esteja já a aguardar a data do julgamento, a mesma pessoa tenha dois estatutos, o estatuto político de Deputado e o estatuto de arguido a aguardar julgamento ou já em sede de julgamento em processo penal.

O esquema gizado foi no sentido de que se houvesse flagrante delito, e se o facto praticado fosse susceptível duma responsabilidade penal a cuja sanção se aplicaria o limite máximo superior a 3 anos, neste caso já vigora o sistema de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e automática, mas se não houver flagrante delito e se ao crime praticado se aplicar uma sanção cujo limite máximo seja superior a 3 anos, neste momento o processo judicial fica suspenso, a aguardar deliberação do Plenário da Assembleia, deliberação essa que irá no sentido de se saber se haverá ou não suspensão do mandato.

Se o Plenário entender que se suspende o mandato, significa que, automaticamente, o processo no tribunal ficará suspenso. Portanto, a razão de ser é evitar a situação de ser simultaneamente Deputado, ser um agente político, activo, e ter um julgamento marcado ou já a decorrer.

Se o Plen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ntender que se deve suspender o mandato, então o Deputado, o cidadão Deputado deverá sujeitar-se ao julgamento.

Ora, este enquadramento, já tradicional, vem a não acolher a proposta do Executivo, constante da proposta de Lei Eleitoral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na medida em que o artigo 201.º diz claramente que havendo acusação do Deputado, por factos que a proposta de lei indica como sendo os mais gravosos para a sociedade em sede de ilícito criminal eleitoral, nesses casos propõe-se uma suspensão automática, isto é, por outras palavras, o processo no tribunal, não pára, o juiz marca a data do julgamento e o Deputado é julgado. E para evitar que esse Deputado seja simultaneamente Deputado e Arguido no processo, a aguardar julgamento ou em julgamento, então a solução técnica, a solução política, seria a de ter o mandato dele, aqui n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suspenso, isto é, não poder assistir, não poder participar nos nossos trabalhos em Plenário, nos nossos trabalhos em Comissão, portanto, em termos práticos era isso que aconteceria.

Como disse há bocado na justificação do pedido de urgência, a suspensão do mandato é uma matéria intrínseca a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Nós entendemos, nós subscritores entendemos que a matéria de imunidades merece porventura ser repensada neste momento, quando no ano 2000 aprovámos o Estatuto, tivemos em mente o modelo tradicional.

Ora, o modelo tradicional, passados todos estes anos, e sobretudo tendo em conta que o nosso modelo tradicional se inspirou num outro, vigente noutros países, onde a matéria de imunidade também já sofreu alterações, já não haverá, se assim se pode dizer, um regime rígido. Já se flexibilizou este regime de imunidades, sobretudo porque a sociedade tem vindo a exigir que determinados factos considerados graves em sede de responsabilização criminal sejam rapidamente julgados.

Noutros países o critério utilizado tem sido no sentido de que se o facto praticado for susceptível de incriminação superior a 3 anos, então o mandato é obrigatoriamente suspenso.

Nós propomos algo diferente, nós propomos que se o facto praticado for susceptível de incriminação lhe seja aplicado uma pena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e não 3 anos. Porquê 5 anos? Porque, tal como disse, a razão de ser fundamental desta iniciativa legislativa é no sentido de se articular com o propósito legislativo do Executivo

nesta matéria - “Combate ao Ilícito Criminal”.

Analisando os artigos referidos no artigo 201.º, portanto os tais ilícitos criminais com incriminação superior a 5 anos, analisando portanto estes artigos, verificamos que a punição que se prevê é de pelo menos 5 anos e não de pelo menos 3 anos.

Obviamente que houve contactos com representantes do Executivo sobre esta matéria, e achamos conveniente que o regime de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não se restrinja apenas aos ilícitos criminais. Que se o Ilícito criminal é de facto danoso ou muito danoso para a sociedade, outros factos, já noutra sede que não seja a de eleições, também podem merecer o mesmo tratamento jurídico.

Refiro-me concretamente a alguns tipos legais de crime aprovados, bastante recentemente pela própri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r exemplo, o combate ao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o crime de tráfico de pessoas humanas, portanto há uma série...o terrorismo, por exemplo, são um conjunto de normas penais prevendo punições bastante severas, igualmente, lembro-me agora, por exemplo, do tráfico de droga!

Portanto, se para o tráfico de droga, branqueamento de capitais, terrorismo e outras situações típicas, a punição pode ser também superior a 5 anos, não seria lógico que no regime a acolher, obviamente o regime de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essa factualidade estivesse fora da cobertura da Lei. Daí propormos no artigo 27.ºA algo de mais genérico, algo de mais vasto, com toda a factualidade subjectiva de incriminação... se a lei prevê então que a punição seja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em todos esses casos vigorará, de acordo com a nossa proposta, o regime de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Aproveito também esta fase da generalidade para dizer que com este regime acaba também por poder ser a Assembleia controlá-la, isto é que é o 2.º do artigo 27.ºA. Isto é,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m Plenário pode, não é obrigatório, pode se houver iniciativa neste sentido, a Assembleia pode determinar o prazo de suspensão desse Deputado, porque nós não queremos que na prática, espero que na prática nunca venha a ocorrer, mas se infelizmente houver necessidade de se aplicar o artigo 27, então para evitar situações de suspensão “*sine die*”,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tendendo à situação

concreta do caso, à gravidade do caso praticado ou de que vem acusado o Deputado e atendendo também ao andamento dos trabalhos da própri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sta pode avocar este poder de determinar o prazo de suspensão do Deputado.

Portanto, isto é na essência o que está proposto no artigo 27.ºA, o resto são consequências do acolhimento deste propósito legislativo.

Espero ter explicado suficientemente o que vem aqui preconizado e estamos todos dispostos a prestar esclarecimentos adicionais.

Muito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歐安利：多謝主席。

這一法案內容相對較少，實際上只有五條條文，最主要的條文是在議員章程內增加的新條文，即第二十七 A 條，其餘的都是因這一修改而需作出的相應調整。首先，我想向全體會議和主席致歉，由於太過倉促，我們忘記了假若第二十七 A 條得以通過後，還須對議員章程作一輕微的修改，確切地是第十五條，現在派發給各位議員的新文本已包含建議的行文。

我們回到第二十七 A 條，正如各位議員都知道在二零零零年，二零零零年四月通過的議員章程，當時所通過的章程基本上是由之前生效的、一九九九年之前的議員章程所啓發的，所以豁免權這一事宜是澳門的傳統，這一傳統得以過渡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和遵守。

就豁免權而言，現行制度著眼的是背景和刑幅，假若向一個同時履行議員職務的人提起刑事程序，要考慮的是是否要中止該議員的職務。中止的理由是爲了避免在審判當日，或當有關卷宗正在排期審判時，涉及的人以兩個實際身份即議員的政治身份和嫌犯的身份候審或接受審判。

有關的制度是，倘若是現行犯，所作出的事實致使他要負上刑事責任，並可處以三年以上的最高限度刑期，就這種情況，強制和自動中止的制度便會生效，但假若不是現行犯，所犯的罪行可判三年以上的最高限度刑期，就這種情況，司法程序將會中止，等候立法會全體會議的議決，這一議決是關於決定中止或不中止有關議員的職務。

如果全體會議不認為要中止職務，這表示在法院的程序將自動中止。原因是為了避免議員——一名政治代表——要接受已排期的審判或已展開的審判。

假若全體會議認為要中止任期，那麼該位議員，即身為議員的市民便須接受審判。

就這一傳統的規範，政府在其提出的法案並沒有採納。立法會選舉法法案第二百零一條明確規定，當議員被指控作出法案列舉的事實，如嚴重危害社會的涉及選舉的刑事不法行為，建議自動中止任期，換句話說，在法院的程序不會停下來！法官將訂定審判日期而議員將接受審判。為了避免該議員同時以議員和嫌犯的身份牽涉有關卷宗，或等候排期審判或正接受審判，因此，最實際的技術解決方法是中止其在立法會的議員任期，即是說，既不能參與全體會議的工作，也不能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剛才在解釋緊急程序的申請時已講過，議員職務的中止是議員章程的固有事宜。我們提案人認為現時應重新考慮豁免權的事宜，當該權利在二零零零年通過時，我們只牢記著它為一傳統制度。

這麼多年來在本地適用的傳統模式，是參照在其他國家生效的模式而制定的。考慮到這些國家也曾修改豁免權的事宜，因此，不能再視這為一僵硬的制度，豁免權制度已靈活得多。主要是因為社會要求某些被視為要負上刑事責任的嚴重行為須迅速審理。

其他國家使用的標準是，倘若所歸罪的事實可處以三年以上的刑罰，那麼會強制中止任期。

我們提出了與此不同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是倘若所作出的可歸罪事實可處以五年或以上的刑罰，而非三年的刑罰。為甚麼是五年？因為，正如剛才所講，這一立法提案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配合政府就打擊刑事不法行為所作的立法舉措。

分析了第二百零一條的規定後，當中所規範的是處以五年以上刑罰的刑事不法行為。分析了條文後，發現所規定的處罰是最少五年而非三年。

明顯地，我們曾就此事宜和政府代表接觸，我們認為強制

中止制度不應只限於作出刑事不法行為，事實上，刑事不法行為對社會構成莫大損害，但關於選舉以外的其他範疇的事實，亦可作出相同的法律處理。

讓我列舉一些不久前由立法會通過的就某類罪行而制定的法案。例如，打擊清洗黑錢犯罪、打擊販賣人口犯罪、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等，當中訂定了嚴厲的處罰，而我記得涉及毒品販賣的法律訂定了最嚴厲的刑罰。

假若因販賣毒品、清洗黑錢、恐怖主義犯罪和其他典型的情況，所規定的處罰同樣可能是五年以上，所採納的制度，強制中止制度便不合邏輯。由於法律沒有對這事實作出規定，因此，我們建議第二十七 A 條只作一般和較概括的規定，就可被處以五年或以上徒刑的犯罪事實，適用強制中止制度。

藉著一般性討論這一制度，我想指出，立法會可操控這一制度，第二十七 A 條第二款有所規定。即是說，立法會在全體會議可以，這不是強制的，決定該議員職務的中止期限，因為我們不想在實際操作中……當然我不希望實際會發生這種情況，但若不幸地有需要適用第二十七條，那麼為了避免沒有期限的中止情況，立法會可考慮具體情況和有關嚴重性才下決定。因為是對議員作出指控，同時考慮到立法會工作的進度，立法會可援引這一權力，決定議員的中止期限。

所以這就是所建議的第二十七 A 條的精髓，其餘的是為了配合這一立法意圖而作的規定。

我希望我已清楚解釋制定這法案的原因，我們樂意隨時為各位提供更多的解釋。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聽了歐安利議員的引介、介紹，我有少少話，發表一些個人的意見。我對於這七位議員提出來的這個法案，是支持的。因為大家若果是記得的話，在第一次我們引介選舉法的時候，我是有提出來對於第二百零一條，原來的選舉法裏面的第二百零一條的條文，可能，我想，當時，個日我是講得比較多了些，有些議員就說，你反對第二百零一條。其實，我對於現在七位議員的提案，剛才歐安利議員都解釋過了，是關於……其實

我們為甚麼要採取緊急程序呢？主要是因為選舉法，通過委員會的討論，與政府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在選舉法就不寫二百零一條，而我們立法會主動採取，我們比較主動的做法，來修改我們的議員的章程，關於我們的豁免。所以，這個，我個人覺得，我不是反對二百零一條政府這個政策，而是我不贊成用一個普通的法律來到修改我們的議員的權利，削減或者增加。削減就更加……即是這裏是削減，用一個普通的法律去削減我們的議員的權利。如果我們議員要履行我們議員的職責的時候，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章程，應該由立法會自己來規範，若果不是的話，我想，今日，我需要作出一個這樣的解釋，就是，當時呢，我想，甚至我們在座的議員都有這樣的認為：為甚麼你這麼反對政府要打擊賄選的決心？其實，對於這個政策，我想，是很贊成的，問題是，是不是用一個法律來削減我們議員的權利，我們可以接受呢？這個是我主要的問題。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議會，剛才歐安利議員解釋得很好，你作為一個議員，同時，你亦都是一個罪犯的話，那我們的議會又怎樣運作呢？是不是？你同時坐在這裏，你是嫌疑犯，你可能 Mark 了你的日子去法院受審，這個對我們的議會是沒有辦法運作的，所以我們採取比較，即是，第一，配合政府的政策，第二，我們自己，對於我們議員，應該有些甚麼權利有甚麼義務，我們是很清楚的。所以今日我作一個補充的解釋，因為我記得，當時，因為我比較堅持二百零一條不可以在選舉法寫，甚至我剛剛說的，議員有些都不是很明白，為甚麼你這麼堅持，其實呢，堅持的，是堅持立法會的運作的最好的條件。有好多事，我們會支持政府的政策，但是我們立法會的運作，立法會自己的尊嚴，我們應該要保證。若果我們都不保護立法會的話，這個立法會是起不了作用，做不了事的。這個是我的原意，亦都是今日的補充。我想，具體的條文我們將會由我們議員自己去討論，但是通不通過亦都是各位議員自己的選擇。不過，個理由，背後的理由，我們是積極地配合政府的政策，但是有好多事不是政府在其他法律裏修改我們的議員的權利，要修改，我們自己修改。我們亦都要根據市民的要求，對於打擊賄選的決心，市民亦都有好大的訴求，我們會積極地配合，但是這個法案，我支持它還有一件事，我們不是……我們為了，因為我們是立法的機構，我們要維持、維護澳門法律的和諧性，我們不可以就是在賄選方面削弱我們議員的豁免，而其他的重大的犯罪就不豁免，這個會造成澳門法律的不和諧性。但是今次的修改，我本人是很支持的，因為這樣就比較我們自己來決定，有好多，不是單單反對賄選，其他的重大罪行，剛剛歐安利議員亦都解釋了，我們亦都會自己根據目前的澳門的情況，我們自己來作出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我們現在會一般性對這個法律進行討論。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對於這個法案，本來都沒有甚麼特別的很強烈的意見的，因為事實上，對於……當然，前提就是嚴厲打擊賄選，這個，我相信，在座任何議員都會支持的。但是聽了提案人和聽主席的分析之後，就覺得有些，即是覺得有些滑稽。為甚麼說有些滑稽呢？因為現在是很清楚的，現在我們這麼急於去提出這一個法案去作出這一個這樣的處理，就純粹是因為行政權方面就要求做這件事。它透過修改選舉法去做這件事，而我們為了顧全尊嚴，所以就說：你不要撞我的頭埋牆，我自己撞個頭埋牆啦。即是就變成了一個幾滑稽的狀況。我覺得是不是真的要這麼急切去做這個修改呢？當然了，作為一個修改，修改配合打擊賄選的，這個是值得支持的，我們作為議員都應該支持的，但是，這樣的出發點，就似乎有些那個了，這樣的出發點來到做這個修改，就似乎有些問題。修改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因為這樣的意圖去作出修改，就相當滑稽的。

多謝。

主席：我想，剛才歐安利議員解釋了，我稍後會請歐安利議員再解釋。其實呢，這兩件事，你區錦新議員你用了個撞頭埋牆，我想，這個，我不知道這個適不適合在這裏用這個形容詞，這樣子來……當然了，你有你的看法，不過呢，就應該呢，歐安利議員剛才都解釋過了。第一，我成日經常都講，我們，澳門立法會，是根據政府的政策制訂法律，這個，我想是很明確的。政府訂一些政策出來，我們去立法。這個，其實，我覺得——今日趁這個機會就講一下自己的體會——這一點，是體現行政主導最明顯的地方。政策由政府訂。我們這裏不是立法主導的地區，有些地方是立法主導的。而這個亦都是體現行政方面它有這個政策，但是我們配合這個政策，我不覺得有些甚麼滑稽，除非大家不同意這個政策。因為你剛才自己都講了，你是很贊成打擊賄選的，這個就是今次修改選舉法政府的一大目標，那我覺得配合政府的政策來到立法，都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不過，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的。

歐安利議員請發言。

Leonel Alberto Alves :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Basicamente, o que eu queria dizer já Sr.^a Presidente referiu, só não percebo a tese do colega, respeito, mas não percebo onde é que está o ridículo, se o próprio Deputado votou a favor do processo de urgência. É porque reconhece que de acordo com os interesses públicos em questão há urgência em regular esta matéria.

Portanto, se houve por parte do Ilustre Deputado Colega a adesão a esta iniciativa, não só a esta iniciativa da proposta agora em discussão, como também à sua própria urgência, é porque o interesse colectivo público está a assumir uma preponderância tal que não possa ver outra solução. Portanto isto é para dizer que não compreendo o seu pensamento.

E segundo o que a Sr.^a Presidente disse, e bem, há efectivamente aqui em Macau órgãos políticos que se complementam, os órgãos políticos da RAEM não são órgãos antagónicos. Não se opõem uns contra os outros. Portanto aquilo o que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hoje está a discutir, e se está em complementaridade com o que o Governo nos propõe, ao abrigo da proposta de Lei Eleitoral, só significa uma coisa - que a Lei Básica está a funcionar, que os órgãos políticos de Macau com responsabilidades, desde o Chefe do Executivo, o Governo por um lado, e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r outro, estão em sintonia, para a prossecução do interesse colectivo.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歐安利 :** 多謝主席。

基本上我想講的話主席已講過了, 我只是不明白我的同事所講的論點, 但我會尊重其論點, 我不明白他所說的荒謬之處何在? 如果議員本身對緊急程序也投了贊成票的話, 是因為他亦承認就公共利益而言, 規範這方面的事宜是緊急的。

因此, 既然這位議員, 我的同事同意這個建議, 即不僅同意現正討論的法案, 亦同意緊急程序的建議, 那是因為涉及的集體公共利益重大, 因此別無他法。所以我不明白該議員的想法。

根據主席所講, 在澳門, 實際上政治機構之間是互補的而非互相對抗的, 並不存在一個機構與另一機構互相對立的情況。因此, 立法會今天為補充政府選舉法中所建議的內容而進行的討論, 僅意味著一點, 就是《基本法》的運作是良好的, 澳門的政治機關, 不論是政府或立法會, 在貫徹集體利益事宜上的意念都是一致的。

多謝主席。)

主席 : 陳澤武議員請發言 :

陳澤武 : 多謝主席 :

各位同事 :

關於這個新的修改, 我有個地方不明白, 想問一問歐安利議員。

廿七條那裏是三年, 中文寫的是: 且可被處最高三年的徒刑。剛才歐議員講, 這條法律針對的可能是賄選。看看立法會選舉法, 它的第四十一條, 它是講: 超逾三年的徒刑。為甚麼這樣講呢? 因為好多法例都是一年至五年及一年至八年, 而如果寫的是最高三年, 還是說三年及以上呢? 我想問一問這件事, 因為廿七條很清楚是寫著: 最高三年。那三年以上就沒有處理到, 但是個立法會選舉法, 很多條款是一至五年的。好多條都是的, 我舉個例子吧……

主席 : 其實, 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 : 譬如一百五十條 A, 就是有一至五年的, 一百五十條 B 就是一至五年, 有些就是……一百五十一條又一至五年。其他的有些是一至八年的。這樣, 是不是應該寫“及以上”呢, 而不是最高三年呢? 這個第一。第二, 剛才歐議員講, 第廿七條 A 就是加進去, 好有可能好多不是就只是賄選, 譬如洗黑錢, 諸如此類, 好多是三年以上的, 所以這裏整五年。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三年或以上”就解決了全部的問題, 就不用分開兩處了。因為三至五年始終是有個混淆存在的。我自己看是這樣的。那是不是應該是不管理它是不是賄選了的法律或者別的法律, 例如是五年以上, 例如是洗黑錢或者恐怖組織, 諸如此類, 這樣就一條“三年或以上”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就不用有這個的出入呢? 我想問一問這個。

主席：我想，廿七條，應該是“最少三年”，不是“最高三年”。現在顧問都告訴我了，可能是寫的時候寫錯了。“最少三年”。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 Posso Sr.^a Presidente?

Colocou muito bem a questão o Senhor Deputado e agradeço a oportunidade para desenvolver um bocadinho mais sobre este tema. O que vem proposto no 27.^oA, ou ínsito àquilo que vem proposto no 27.^oA, é o critério, nós podemos arranjar um critério de 3 anos ou um critério de 4, 5 ou 10 anos, para ter como consequência a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do mandato.

Poderíamos ter, aliás, pensámos, na hipótese de 3 anos. Todavia achámos também por bem, porque as molduras penais ultimamente aprovadas por est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muitas delas são tidas como as mais gravosas para a nossa sociedade e têm punição de 5 ou mais anos. Daí que nós proponhamos aqui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Portanto, os artigos que o colega citou, citou bem. Um é 5 anos, como atinge o tecto dos 5, já está a coberto deste 27.^oA, deste artigo 27.^oA. Portanto, na versão portuguesa, creio eu que a versão chinesa também deve inculcar esta ideia, portanto qualquer facto que seja criminalizado e a punição vai... chega a atingir os 5 anos ou mais, então o julgamento deverá realizar-se. Mas focou bem a questão, porque haverá aqui duas situações diferentes. Ao abrigo do 27.^o, do artigo 27.^o existente, exceptuando a questão do “flagrante delito”, não é, a suspensão deverá ser decidida pela Assembleia, não é? Se o facto por que vem incriminado for superior a 3 anos, isto é 3 anos mais um dia para cima, é que se for até 3 anos, não se coloca sequer a questão da suspensão do mandato. O mandato permanece.

Caso concreto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acto lícito”. A corrupção activa para o acto lícito junto da Administração, não estou a falar da corrupção eleitoral... corrupção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Se algum Deputado for acusado de ter entregue dinheiro a um funcionário público mas para a prática de um acto lícito, para apressar, por exemplo, a emissão de uma licença, da carta condução, por exemplo, ele preenche todos os requisitos para ser condutor, mas tem de renovar a carta de condução e como tem pressa, paga umas patacas, portanto, um caso típico, que não estaria a coberto do artigo 27.^o,

porque o artigo 27.^o é para crimes superiores a 27 anos.

O que nós propomos aqui é algo de excepcional ainda, mais, porque se for de 3 a 4 anos e tal, que não chega a 5 anos,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voca a plenitude do seu poder soberano de decidir pela suspensão ou não suspensão do mandato, mas se esse mesmo cidadão Deputado tiver a infelicidade de ser acusado de ter praticado um facto cuja punição seja de pelo menos 5 anos em diante, então nós, Assembleia Legislativa, temos de, necessariamente, acolher esta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O que nós podemos fazer n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é evitar, se assim houver iniciativa nesse sentido, evitar que haja uma suspensão “*sine die*”, “*ad eternum*”, por prazo indeterminado. Porquê?

Por uma razão lógica, não estamos aqui a defender os Deputados, porque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é um órgão com 27... 29 Deputados, e se houver mais de metade acusada, a Assembleia não funciona! Portanto, também há o interesse da própria operacionalidade da Assembleia, que tem de ser uns dos factores de ponderação quando nós formos chamados, quando um dia formos chamados para nos debruçarmos sobre esta matéria.

Portanto o Senhor Deputado Chan Chak Mo focou muito bem, há situações que vão até 3 anos, de 3 a 4 e tal, que não chegam a 5 anos, e há outras situações que são iguais ou superiores a 5 anos, casos que vão à nossa proposta, em sintonia com o propósito legislativo do Governo, no atinente aos crimes eleitorais. Nós achamos por bem que não vale a pena sectorizar apenas a este aspecto, isto porque a sociedade, a nossa sociedade tem de viver em paz social, e a paz social não é só perturbada por haver corrupção e actos ilícitos aquando dumas eleições, mas quando se trata da prática de acto que põe em causa a paz social, que todos nós queremos preservar.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我可以發言嗎？主席。

我十分理解議員的問題，亦感謝能有機會詳述有關法案第

二十七 A 條規定的準則，我們可以規定如議員犯罪行為可被處以三年或四年、五年或十年的徒刑時，便強制中止其職務。

其實，我們曾想過訂定三年的徒刑，但考慮到近期由立法會通過的刑罰幅度，對許多被視為對我們社會比較嚴重的犯罪，均規定了五年或以上的徒刑。因此，我們提出了相等於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建議。

對同事所引述的若干條文，我覺得他引述得很好。或是五年徒刑或最高刑罰為五年，這已包含於法案第二十七 A 條的規定中。因此，在葡文文本上，我相信在中文文本上亦有這個意思，任何構成犯罪且可科處五年或以上徒刑的事實……，那麼，在甚麼情況下審判都應進行。而議員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因存在兩種不同的情況。根據第二十七條，現行第二十七條的規定，除“現行犯”的情況外，議員職務的中止應由立法會決定，不是嗎？

如被歸罪的事實可被判三年以上徒刑，即三年零一日或以上徒刑，如果不超過三年的話，根本沒有中止任期的問題存在，即任期繼續保留。

具體來說，例如在“行賄的不法行為”中，即向行政當局行賄的不法行為，我並不是說賄選，而是行賄行政當局。如果有議員被指控付錢給一名公務人員，以便該公務人員為其作出一個合法行為，例如：要求加快發出牌照/駕駛執照，他本身具備駕駛的條件，只是為了加快程序，多給公務人員幾塊錢。所以，這是一個不包括在第二十七條規定內的典型例子，而第二十七條規定的是超過五年的犯罪。

我們在此建議的是一些更例外的情況，因為如果犯罪事實可被科處三年至四年，而沒有超過五年徒刑時，立法會擁有完全的自主權決定是否中止議員的任期，但如果議員不幸被控訴實施可被判五年以上刑罰的犯罪時，那麼，立法會必須強制中止該議員的職務。

我們立法會能做的是避免存在無限期中止的情況。為甚麼呢？

這是邏輯上的問題。我們不是為了維護議員，因為立法會是由二十九名議員組成的一個機構，如果出現超過半數的議員被控訴的話，那麼，立法會就不用運作了！因此，從立法會的

操作層面來說，這也是其中值得我們思慮的因素，總有一天我們會被要求將這問題處理妥當。

所以說，陳澤武議員提出的問題非常好，他提到不超過三年、三年至四年以及不超過五年的情況，以及其他相等於或超過五年的情況，這正是我們的建議，其實我們的建議與政府就選舉犯罪所定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我們認為不必只針對這方面的犯罪，因為我們應保持社會安定，但安定的社會不僅僅在選舉時出現賄賂和不法行為才受到干擾，其他行為的實施亦會危害我們想要保持的社會安寧。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我剛才已經講了，廿七條的條款，是“最少三年”，不是“最高三年”，是“最少三年”。這裏就寫錯了，這裏寫了“最高三年”。不是要改，本身的意思就是：最少判三年，即是三年以上的。這裏的意思就是三年到五年就要來立法會問要不要……應該是“最少三年”而不是“最高三年”。

Leonel Alberto Alves : A versão chinesa, a que vem de 2000, é altura também de, com a nova experiência que entretanto temos... de aperfeiçoar a redacção a nível do chinês.

(**歐安利：**這是二零零零年的中文本，那時我們也有需要改善中文行文的經驗。)

主席：即是你三年以下的，剛才歐安利議員已經解釋了，三年以下的，沒有中止的，三年到五年呢，現在要來立法會問要不要中止，但是五年以上呢就一定，我們一定要給許可的，不可以不給，即是這個意思。這裏是有個字是錯了的，即是廿七條的條文裏面，它這裏寫“最高三年徒刑”，其實是“最少”的，三年以上的。

高天賜議員。

José Pereira Coutinho :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Eu pedi a palavra somente para exprimir a minha opinião sobre esta matéria.

Em primeiro lugar, dizer que o combate ao crime eleitoral é um combate que todos nós subscrevemos e que deve ser reprimido de uma forma implacável, nada melhor do que termos mecanismos legais, mas por outro lado, gostaria também de alertar para o facto de que existe uma componente educacional que é preciso ser levada em consideração no futuro pelo Governo, no sentido de que é desde pequeno que as pessoas devem aprender a compreender que o “elo” ao combate à corrupção eleitoral visa duas partes, a “activa” e a “passiva”, ou seja a pessoa que corrompe e o que é foi corrompido. E quanto ao corrompido é preciso fazer mais.

Eu pedi também a palavra para falar de outra parte que tem a ver com o processo de investigação d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que parte, em princípio, do inquérito, ou seja, 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investigam em sede de inquérito, sob control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a novidade do artigo 27.º A é de facto a obrigatoriedade da suspensão do mandato. E é esta a grande novidade, ou seja, independentemente da vontade desta Assembleia, há suspensão do mandato sempre que caiam nos limites da moldura penal prevista neste artigo.

E é aqui que eu gostaria de exprimir a minha opinião. É que é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é deduzida a acusação é que as partes do processo têm acess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e é a partir dessa altura que a pessoa que é constituído arguida tem noção daquilo que consta dos autos. E isto para dizer que em boa hora foi decidido pelos proponentes a fixação de um prazo. Porque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é deduzida a acusação até à audiência do julgamento vai um lapso de tempo muitas vezes de anos, e é para evitar isto que se pretende estipular um prazo, e é nesse prazo, e é nessa altura em que, dando seguimento a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que, de facto, se estabelece... os pratos da balança entre o poder público acusatório e a parte que é considerada arguida do processo.

É somente nesse sentido que gostaria de dizer que pedi para intervir, para dizer que há uma certa limit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o mandato do Deputado passa a ser suspenso obrigatoriamente quando se cai em alguma dessas situações.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高天賜：多謝主席。

我只想對這個問題表達我的意見。

首先，打擊選舉犯罪是全民都贊同的做法，應該嚴厲打擊及遏止這類不法行爲，但最有效的辦法，是具備法定機制。另一方面，我想提醒一點我們的政府需要未雨綢繆著重展開打擊賄選的教育工作，使得我們的市民從小就學習及明白打擊賄選的目的，其實，賄選有兩種行爲，一是“行賄”，而另一個是“受賄”，前者即對某人行賄；而後者則是收受賄物的人。在受賄部分應多做些工作。

我亦想講一講另一個與刑事警察機關的調查程序有關的問題，關於偵查初期部分，即刑事警察機關在偵查階段受檢察院監控下的調查。按第二十七 A 條的新規定，議員職務的中止是具強制性的，這是一個較大革新。換言之，不論立法會的意願如何，一旦議員因作出不法行爲而被科處超越該條規定的刑幅界限，其任期便會中止。

在此我想表達我的看法，訴訟各方僅從提起控訴開始方知道訴訟的事實事宜，而從成爲嫌疑人起，嫌疑人才會知道卷宗的內容。提案人決定訂定期限是合適的。爲甚麼呢？因爲從提起控訴開始至審判聽證階段，經常需時數年之長，就是爲避免冗長的審判時間而決定訂定一個期限，在這個期限內繼續遵行平衡公權力與在程序中視爲嫌疑人之間權利的辯論原則。

我只是想指出，當議員出現上述情況而其任期必須被中止時，是有一定限制的。

多謝主席。)

主席：有沒有回應？沒有，因爲……

Leonel Alberto Alves : Sr.ª Presidente.

Se não estou em erro, o Senhor Deputado exprimiu a adesão àquilo que vem proposto no 27.º A, enfatizou apenas o aspecto de a suspensão, como disse na minha intervenção inicial, não poder ser “*sine die*”, por tempo indeterminado. A Assembleia pode, não é obrigatório, mas pode avocar esse poder de limitar o período em que o mandato pode ficar suspenso. Obviamente que o tribunal,

atendendo... esperamos que o tribunal marque, atendendo também à situação de ser um Deputado que está em causa, é a funcionalidade da Assembleia que está em causa, espera-se, dentro dos parâmetros lógicos e normais, que o agendamento seja rápido, mas se porventura, aí é que pode já implicar alguma perseguição política, se porventura o agendamento é tão dilatado. Obviamente que a Assembleia, tendo em conta a situação concreta desse Deputado - pode até haver uma espécie de perseguição política - também a operacionalidade desta casa, claro que tem também a ver com a operacionalidade desta casa, poderá a todo o tempo fixar... o tempo em que o mandato fica suspenso. Este é o propósito.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主席。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議員剛才對第二十七 A 條的建議表示贊同，只強調議員職務中止的問題，即我在最初的發言中已提過的問題。

議員職務的中止不可以是“無限期”的，須有期限。立法會可以，但不是強制須援用這個權力限制中止的時間。我們當然希望法院在排期時，考慮到涉及的是一名議員及立法會的運作，希望在正常邏輯範圍內排期可以快些，如排期的時間太長，可能會暗含一點政治迫害的成分。當然，立法會基於議員的具體情況，或有的政治迫害及考慮到立法會的運作情況，可隨時定出中止議員職務的期限。

這就是這個規定的目的。

多謝。)

主席：周錦輝議員。

周錦輝：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各位同事：

提案人提出了之後，我都全力支持的，因為我最喜歡講下政治的。其實，今日，完全，我理解的，就是政治問題。我們議員是政治位置來的，所以，亦都一定要受到一定的限度的保障的。大家都尊重立法會，雖然我們有間選、直選以至到官委的進入立法會的這個體制裏面，我相信大家都要互相尊重一

下。因為權力與權利，要分得很清楚。好多人，有時陳司長來到，說要打擊賄選，搞那麼其他的種種的因素，我本人直選了三屆，我都有少少，即是到現時都模糊甚麼叫做賄選的，是不是？以前請人家去食餐飯都說不行的，有些；有些說給錢又不行；有些就是政治的團體去支持的，四年內五年後去支持的那些就不是賄選。我覺得個社會都不是那麼公平。賄選與我們的政治的權力，在立法會已經做了議員，我們除了自己尊重了其他同事之後，我們一定要利用我們的權力，我們的保障，才能夠發表我們的意見。但是如果你說懷疑議員本身的自己的能力，以至到他是用甚麼方式去進入這個議會呢，我相信，完全不要被人家，大家個角力得那麼厲害，在這個所謂賄選的這一次的法案裏面引申其他那麼多的問題出來。我絕對支持，主席和委員會，是保障我們議員的權力。我們議員權力不只是保障我們直選的朋友的，要保障全個議員所有入議會的議員的。例如香港，在意識形態來講，香港泛民代表的有一位議員，他現在都在行緊司法程序的。不是代表我們澳門的獨立商界議員就是有問題的。總之做一個好的議員，我不相信說，即是請人食餐飯就覺得自己去賄選的，而他亦都是一個付出。倒過來，如果你認識我的，難道是在街邊認識的！如果我要支持泛民的，我想也都要請等食餐飯我才認識他的，街邊就知道他的人人是怎樣的嗎？所以，我覺得，一件事，賄選不要將它包含在這一次的，主席，在這一次我們的緊急程序裏面。這個是保障我們議員的權力就是保障我們我們議員的權力，如果議員是受不到保障的，認為保障不到各方面的議員，那我相信，我們做來做甚麼呢？我們統統投支持的，還講那麼多滑稽的說話做甚麼？是政治嘛。反賄選來講，我都已經有少少不高興的了，成日話我們選舉有問題。有甚麼問題啊，我們澳門的選舉？各人有各人的形像，如果有議員做得不好的話，自然有人說他們做得不好了。我們香港周梁也好那個叫做田北俊也好，兩兄弟，沒有人選他們就是沒有選他們，有甚麼問題嗎？你是靚仔就是靚仔，你靚仔不靚仔都有人支持你的嘛。我們的那毛哥幾有型，幾多人支持他！別說我了，在座各位直選議員的梁安琪姐姐，馮志強啊，我啊，就算你區錦新、吳國昌議員都有人支持的，是方式問題之嘛，你用甚麼技術去找人支持你做直選議員之嘛。賄選是一個武器去打擊我們的直選議員之嘛！澳門無黨無派的，你們有黨有派的那些你們就快些了嗎？我們這些無黨無派的，請人食餐飯你就說賄選，發神經！所以，告訴你吧，我絕對不支持人家去侮辱我們這個議會。所以，主席，我完全支持，我們議員的權利由我十二年前，我在九六年選，我就覺得對我們議員權利，不單剝削了的，現在要再剝削我們議員的權力，我絕對不可。怎樣能夠發揮我們的對政府的

監督能力呢？不論民主派好民建聯好，以至我們的直選議員，都是要監督政府的，都要受到保障的，現在這些法律是保障你們大家的，一些都毫無滑稽。賄選還賄選，我覺得一件事，賄選都不公道的了，講到。全世界都賄選的，我告訴你，還要捐錢讓我來選舉呢，那些不是賄選嗎？你們那些政治獻金那些不是賄選嗎？選舉嘛，是用甚麼態度幫人家做得好一些，好嗎？不要那麼肉酸，是這個意思。當然是平時做得好些，現在他去買都是可以的，用得著當時才去買嗎？現在去買吧，教你，如果要買票，現在給不就行了嘛。你信不信，那天先收。多餘的，講來講去，賄選。成日話打擊打擊打擊，打擊到些甚麼啊，都無黨無派，這裏？對不對啊？我剛才和張立群講，我們又搞個自由黨吧，我們澳門，即是那些叫做做生意的那些，不是自由黨，經濟黨吧。好了，不要講那些了。有沒有一席呢？有的，不可能衰過香港一席都沒有，因為中總會會同我們合作的，是嗎？真是笑話！你們自己顧自己就好了嘛，搞那麼多。這是政治嘛，主席會保障我們各位議員，還講那麼多話！我完全支持。連一點公平都沒有，是香是臭有人知道的，自己擺個頭落地下，看不到嗎？誰做甚麼生意，阿爺是誰都知道的，你阿媽是誰都知道，你有沒有兩個老婆都知道。真是多餘的。搞來搞去，搞了兩個鐘頭，主席。全力支持，不要搞那麼久了，叫他們。連保障大家利益都說不對，一個議會，難道要分化我們議會的利益嗎？分化我們議會的權力嗎？是不是？我現在撞頭埋牆去支持啊，主席。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都是討論這個法案為主。鄭志強議員請發言。

鄭志強：多謝主席。

我是支持這個法案的來到配合政府打擊賄選的決心。我還有個疑問，個疑問就是剛才陳澤武議員都提了出來的三年與五年那個問題。剛才主席都有提醒我們，就是說原來舊的那個法律，第三/二零零零那個，已經是寫錯了，就不是說是最高處三年徒刑，是最少……

主席：最少。

鄭志強：……三年徒刑。我理解不知道有沒有錯，就是提

案人的這個廿七條和廿七條 A，其實就是將第三/二零零零，我們那個法律所訂的增加了一樣東西，增加了廿七條 A。即是說，如果這個議員犯了的罪，會被判最少三年的話，這樣，就要拿來立法會由我們全體會議決定是不是中止他的職務；如果他犯罪有可能被判五年的，或者以上的話，那這個就是屬強制性的，法院通知，我們就要中止他的了，不過我們還要開會，對他中止多久比較合適。我覺得，如果這個理解是正確的話，是不是可以將廿七條裏面那個最高三年徒刑的寫法將它寫得更清晰一些，譬如話可以寫成三年以上五年以下，行不行？這樣就很清晰了。因為三年以上這個，等於我們現在講的最少三年，是我們舊的條文裏面已經是有這樣的寫法的了，但是我們現在增加了，五年以上的話，是強制性中止他的職務，議員職務的。所以我覺得，如果在廿七條那裏稍為調整一下，可能會減少大家一些疑問，亦都會將廿七條和廿七條 A 更加清晰一些。

多謝主席。

主席：沈振耀議員。

沈振耀：多謝主席。

我都是就鄭志強議員提的那個問題作些補充。我想，在第二十七條裏面，好似主席剛才所講，表述可能有些問題，據我理解，它應該是，有關罪行刑罰的上限是超越三年，就不是說至少三年，因為至少三年是講它的下限，但以至五年，在這個情況之下，它都符合這個規定，一至四年，因為它的最高限度是超越三年。

主席：不是的，應該理解為三年以下的，剛剛歐安利議員已經解釋了，三年以下的，不會理會的。我們素來，剛才歐安利議員解釋了，傳統的理解，就是你若果超過三年的話，現行犯或者甚麼呢，就要來這裏，來立法會拿許可的。若果你是三年以下呢，歐安利好似解釋了的，我們就不會去理會它的。這樣，五年，現在多了一個理解，就是五年，即是我們是一定會開會，但是這個是強制性的，只不過他們加了個內容，就去定一個時間。譬如講，法院來要求，這個議員，現在我們要審他了，這樣，我們立法會，剛才歐安利議員講了兩次，通過的話，就給一個期限，你半年裏面或者九個月裏面或者一年裏面你要審完，若果不是的話，你拖到整個屆都沒有了……即是是這樣的意思，我想。

歐安利議員舉了手，我想他或者會再解釋得清楚些。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 Sr.^a Presidente, obrigado.

Antes de mais, gostaria de dizer qual é a intenção deste legislativo... deste projecto legislativo.

Pedimos urgência para evitar que haja um vazio face à proposta, à previsível proposta do Governo - que poderia depois ser concretizado no texto alternativo - de eliminar o artigo 201.º da proposta, ao eliminarmos o artigo 201.º, não quer dizer... ao eliminarmos, utilizei o plural, no sentido em que isto foi falado na Comissão, portanto a Comissão e o Governo tiveram opiniões concordantes sobre este aspecto, vamos eliminar, não vamos sujeitar o Plenário, a votar o artigo 201.º, porque se trata de matéria, diria eu, da competência exclusiv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logo, seria curial que fosse da iniciativa da própri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ropor ao Plenário a discussão desta matéria.

Ora o que nós essencialmente e exclusivamente queremos, tirando outros aspectos de menor importância, é acolher o pensamento legislativo de que a suspensão do mandato será obrigatória para crimes tidos como os mais gravosos.

Tentámos ensaiar a tipificação desses crimes, dizer concretamente aqui na proposta quais são, mas seria um trabalho exaustivo e pode haver dúvidas quanto à sua solução final, por isso, talvez por facilitismo, optámos por um critério genérico, que é a punição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ao contrário doutra terminologia tradicional, porque como disse, e muito bem, o Deputado Chan Chak Mo, o que vem proposto na proposta sobre a Lei Eleitoral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muitas das punições vão de 1 a 5, algumas de 1 a 8 anos, ora, o nosso propósito é tentar complementar esta iniciativa do Governo, dar-lhe uma outra cobertura constitucional mais linear, ser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 propor e a aprovar esta matéria, e não tivemos nenhum propósito de muito aprofundar esta questão. Nem sequer tivemos tempo para muito aprofundar esta questão e nem seria conveniente fazê-lo, porque se viermos com uma proposta com profundas alterações... porque aqui, ao fim e ao cabo, a súmula disto é o aditamento de um artigo, o resto são alterações em face ou em consequência deste aditamento.

Daí que nós não tivéssemos querido tocar no artigo 27.º tal como está, quer na versão portuguesa quer na versão chinesa, porque isso seria, no nosso pensamento, sair da necessidade do processo de urgência, o processo de urgência hoje aqui discutido e a roubar o tempo dos Senhores Deputados, tem a ver precisamente com o dar uma solução política à retirada do artigo 201.º do projecto inicial do Governo. Agora, perante esta inserção de um novo artigo no quadro geral d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temos de fazer um esforço interpretativo.

O artigo 27.º tem de ser conjugado com o artigo 27.ºA, e deste esforço interpretativo resulta, na minha modesta opinião, que se do facto por que vem acusado tem uma punição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paciência, a única coisa que a Assembleia tem a fazer é reunir-se em Plenário e fixar o prazo de suspensão do mandato, se vier com alguma acusação de um dia a 4 anos...enfim, uma acusação que não chega a 5 anos, então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de avocar o seu poder político de analisar o caso concreto e decidir pela suspensão ou não suspensão desse mandato.

Portanto, a fotografia é esta, nós não temos, nem podemos ter o propósito de alterar o artigo 27.º, tal como está consagrado neste momento.

Futuramente poderemos, para não adoptar uma solução ridícula, como diz o Deputado “só o Governo é que toma iniciativas e a gente faz.”, não é bem assim... futuramente, se quisermos, os Deputados, temos até uma Comissão vocacionada para esse efeito, que é a Comissão de Regimento e Mandatos, pegar n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e aprofundá-lo, desenvolvendo-o, com a experiência colhida desde 20 de Dezembro de 1999 até hoje, aquilo que deve ser melhorado, retirado, e introduzido, enfim... uma nova reponderação sobre o Estatuto dos Deputados. Uma ideia concreta! Eu não queria usar muito tempo para abranger outras matérias.

Há ainda um assunto muito falado, que é o subsídio que os Deputados devem ter ou não ter para pagar à sua própria assessoria. Trata-se duma matéria sobre a qual nós, por acaso, quando estivemos a elaborar este texto, pensámos, mas isto estaria manifestante fora do âmbito do nosso propósito legislativo, que é repito, única e exclusivamente dar uma cobertura legal apropriada, no nosso

entender, àquilo que vem proposto no artigo 201.º. Fora disso nunca pensámos, a ideia até é muito boa e muito concreta, mas nunca pensámos nela, nós, os sete Deputados, nunca pensámos sobre isso.

Muito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歐安利：多謝主席。

首先，我想講關於本法案的立法意向。

我們要求緊急處理這事情，是爲了避免法案出現空白，是對政府提出的另外一份法案因刪除第二百零一條而可能出現的空白而言。當我們刪除，我說“我們”因爲委員會已就此曾經作過討論，而委員會與政府的立場亦是一致的。我們刪去這條文，不將這議題提到全體大會作表決，因爲按我個人看法這屬於立法會專屬權限，所以，由立法會主動提出或者討論這個題目較爲適宜。

除了其他沒有這麼重要的方面，我們其實主要和只想得到接納的法律想法是，議員職務的中止屬強制性的規定適用於較爲嚴重的罪行。

我們曾經嘗試訂定這些犯罪的類型，在法案具體指明是哪些犯罪，但須作詳盡的列舉而這個工作於最終成效也成疑問。因此，或者爲了更方便解決這問題，選擇了一個較籠統的標準，就是相等於五年或以上的刑期。爲何相等，與傳統用語相反，是因爲正如陳澤武議員所講，他就立法會選舉法的法案內容指，法案中好多處罰是一到五年，有些爲一到八年。我們的意思是對政府的做法作補充，並使到法案受制於另一較直接的憲法性規定，好讓由立法會作提案和通過這事宜，而我們都無意思進一步探討這問題。因爲我們一方面無時間作深入討論，另外亦不太適宜，理由是，如果我們提出一份經過重大修改的法案文本，其實講到底，所談論的是加入一條條文，其餘的只不過是因應這增加而作出的修改。

就是因爲這樣，我們無對第二十七條作任何改動，無論是葡文抑或中文都無。因爲，根據我們的想法，這樣做的話，將是脫離和有違緊急程序。今日以緊急程序進行討論，要大家議員抽空出席，目的只是爲了就政府法案所剔除的第二百零一條的問題尋找政治層面的解決辦法。現在，面對著新條文的加插，在議員章程的框架內我們要進行詮釋。

第二十七條需要與第二十七 A 條相配合，而按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事實當被起訴時，刑期爲五年或以上，無辦法啦！

立法會唯一要做的，是舉行全體會議來定出議員職務被中止的期限，如果控訴的處罰爲一日至四年又不到五年的話，這樣，立法會可以收回對個案進行具體分析的政治權利，接著決定中止或不中止有關議員的任期。

所以，現時的情況是，按照第二十七條現時的規定，我們無、同時亦不可以有修改第二十七條的意圖。

將來，爲免產生荒謬的情況，正如議員稱“只有政府採取立法主動、我們只是照著做……”，其實情況並非如此，日後如果我們，即各位議員願意的話，其實我們已有專爲此範疇而設的委員會——章程及任期委員會，而議員可以拿著《議員章程》作深入研究，而且按照回歸後至今的經驗，研究章程中哪些條文需改善、刪去、需新增哪些條文，總之，對《議員章程》重新考量。這是一個具體的意念！我亦都不想就這個問題花太多時間，提及他事項。

議員津貼亦是經常談論的問題。議員應否享有支付予其顧問的津貼。這個問題，其實當我們準備這份文稿時曾經想過，但這明顯超出今天的法案範圍，因爲，我重複，今次討論的目的只是對第二百零一條的內容，以我們認爲適當的法律方式作出規定。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其他想法，有關意念甚至相當好和具體，但我們從未想過，即我們七位議員從未想過。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關於這個中文，簡單地講還是不行，我現在請劉德學顧問解一解那個廿七條的條文。可能沈振耀議員剛剛講的是對的。因爲簡單的表述是不行的。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 ... é que agora o Senhor Vice Presidente alertou-me...

Eu quando leio o artigo 27.º, e quando vejo aqui a exceção, a exceção tem dois factos.

É flagrante delito, mais a punibilidade superior a 3 anos, portanto só, se o Senhor Deputado for apanhado em flagrante delito

e o facto cometido for de pena superior a 3 anos, aí vigora já neste momento o sistema de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Não havendo flagrante delito e qualquer punibilidade que seja, vigora o regime de autorização prévi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m Plenário, para decidir se o mandato se suspende ou não se suspende, este é o quadro legal que existe neste momento.

(**歐安利**：副主席剛提醒我。

我看到第二十七條時，看到這裏指的例外，而例外牽涉兩個事實。就是現行犯，加上可處罰的刑期為三年以上，因此，如果議員在現行犯情況下被逮捕而所犯的罪可被判三年以上徒刑，這情況下，強制中止制度就生效。當不是現行犯的情況，則無論涉及的刑期多久，適用立法會預先批准的制度，由全體大會決定是否中止某議員的任期，這個是現時實行的法律規定。)

立法會法律顧問劉德學：各位議員：

關於這個……

主席：等等，等等。

Leonel Alberto Alves : Sr.^a Presidente.

Acho que como se trata duma matéria estritamente técnica, podia, melhor do que ninguém, o Senhor Assessor, explicar esta matéria de crime doloso. É que não seria curial da minha parte estar a explicar o que é que crime doloso, trata-se de matéria que é mais do âmbito da assessoria técnica, faça favor. Se a Sr.^a Presidente me permitir.

(**歐安利**：主席。

我認為有關技術性方面的講解，最好交由顧問來負責，由他講解故意犯罪的問題。因為由我來解釋並不太適合，故意犯罪屬於謹慎施行的犯罪。這較偏向於屬技術顧問範疇的事宜，請主席允許。)

主席：因為我本來叫劉德學顧問解釋的，因為這裏有兩件事，剛剛歐安利議員講了的，兩個不同的情況。我想，劉德學

顧問你用中文再……劉德學顧問，請你再用中文解釋一下廿七條的含義，因為這裏是有兩個不同的條件存在，一個是現行犯，一個是……因為現在我仔細再看一看，我自己都發現問題，所以我想叫劉德學顧問再解一解。現在，其實歐安利議員都解釋了，不過他是從中文的角度再解釋一下。請。

立法會法律顧問劉德學：各位議員：

這個根據原來的這個議員章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那麼原來在這個議員被提起刑事程序的時候，他是分兩種情況。在通常的情況下，就是說，議員是不是要中止職務的話，那麼，他是要經過立法會的這個許可的。但是在二十七條第一款的這個但書的這個裏面的規定呢，它就考慮了兩個因素。如果相關的議員構成了現行犯，而且這個罪行，它可以處的這個徒刑的話，是超過三年的，正像剛才沈振耀議員講的，如果在刑法典為這個罪定的罪狀是一年到五年，那麼它的最高刑是五年，已經超過了三年。如果符合現行犯這個條件以及它的這個刑罰的最高限，超過三年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如果議員中止職務，就不需要再經過立法會的許可，是一種自動中止的這種機制。那麼經過這個二十七條 A 之後，因為二十七條 A 這個議員引入的一種機制，實際上就是按照這個罪行的嚴重程度，那麼罪行的嚴重程度它衡量的標準，就是說，它的這個刑罰的最高限是等於或者超於五年。在這種情況下，議員的中止職務也是強制性的，只不過立法會要通過一個會議來決定，那麼議員中止職務的時間和期限是多長。那麼增加了二十七條 A 之後，它與原來的二十七條之間是有一定的關連性，這個正像剛才歐安利議員所講的一樣的，都有一個對本這個法律的解釋的問題。那麼如果是超越二十七條 A 的規定，超越五年的，那麼肯定是一種自動中止的。如果低於五年，它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通常它要經過立法會的許可。如果在低於五年但他又是現行犯，而且所犯的罪行又是超過三年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也是自動中止機制的。

大概解釋是這個。

主席：我想，現在對於這個二十七條，大家是比較清楚的了，因為現行犯是另外一個情況，這個但書。其實這裏給處最少三年，這個是對的，因為現行犯它其實是兩個情況。我想，剛才他們兩位都解釋了。許輝年議員想解釋，是不是？請。

許輝年：很久沒有講話了。多謝主席。

這裏我想提提，一個寫法，可能是……因為召集了那麼多個意見的，第二十七條第一最後那段，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寫法比較清楚一些：那個是個現行犯……繼續下去，而且可被處上限為三年以上徒刑的罪行的情況。不知道這樣通不通？

主席：這個就是鄭志強議員剛才其實一樣的。

許輝年：沒錯的，是的。

主席：我想，大家都可以考慮，可不可以比較明確些，這個可能是清晰些的。因為這個葡文，我剛才看過，本身是這樣寫的，不過中文的表述，我們這裏不是很清楚。現在有兩位議員已經提了，可能廿七條的寫法，最後的但書之後的寫法，根據鄭志強議員和許輝年議員的建議……我不知道沈振耀議員你是不是想發表……

沈振耀：贊成。

主席：你贊成。你剛才舉手也是想這樣講這件事是不是？不好意思，剛才開始是我自己可能有些……後來你再提了，我再看一看，你是對的。所以，若果提案人，你稍後都可以那個的，我們到細則性的時候，根據個條文，我們再可以，如果一般性通過的話，因為我們現在還是一般性的情況下面。

陳澤武議員你還有甚麼話要講的？請。

張立群：我都想講話的。

陳澤武：多謝主席。

其實要與政府的法例配合，它在立法會選舉法第四十一條的豁免權那裏，它寫得很清楚的，其犯罪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的徒刑。那是不是可以參考用這一個寫法，我不知道，它寫得真的是……剛才顧問都寫的：超逾三年。OK，這個行文是在這裏的，或者大家參考一下。第二，我再另外個問題，就是第廿七條 A，中文的行文就真的是，很奇怪的，就是第一款：如議員因為故意犯罪……那麼，犯罪，上到法庭當然是說不是故意的了。那甚麼叫“故此犯罪”呢？即是始終都是要法庭判的，如果他被提起刑事程序，就當懷疑你犯罪了，那是不是可

以寫得清楚些，不要“故此犯罪”呢？我唔覺意犯罪那是不是不用去受審呢？我想問一問這個名稱。

主席：你們不知道哪位想解釋那個故此犯罪？

Leonel Alberto Alves : Sr.^a Presidente se me dá licença.

O que vem aqui referido é acusado por crime doloso, não está aqui escrito, pelo menos na versão que leio, julgado por crime doloso. É acusação. Depois dos inquéritos, depois da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o processo desemboca na formulação ou não formulação, dedução ou não dedução de uma acusação. É nesta acusação 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vai dizer se há ou não crime doloso, não é o tribunal, o tribunal é que vai depois julgar se essa acusação está correcta ou incorrecta. São âmbitos diferentes. Obviamente que eu não posso representar os restantes colegas que subscreveram este diploma, mas acho pertinente a questão do crime doloso ou retirar a expressão “doloso”, ou “dos crimes dolosos”, enfim, é uma questão de muita especificidade técnica, o que eu posso neste momento... não há mal nenhum que se escreva “crime doloso”, mas isso é uma questão que podemos analisar mais para frente.

(歐安利：請主席容許。

這裏所提的是對故意犯罪提起控訴，按照我所看到的文本內容並無指出因故意犯罪被判刑。所指的是控訴，在進行調查，偵察，刑事調查後，卷宗最終結果為提出或不提出控訴。是在這控訴當中檢察院指出是否屬於故意犯罪，而不是法院，因為法院只對控訴是否正確作出裁定。兩者屬於不同範圍。當然，我不可以代表其他有份簽署這法案的議員同事，但我認為故意犯罪的表述值得探討，又或者，刪掉“故意”或“故意犯罪”的字眼。總之，這是屬於非常技術性的問題，我現在可以講的是，用“故意犯罪”的字眼問題不大，但日後可以繼續分析這問題。)

主席：不知道你哪位？請。

立法會法律顧問劉德學：犯罪的故意主要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犯罪的時候他的這種主觀上的心理的狀態。所謂的故意，就是說，他們明知他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他主觀上，主動地追求這種結果的發生。還有一種情況，故意，它

分三種情況，從技術上來講，一種就是直接的故意。直接的故意，就是說，你知道你的行為會產生這種結果，你主觀上高度這種結果的發生，我就是要……譬如說，這個殺人犯，我就是要把他殺死，結束他的生命。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間接的故意。間接的故意，就是說，你知道你的行為會發生這種結果，但是你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這是間接故意。當然，刑法理論上還有一種偶然的故意。這種偶然的故意，就是說，你知道你的行為可能產生這種結果，但是，就是對這種結果的發生你是毫不在乎。與故意犯罪相對的概念就是過失犯罪。過失犯罪就是說你不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但是由於你主觀上沒有盡到你注意義務，導致這種結果的發生。所以刑法裏面它從大的來講，從主觀上來講，它是分兩種，一種是故意的犯罪，一種是過失犯罪。當然，故意犯罪從主觀惡性上來講要比過失犯罪的主觀的惡性要大一些。

主席：張立群議員。

張立群：主席、各位同事：

其實我覺得二十七條 A，很簡單的，就是說，分三件事，第一個就是說，如果個議員被控訴罪不超越三年，這樣就不會停止議員的職權。第二，就是說，判刑超過三年，至五年，就由立法會開會，大會決定。如果超越五年，就自動是要解除議員職務。這樣就更加明確過你講來講去。我自己覺得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比較簡單些，寫進去就由有沒有罪至到三年，總之三年以內的罪就是沒有需要任何的……立法會議員的職務照保持，超過四年、五年，你立法會開大會，認為不可以解除職務。如果到第五，超過五年的刑期，自動的，一定是要……他是當選的。我想，分成這樣三樣這樣寫出來就最簡單而且最明確的了，我想幼稚園都看得到的了。

多謝。

主席：不是，張立群議員，我們現有的法律不是這樣的，因為是除了現行犯才是，即是是一定要中止他的議員的職務。剛才沈振耀議員講得對，即是總之你的犯罪，若果法院要起訴，法院要通知立法會，立法會來拿個中止，它不是說三年以上，這個是。剛才歐安利議員已經講了，若果我們將來要改變廿七條的現狀，可能要重新考慮。現在我們其實針對的，就是針對廿七條 A。廿七條，基本上是維持原來一直的做法。今次他們七位議員沒有就這個問題做修改的。主要它是廿七條

A。因為若果要修改廿七條，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剛才歐安利議員講了幾次了，因為有修改廿七條，增加了廿七條 A，所以才有後面的那些連帶的，譬如十五條，廿七條，都要寫進去，因為廿七條變成多了一款出來的，多了個廿七條 A。若果，張立群議員，照你的想法，三年以下就根本不會中止那個議員的資格的話，這就同原來我們的法律的想法，是很大的出入的，即是有不同，變了要改的東西就不是現在我們想話通過五年自動一定要中止這個看法，就不同了。

梁慶庭議員。

梁慶庭：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都想交換一下意見。

零零年那時談的，都一路一路，就著關於整個……如果單看第十五條任期的開始和終止，或者第十六條，我們作為終止職務所產生的效力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況，剛才的討論，是應該展示了出來了。因為如果是刑事訴訟程序的提起或者不提起，是司法機關去做。如果一旦提起了刑事訴訟程序，我們立法會就有權，亦都有責任，可以根據廿七條的規定去處理，即是議會根據廿七條。廿七條的規定是說，如果你議員特區裏面被提起刑事程序，那個官就通知我們，法官，這樣，立法會就會決定是不是去中止這個議員的職務。如果立法會決定中止，它又會產生了後面的一些款項的，譬如第五款，或者第四款，的效力，因為如果議會是決定中止呢，這樣就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批准針對這個程序會繼續進行的效果。但是如果議會作出不中止職務呢，就會下面的兩款的效果。我想，這個就是說議會是做這些事的。但是，但書裏面所講，如果屬於現行犯，而且他是可以被判超過最高三年的部份，這樣的話，議會就沒有權去中止或者不中止，因為這個法律就規定了，已經是有了一個這樣的作用。由於我們在討論有關選舉法時，特別是經委員會與政府詳細談的時間，覺得，對於議員的權利上的事情，是較適宜由我們議會通過的議員章程去作出處理。由於這樣，我是一般性地認同現在這個法律提案的基本取態。換句話，我們是採取了適當的方式訂定了例如第二十七條的相關規定。這個規定是講到，如果出現了上述的情況，但是它亦都有不同的，因為它的寫法就不是寫現行犯。如果是現行犯的話，基本上就納入了——又超過了最高三年的話——第二十七

條的但書的管轄範圍。但是，如果不是一個現行犯，而他出現了可以判處的年期是超過了五年的話，在這種狀況底下，我們嘗試提案的議員就採取了一個方式，是用法律的規定他這個中止是帶有強制性的。而議會作出技術上的處理，在期限上面作出處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令到整個處理，當出現了這樣的犯罪行為的情況時，是能夠更加細緻地去作出適當的處理，亦都配合了在政府提交有關的立法會選舉法當中所提出來的相關的問題。因此，在一般性討論當中，我覺得，即是，一般性，主席，我們是討論著一般性，在一般性裏面，我覺得是，除了是有需要對現在我們已經生效的三/二零零零的第二十七條的中文裏面的一些行文的一些更正……因為現在我們處理第廿七條，提案人沒有作出任何的處理，只不過是作出甚麼呢？因為它是不妨礙上款的規定，現在是加上了不妨礙上條或者第二十七條 A 的規定，二十七條只是改變了這個而已，連中文行文都沒有改過。但是剛才，包括了陳澤武議員，是指出了：這個最高是甚麼意思呢？而經過了這樣的分析，是很清楚，指的是這個內容。如果在技術性層面可以作出技術性的處理的話，我覺得，是不涉及到原來法律，即是第二十七條法律的修改。但是第第二十七條 A，作出提案人，用這個方式，從一般性來講，我覺得，是維持了原來在議員章程當中的基本的框架，亦都是正如剛才提案人所講到的，沒有人考慮到其他的方面，但是如果未來再重新考慮的話，就是重新的事了。所以，一般性來講，我是認同採取這個方式去作出適當的處理。

多謝。

主席：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多謝主席。

我們進入了一般性的討論，我覺得，整個議會對打擊賄選的精神是沒有變的，只不過現在去到細則性，同時在文字上的表述方面，我們有些不同的理解。現在因為第二十七條 A 引申到第二十七條，在二零零零年的時候已經寫錯了一個字，由最高就變為最少。在文書上面去看這個法律，我覺得，我們技術上和法律上，我們要寫得很清楚，不要因為這樣倉猝而免了細則性審議，而到八年後，我們又會寫錯的。我覺得我們要小心些，在這個條文上面，即是大家要找到個共識才好落墨。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請問一般性……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講埋今次就不講了。

剛才顧問解釋過故此犯罪的定義，我就覺得他講得很清楚，我都明白的，但這個定義是法庭去審的嘛，不能夠人家犯罪的時候你指人家個心態的。如果你寫呢，它還寫成：如與原因故意犯罪且，且該罪……那是不是個先決條件是故意犯罪，而是個犯罪要這麼多年才會被提出起訴呢？即是我覺得甚麼事都是法庭判的，你被人拉，不可能就判到你是故意犯罪，如果不是的話就不拉你，是沒有可能的。如果人家拉你的時候問你故意犯罪，是不是？你當然說不是了，都是法庭判的嘛，那為甚麼……是不是應該寫：如議員觸犯這些法例，而個刑罰是五年或以上的，而引起這個程序？如果是判了之後，法庭認為你是故意的，那當然是判重一點的了，不故意的當然是判輕一點的了，但是為甚麼個先決條件就是說你個議員如果你故意犯罪，而且那個罪是這樣。我真的是這裏不是很明。你說人家觸犯了法律就是觸犯了法律了，那就去看看法庭判不判你，找齊證據，看看你是不是故意，不是故意的話，有沒有預謀。當然是這樣的了，那為甚麼開頭已經寫是要故意犯罪呢？這個是不是因為大陸法才有，普通法沒有，這個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清楚這件事。

多謝。

主席：是不是想補充？請。

Assessor Paulo Garcia Taipa : Só para esclarecer o Senhor Deputado Chan Chak Mo, dizendo de uma forma mais simples. Quando nós em Direito falamos de dolo, estamos a medir a intenção, e portanto, nesta versão do artigo 27.ºA, a intenção dos proponentes, a intenção legislativa, é, a existir uma situação de suspensão obrigatória do mandato, automática se quiserem... funciona logo que estejam preenchidos os critérios, a acusação que é feita a um Deputado tem de preencher dois critérios.

O crime por que vai acusado tem de ter uma pena de prisão cujo

limite máximo seja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e na acusação tem de ser claro que imputa esse crime dolosamente. Isto é, que o Deputado teve a intenção de causar o crime, vou dar um exemplo. Se um Deputado distraído a conduzir o seu automóvel provoca um homicídio involuntário, por uma distração, porque caiu um objecto que foi atirado de uma varanda, há aqui uma situação involuntária, da parte dele, uma ausência de intenção que tem de ser tida em conta. Portanto, como o Senhor Deputado Leonel Alves explicou, quando é feita uma acusaçã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duz os termos dessa acusação e o que está aqui em causa é que, para provocar o efeito que se pretende, a acusação que tem de ser feita é por um crime doloso, não é por um crime por negligência. Portanto, se um Deputado em alguma circunstância por negligência é acusado da comissão de um crime, essa acusação não tem efeitos para efeitos do artigo 27.ºA.

Portanto aqui quiseram... vai haver, digamos assim, vários níveis pelos quais a própri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dos Deputados, a eventual alegad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pode ser movida pela responsabilidade política.

E portanto o artigo 27.º, hoje em dia, diz-nos se um Deputado cometer, se for apanhado em flagrante delito ou a acabar de cometer um crime que tenha uma moldura penal superior a 3 anos, o mandato é imediatamente suspenso. Ele foi apanhado em flagrante delito, não há dúvida nenhuma. Não havendo flagrante delito, não havendo hipótese de se eliminar, digamos uma zona de prova, porque não há flagrante delito, a Assembleia pronuncia-se ao abrigo do artigo 27.º e ganhamos hoje, ou vamos ganhar, eventualmente, hoje, um outro critério. Porque se se tratar de um crime doloso praticado com a intenção, com uma moldura penal cujo limite máximo seja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a suspensão do mandato é automática, prevendo o número 2 a hipótese de a Assembleia intervir, do Plenário intervir para tentar medir, controlar o efeito dessa suspensão em termos políticos, podendo fixar um prazo. Mas é uma faculdade.

Muito obrigado.

(立法會法律顧問戴保祿：想向陳澤武議員解釋一下，簡單來說，當我們在法律層面上講“故意”，我們是在衡量有關的意圖。因此，在這文本中第二十七 A 條，提案人的目的、又或

者說立法目的，是對議員職務的強制中止作出規定，這亦可稱為自動中止，當某議員被提出控訴時，如一切條件都符合便即時被中止職務，但當中必須符合兩個準則。

有關議員被控訴的犯罪行為必須可被處以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徒刑，且控訴書中必須指明所歸責的犯罪存在故意，即有關議員是故意實施犯罪的。舉例說，“如議員在駕駛汽車時稍一不慎非自願地將某人撞死，因有物件從露臺掉下人使他分心”，這些情況均屬非他自願的，因此須注意到這裏欠缺意圖。正如歐安利議員提到，當檢察院作出檢控時，須提出控訴內容以便能達到控訴的預期效果。這是故意犯罪的情況，並非過失犯罪。所以，當某議員因過失犯罪被指控，有關控訴將不產生第二十七 A 條的效果。

因此，在這裏亦可以說，有多個不同層次看待議員的刑事責任。刑事責任亦可因政治責任而引起。

因此，現時的第二十七條規定，當某議員在現行犯罪或剛完成所施行的犯罪而被逮捕，且量刑幅度高於三年時，這議員將即時被中止職務。如屬現行犯情況下被逮捕，當然沒有任何疑問，而當並非現行犯時，那就須要舉證，因為並非當場逮捕。按第二十七條規定，立法會需就此表態，而今日我們將得出，又或者可能得出另一準則。有意圖地故意犯罪，量刑幅度相等於五年或五年以上者，任期中止是自動的，而第二款規定立法會以全體大會介入其中，介入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衡量、控制中止在政治層面上的效果。可以定出期限，但這是隨意的。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一般性？因為，我是沒有阻止去到條文的，因為通過了稍後都是要討論的，所以我亦都沒有阻止大家對於條文發表的意見。一般性對這個法律……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因為剛才 Taipa 他講了，是說……即是說我又回過頭去廿七條，剛才顧問講了，它倘屬現行犯的話，就是最少三年的，不是最高三年的，這樣就變了我們的廿七條就應該是寫得對的了？是不是？

Leonel Alberto Alves : Eu volto a dizer, Sr.ª Presidente.

Nós não tivemos propósito nenhum, nós subscritores nunca falámos sobre o artigo 27.º, tal como está publicado no Boletim Oficial, na sequência duma aprovação da Assembleia no ano 2000, em Abril do ano 2000. Nunca falámos nisso, o que se está a discutir é a melhoria da redacção na sua versão chinesa, segundo o que julgo perceber do debate, na versão portuguesa diz-se limite máximo superior, portanto, se alguém for acusado por alguma coisa cuja punição seja apenas 2 anos, por exemplo, já não está no regime aqui consagrado como excepção.

Portanto, nós não quisemos alterar esses 2 anos, se podem ou não podem constituir também uma excepção. Nós não fomos tão longe. Não sei se me faço compreender. Quando nós os 7 nos sentámos e subscrevemos isto, foi para evitar um vazio, ou a retirada da proposta inicial do Governo, ou a retirada do artigo 201.º da proposta de Lei Eleitoral.

E se olharmos bem para esse artigo 201.º, toda a punibilidade é igual ou superior a 5 anos, há alguns casos em que vai até 8 anos, portanto, este é o único propósito que temos. Agora se na essência se deve alargar ou apertar o regime de excepção contido no artigo 27.º, versão originária, é uma questão que não se enquadra no espírito da nossa iniciativa legislativa.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 :** 主席, 我再重複一次。

我們無意……我們提案人從沒有談及第二十七條的修改, 內容完全如 2000 年 4 月獲立法會通過並於政府公報所刊登的一樣。我們沒有談過這個問題, 據我理解, 現正討論的是按照中文版本作一個更佳的文章。在葡文文本中所指的上限, 例如, 如某人被指控的事實僅可處兩年徒刑, 即不符合現時制度所指的例外情況。

我們沒有意圖考慮這兩年可否構成一個例外。我們沒有就此研究得那麼深入, 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我的意思。當我們七人坐下來簽署法案時, 是爲了避免因政府從最初的法案, 即“選舉法”法案中刪除第二百零一條而出現真空。

如果我們看清楚第二百零一條, 所有處罰均爲五年或以上的徒刑, 當中亦有去到八年的情況, 故此, 這是我們有的唯一意圖。而就第二十七條所指的例外制度, 應該放寬還是收緊, 這個問題不是我們的立法精神所在。

多謝。)

主席 : 我想, 徐偉坤議員, 其實, 我們現在……我們問的是一般性, 我們到廿七條的時候, 許輝年議員和鄭志強議員、沈振耀議員都說, 他們同意我們可以作少少修改, 我們要很明確, 所以, 現在一般性大家同不同意? 我到廿七條的時候, 我會先表決許輝年議員和鄭志強議員他們提出來的提案, 可能個表述會比較清楚, 好不好? 因爲你現在這樣子講條文, 老實講, 有些剛剛我都沒有阻止, 因爲爲甚麼呢? 有些刑法典, 我們正在用的, 澳門正在用的, 故意犯罪的那些, 其實, 可能要解釋, 你要上法律堂, 要上好多。但是今日我都沒有阻止, 因爲我們既然已經討論到這個, 搞清楚都是比較好的。因爲這個如果你要解釋的話, 好多, 我們這裏有一位議員是教刑法的, 可能你要上好多堂才可以教到俾啲學生。不過, 我今日都沒有阻止, 因爲法律這件事, 即是你說不明白也就是不明白, 稍爲有少少的概念都是好過完全我們討論了我們都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但是你說要深入去呢, 刑法典是我們的大法典, 好多一直在用的法律的詞彙, 老實講, 要學的話, 要好耐, 可能真的是很專業才會真真正正明白。若果純粹是條文的問題, 我想請問, 一般性我想作表決了。請各位議員就一般性對這個法律作出表決。請。

(表決進行中)

主席 : 表決完畢——通過。

這裏一共只有三條條文, 現在先開始第一條條文, 細則性的。這裏就已經牽涉到第廿七條條文的表述了。雖然提案人, 在這條條文, 其實沒有作過任何的處理, 但是因爲我們對於它的理解, 因爲表述的問題, 可能在理解上有些或者不是很明確。我請問鄭志強議員和許輝年議員, 你們是不是正式作出一個動議, 修改廿七條的條文? ……若果是的話, 我請你們再講多一次。許輝年議員, 我請你拿這條條文的第一款呢……

許輝年 : 是, 主席。我再就第一款最尾那段, 就想這樣: 而且所被處上限爲三年以上徒刑的罪行……繼續下去是一樣

的，就只是加那一點，割了個“最高三年徒刑”那部份。而且那個是配合原有的葡文的。

主席：葡文是一樣的。

不知道你們聽明白未？是最後一段。鄭志強議員你再讀多一次吧，請。

鄭志強：在這裏的文字上面可不可以這樣兩個考慮？許輝年的意思就是說改為：被處上限為三年的罪行，或者叫徒刑，上限為三年。這個是一個意思，中文，它可能個意思是……如果這樣的話，這樣寫可不可以？即是刑罰的上限超過三年。那麼就三年以上吧，三年以上，看看哪個好些：超過三年，三年以上。有人高於三年。不如找顧問寫出來給我們，我們休息一會兒吧。

主席：我都想休息，因為我隻手今日是很不妥的，我現在都想休息十分鐘。顧問趁這個時候同你們幾位議員，預備做修改動議的議員一齊看一看怎樣的文字會最好，好不好？休息十五分鐘吧。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在休息時間，我們顧問和幾位議員做了一個廿七條的文字上面的修改，中文的，因為個意思就維持，我們沒有變過的，提案人亦都沒有提議有任何的變化，我想個個都收到了。這樣，這個應該作為許輝年議員和鄭志強議員你們的修改提案。我想請問，對於第一條的條文，還有哪位議員有疑問的？因為第一條的條文裏面包含了第八條、第十五條和廿七條的。其實這三條條文的意思我們都沒有作修改的，只不過是配合，因為增加了廿七條 A 的條文，所以作出了相應的調整。我想請問還有哪位議員有問題？有意見？……若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將第一條，這個法案的第一條條文，作細則性的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有幾位議員行開了，是不是正在進來？我們現在表決了，請兩位議員你們也表決。

(表決進行中)

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條的條文。第二條的條文其實就是今次修改的最基本的，就是廿七條的 A。我想大家對它的內容其實已經知道了的，因為我們剛剛一般性討論的時候和引介的時候其實都已經講了個理由。我想請問，有哪位議員再就這個條文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我們都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三條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本人有個表決聲明。

本人對於這個法案是持支持的取向的，因此亦都投了贊成票。但是本人認為，行政主導並不是表示是立法會對行政當局事事順從的。但是好似今次這樣，立法會完全是因為配合行政當局的意向而立法，是自我降格，本人是感到遺憾的。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請你們在你們的座位上稍候，因為我們將進入第二個議程。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等進入會場）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現在將進入今日的議程的第二項，細則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法案。

在未給委員會主席講他們委員會開會的情況之前，我在這裏代表立法會歡迎政府代表的來臨。

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修改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法案於本年五月三十日經立法會全體會議一般性通過，立法會主席閣下將該法案派發給本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審議、分析。委員會歷經十餘次會議，並邀請政府代表參與了多次會議，對法案進行了詳細、深入的研究，最後，在委員會與政府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政府提交了替代文本。

委員會大多數成員接受政府的立法政策取向，認為確有必要對現行《立法會選舉法》作出修訂。

在細則性審議中，委員會著重討論了如下一些問題：

一、關於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構成

委員會認為法案對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的組成不應預先設定限制，因此傾向於不在法案條文中指明構成人員。

最後，法案原文的第九條第二款被刪除，維持其現行規定。

二、關於同立法會議員章程相關的兩項規定

第一項是法案第十九條將現行規定的九十日補選期改為一百八十日，這一規定與《議員章程》第八條第三款相抵觸。第二項是法案第四十一條及第二百零一條關於豁免權的規定與《議員章程》關於議員豁免權的規定相抵觸。委員會認為，涉及議員的事宜應當為立法會議員專屬提案權，特別應該保留給《議員章程》這一規範議員行為的特別法來加以規範。但委員會充分理解和支持政府對打擊賄選等選舉犯罪的用意和決心，也充分理解政府行政運作上的時間需要；經過與提案人協商，雙方達成共識，在有利於打擊選舉犯罪以及補選安排的前提下，由立法會對《議員章程》的相關條款作出相應修改。

三、關於被選舉資格的規定

委員會認為，既然十八歲已達到成年，不應再縮小被選舉資格的範圍，最後，委員會與提案人達成一致，將第五條規定的被選舉資格的年齡改為十八週歲。

四、關於刑事連帶責任的規定

委員會對法案第一百二十二 A 條第一款之規定進行了深入討論，最後，委員會與提案人達成一致意見，認為這一規定有違刑法的無罪推定原則，而且亦與《基本法》和《議員章程》關於導致議員資格喪失的情形的規定相衝突，因而決定將這一規定刪除。

五、關於未遂犯的處罰規定

基於在審議選民登記法法案時所達成的共識，並考慮到《刑法典》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規定的對於未遂犯處以特別減輕的刑罰的一般原則，委員會與提案人最後同意將法案的規定僅例外地適用於法案所規定的某些犯罪，而在一般情況下仍然維持對於未遂犯減輕處罰。

六、關於賄選所涉及的“物品或利益”的定義

在細則性審議中得到進一步澄清，即一些價值低微的傳統紀念品及選舉活動的一般物品不應包括在該罪狀當中。

七、關於若干條文的罪狀的訂定

經委員會與政府協商，將法案中若干條文的罪狀表達方式做了完善，以使其更為清晰。

除上述問題外，委員會與政府經過研究，還對於法案中多處行文作了內容與形式上的修訂，對此，意見書中已經逐一列明，在此不再贅述。

主席：

我的介紹到此為止，請全體會議審議。

主席：各位議員：

你們已經收到了，政府現在對一些條文作出了一些調整。不知道政府有沒有先要解釋的？請。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我們剛才請秘書處派發給各位，手頭上，就是有些條文，我們是建議在行文上有些修訂的，或者我解釋一下。第一個修訂就是在第三條裏面。第三條由原來的“公佈日最後”呢，我們就建議“公佈日前最後”，即是加了個“前”字，這個亦都是同葡文方面相吻合的。第二個修改，我們建議，就是……

主席：陳司長。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是。

主席：這個是第一條裏面的第三條，是不是？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是。即是修改……

主席：因為這個法律就比較……可能是複雜些的。現在陳

司長正在講的是第一條裏面的第三條。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多謝主席。

就是第一條，即是法案的第一條裏面，即是說修改條文方面的，修改的第三條，剛才講的。另外，亦都是在第一條條文裏面的修改第十條的第十項，我們建議刪除“尤其”這兩個字。亦都是因為刪除了“尤其”這兩個字，裏面的一些行文，我們亦都建議作出適當的修改。另外，在同一條同一款裏面，原來是有表述，第六十四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我們亦都建議刪除的。另外就是第十八條的第一款，裏面寫著“名單內的次序分配”，我們建議改為“名單內的排名次序分配”。另外一個修改就是第二十二條的第三款，由原來的“在職的社團或組織領導機關”，建議改為“在職的法人領導機關”。下一個修改就是第二十四條的第二款“議員名額”，我們建議改為“議席名額”。另外，就是第二十六條的第二款，那裏純粹是一個錯的，其實應該是“七十日”，而中文就打著“七日”，所以我們建議修正為“七十日”。另外就是第二百條第六項，是葡文，葡文方面，我們建議好似中文那樣，加上“行政長官”這個表述，因為葡文就漏了這個表述。另外就是關於法案第六條的生效日期，我們沒有寫上去，所以我們現在建議，在法案的第六條“生效”加上，我們建議就是由今年的十月十五日起生效的，就建議加上這個。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進入細則性的討論。我們現在將會就第一條的，因為第一條是有好多條條文的。我們將來就第一條的二、三、五、六、七條條文進行討論的。

其實因為第一條裏面，對於原來的法律，因為有些條文不會再修改，所以個次序可能有些跳的。我們看現在的法律，就是第一條裏面修改的二、三、五、六、七條。請大家留意了，第一條裏面的第三條，剛才政府送過來的又有作出少少的修改，我們根據最遲那份，政府送過來的最遲那份，現在派給大家的那份。我想請各位發表意見。……沒有意見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的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條條文進行討論。亦都請大家留意了，在第十條，又根據現在新送來的文本，即是剛剛派發給大家的文本。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若果沒有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對第一條條文裏面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條的條文進行討論。中間又有四條要根據剛剛派發的條文，十八、廿二、廿四、廿六條條文，就根據現在剛剛派給大家的條文。

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在這節裏面，我要求將第一條裏面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四條分開表決。

主席：廿一、廿二、廿四。那這三條你是希望逐條還是三條可以一齊？……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這幾條條文還有哪位議員在細則性上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我將會就吳國昌議員提出來的廿一、廿二、廿四條三條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先是廿一、廿二、廿四。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那我們將會就第一條裏面的十七、十八、十九、廿六條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裏面的廿八、廿九、三十、卅二、卅三、卅五、卅六、卅七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條條文進行討論。

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要求將第一條裏面的第四十三條分開表決。

主席：就只是四十三？

我想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若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就會就吳國昌議員提出來的第一條裏面的四十三先是進行表決，就只是第四十三條。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這樣，我們現在就會就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條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梁玉華議員你好似未按按鈕。剛才梁玉華議員就未按按鈕，請返回……可不可以返回的？做不做得到啊？……好。

不好意思，各位議員，你們重新表決一次，因為梁玉華議員是未按按鈕。

（重新表決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就第一條裏面的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條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若果沒有意見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和七十三條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七十四、七十八、八十二、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我要求將第一條裏面的八十二條件分開表決。

主席：八十二。……我聽不到，你沒有按按鈕。

吳國昌：另外亦都有個簡單的細則性的提問，因為在第八

十二條第五款裏面，將過去立法會選舉委員會在選舉活動期間將候選名單的政綱能夠每一個選民給他一份，是將它改為以適當的方式公開，理由當然是為了避免浪費。但是以這個這樣的方式處理，究竟用甚麼方式來公開，能夠確保到選民原本有的資訊提供和知情權始終構成很大的疑問，我覺得是一個倒退。但是，無論如何，在這裏都想作一個提問，政府作為提出這個條文的提案人的設想，最低限度，在你們的設想當中，即使不能夠每一個候選的政綱都給每一個選民能夠確保有一份，因為有些一個住宅單位可能有幾個選民的，這樣就可能塞到整個信箱都滿滿的，這樣也是浪費。但是，在政府來講，會覺得，就是這個選舉委員會有沒有可能是會透過名單上面的處理，是可以達到最低限度每一個住宅單位，有選民的住宅單位都能夠寄一份去呢，能不能夠作出這個安排呢？這個是細則性的簡單提問。

多謝。

主席：想請問政府有沒有回應？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按照第八十二條第五款現在的內容，是同我們以前，即是說現時生效的法律的修改的分別，就是，過去，這一個政綱是寄到去他居住的地點的。過去，由於這一個政綱寄到去的地點，好似吳議員提過，亦都是一個事實的。因為很多管委會或者政府部門投訴，向政府投訴，所有的有關的政綱，除了塞滿信箱之外，在住宅的入口大堂，那些人一拿了，開了信箱，就扔在地下。其實郵差，我們和郵差商量過，郵差是入了信封的，入了個信箱裏面的，但是那些人拿了之後，他就扔了在那裏，令到那個入口亦都是污染，骯髒。而有一些情況，就是放在了住宅的管理處那裏的，但是整個選舉過了之後，都不拿的。基於幾種原因，我們覺得，過去這個政綱是唯一個方式，因為現在大家看看現行的法律，它只是說，用唯一個方式將政綱寄到去那個選民手上面。現在我們這個修改的建議，適當的方式，是包含多種多樣的，包括在網上全部政綱在網上登載；另外一個，在電台、電視台或者是報章上面，我們亦都會用一些宣傳的方式，會將這些政綱按照了抽籤之後的順序，通過傳媒向選民發放的。所以，即是說，只不過是將個形式與方式改變，將以前的唯一的方式變成了現在比較多樣的方式，同

時避免了過去一些可能產生的負面的後果。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修改的建議。而這一個這樣的適當的方式公關，當時，籌委會是會按照實際的情況，是不單止是唯一的方式那樣，而將這些信息傳達到選民裏面。

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這個問題亦都值得提出來。

剛才朱局長的回應就是說過往就是單一方式，就是郵寄，但是實際是不是呢？很清楚不是，因為過往，好似剛才所講的電子傳媒，或者報章刊登的這些，其實過去一樣都有的，但是都有這個寄發的方式，並不是現在因為有了其他方式之後，這個方式就取消。至於提出這個理由，當然了，浪費資源可能是其中一個理由。亦都因為有個別的缺乏公德心的人將一些宣傳資料隨地扔，而導致了又剝奪了其他的選民的知情權，我覺得這個不合理的，因為不應該有個別的缺乏公德心的人，他亂扔。很簡單的，街頭派傳單，有些人接了傳單都是隨街扔的，那是不是就不讓人家派傳單呢？這個似乎講不過去。不能夠因為有個別的人或者有部份的人，缺乏公德心的人，而傷害了其他人的知情權。因為過往我們為甚麼要這個這樣的條例呢？為甚麼要有這個寄發的模式呢？很簡單，我們同香港對比一下，可能沒有這種寄發模式，但是香港因為它原來，最早的時候，它是有公佈選民的詳細資料的，令到那些候選人可以去到選民那裏去拍門或者去做一些宣傳的工作，但是澳門是不公佈的。我們尊重我們的這種傳統，不公佈這些選民的資料。但是問題是那些候選人怎樣去將這些資料傳遞去給這些選民呢？現有的這種電子傳媒、報章，是有的，但是這種寄的方式亦都是非常之有效地去達到那個目標的，令到各個，所有的選民真的是可以手上掌握到這些資料的。當然了，有些是放棄自己知道的權利，就不應該是因為有人放棄權利，就令到全部人的權利受到剝奪。所以我就不認同這個這樣的更改的。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對於政綱送到每一位人士，我覺得這個不合理的，事實上不是因為個別，有人真的是沒有公德心，扔在地下，就剝奪了其他人可以一齊收到這個政綱來分析的。事實上，我們現在每一日，在澳門，你行那個友誼大馬路，都有人交傳單，扔到街上，是不是我們不可以讓他們派傳單呢？這個真的是不合理的，這裏。真的是沒有理由這樣去做的。同時，試問，究竟有幾多人是真的是這樣做呢？我相信，絕大部份的人都是等待著收到那個傳單來去細心研究，看看個政綱寫甚麼，不是個個都可以上網的。我覺得很荒謬的，這個情況。就因為簡簡單單就說有人扔到地下，你就不派，好老實說，這個是一個倒退。我好希望政府這件事真的是三思，想清楚這個情況，不應該這這麼簡單就是因為有人扔到地下，你就不去宣傳。其實你現在越來越不夠信息讓人去研究，究竟那些組別有甚麼分別。你這樣不去寄到人家屋企，我覺得是一個我非常之失望的做法的。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有沒有回應，對於幾位議員的意見？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多謝幾位議員的提問。

剛才我講到以前唯一的方式現在轉換為多種的方式，其實有關候選組別的政綱，其實是一定會有好多的途徑和渠道，是令到選民知悉的。有關報章上面的政綱的全面刊登，有關傳媒的一些資料等等，其實，所有有關的資料，不派到他本身的選民手上面，除了所有的渠道或者是一些傳媒、報章刊物上面，我們仍然是可以放在各區的市民服務中心、社區服務中心，令到選民可以去領取的。我覺得，這種多種途徑的渠道，是令到市民亦都是可以相應充分地獲得有關的資料的。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吳國昌議員提出來的第一條裏面的第八十二條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就只是八十二條。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七十四、七十八、八十、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條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一百、一百零一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若果沒有意見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五、一零六、一零七、一零八、一零九、一一零、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三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意見，表決。……陳澤武議員。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一一四、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八、一一九、一二零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的，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一二一、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一二八、一三零、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的，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馮志強議員。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一四四、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一五一、一五七、一五八、一六一、一六二條條文進行討論。沒有意見的，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條文裏面的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六、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一七二、一七三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的一七五、一七六、一七七、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一八八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又是沒有意見，請各位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的一九三、一九四、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二零零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大家留意的是，二零零條我們現在是有少少的，其實都不是甚麼大的問題，特別是在葡文裏面漏了個“行政長官”的字的。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去到第二條條文。第二條裏面有一四二 A、一五零 A、一五零 B、一五八 A、一九六 A、一九七 A 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第一五十八 A 條關於誣告，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這裏就是講到關於其中有一個，在第一款裏面其中一點就是“明知所歸責事實虛假”這個。我想知道，在立法精神上，究竟這一個……因為這個很重要的，怎樣去確定它明知所……事實是虛假呢？因為這裏牽涉到因為意圖使某一程序被提起，以針對特定的人，而以任何方式向當局檢舉或者表示懷疑該人實施本法法律制定的犯罪，就已經是可以判一至五年的了。這個關鍵的地方就在於他知道是虛假還是不虛假，因為可能有些人傳某人行賄之類，那他講的時候，當然他會認為是一個事實他才講的，而當他認為是一個事實的時候他就沒有事？還是他一直明知是一個假的事然後他才會有事？我希望這個在立法的時候要清楚解釋到。

主席：我想請問不知哪位會……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主席。

這個問題我請法律顧問作答。

Assessor do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 António Correia Marques da Silva : Sr.^a Presidente, Senhora Secretária, Senhores Deputados.

Ora bem, esta formulação corresponde à que já hoje está no crime para as situações em geral do código... previsto no Código Penal. Porque é que se tem aqui, com 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da imputação... estamos aqui perante uma queixa, alguém que se vai queixar de outro ao tribunal, a queixa é, na maior parte dos crimes, necessária para que possa haver procedimento criminal. Feito esse procedimento criminal pode haver acusação ou nã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ou em sede de julgamento, condenação ou absolvição, essa absolvição pode ser inclusivamente em abon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ou seja, não que se tenha provado a inocência do réu mas também não se provou a sua culpabilidade.

E normalmente, só depois de esgotado este processo é que poderá verificar-se que a denúncia foi caluniosa, ou seja, se eu penso, tenho motivos para suspeitar que alguém cometeu o crime de corrupção eleitoral, e fizer queixa dele, mas ele, por aqueles motivos que disse, não vier a ser acusado porque não se conseguiram reunir provas que sejam suficientes para a acusação, ou porque foi absolvido, não há denúncia caluniosa, porque eu tinha suspeitas ou porque tinha fundados meios, havia indícios para dizer que havia prática.

Isto aqui, o que é que isso quer dizer, tem a ver com 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É precisamente quando algum cidadão vai não para repor a justiça, não para colaborar, denunciar uma coisa que pensa, por exemplo até, que viu, e que pode não se vir a provar, este é para aqueles casos em que se veio a provar no processo que a pessoa teve a intenção deliberada de prejudicar politicamente o outro, porque senão o que é que aconteceria, se não se pusesse aqui com 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da imputação? Significa que ninguém faria uma denúncia com medo de que se a pessoa não viesse a ser condenada, pudesse ele vir a ser perseguido por ter feito uma denúncia caluniosa, portanto penso que é esta a razão e, como disse e repito, esta formulação com 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da imputação é igual, não diverge em nada daquela que actualmente se encontra n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para os crimes em geral.

Muito obrigado.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主席、司長、各位議員：

關於這個行文，現時刑法典就該犯罪的一般情況亦有相同的規定。為甚麼這裏要考慮明知所歸責之事屬虛假？因為所面對的是一個檢舉，某人去法院對另一個人提出舉報，而對於大對數的犯罪來說檢舉或告訴是展開刑事程序所必要的。刑事程序開展後，就要看檢察院是否提出控訴或法院作出有罪還是無罪判決。無罪判決可基於一個名為“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即未能證實被告為無辜，但同時亦未能證實其過錯。

一般情況下，只有在案件結束後才可以得知會否存在誣告的情況，例如，如我本人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賄選罪並針對此情況提出舉報，而該人則以自己之理由作申辯，其後未能對其作出控訴，這可能是由於所持之證據不足以對其作出控訴又或被判無罪，這並不構成誣告，因為曾有疑點，曾有明顯跡象顯示該人有作出有關行為。

明知所歸責之事屬虛假的情況，是當某市民的介入並非協助司法部門，而僅告發一件其所想的事，如見到但又不能證明，這些情況行為人明顯有意損害他人的政治生涯，亦即如果在這裏不加插明知所歸責之事屬虛假，人們便不敢作出舉報，害怕如被舉報的人最後沒有被判罪時被反指誣告，相信是基於這個原因，同時我重申，這個明知所歸責之事屬虛假的規定，與現行澳門刑法典對一般犯罪的相關規定完全相同。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顧問的解釋。

在這一條的第一款裏面，是很多，其實那個行為是未……譬如舉個例子，就是說意圖促使而已，未曾實現到的，是意圖促使。譬如舉個例子，有人見到有些人行賄，或者見到有些人賄選，假如這樣，打電話去廉政公署，告訴它，但是查了之後，就發覺原來不是的，原來。這個時候，這個舉報者有沒有罪呢？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你怎樣確認他明知是虛假還是不知是虛假呢？可能他眼見就覺得是，而舉報了之

後，原來後來發現不是的時候，他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導致誣告罪呢？因為這裏所講的是意圖促使，或者以任何方式向當局檢舉，或者甚至是你以任何方式公開揭露或表示懷疑該人實施的，都已經是可以構成一個這樣的犯罪的了。所以，這個，我就覺得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就沒有人再敢去告的了，因為原來這樣都可以是一至五年的。

Presidente : Faça favor.

(主席：請講。)

Assessor do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 António Correia Marques da Silva : Como lhe disse, há bocado não quis estar a ir ver, vou citar o artigo 329.º do Código Penal que diz precisamente que “Quem por qualquer meio, perante a autoridade ou publicamente com 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da imputação denunciar ou lançar sobre determinada pessoa a suspeita d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pois continua. Ou seja, não inventámos nada, está para os crimes em geral, e volto a repetir, só os juizes no caso concreto, ou seja, foi apresentada uma denúncia contra mim, eu como disse, se fui condenado não há problema, provou-se que a denúncia estava certa, fui absolvido porque chegou a haver investigação, ou apuraram-se alguns factos mas não se apurou a culpa porque o crime... não houve culpa, não houve dolo, não há crime, mas mesmo assim houve alguns factos, não haverá denúncia caluniosa, Se eu fui denunciado, fui incomodado e os próprios órgãos de investigação disseram – “aqui não há nada por onde se pegue”, o que é que eu, que fui denunciado, tenho de fazer? Eu próprio tenho de apresentar uma queixa por denúncia caluniosa contra quem me denunciou. Quando é que há uma coisa ou outra, isso é caso para os tribunais, é perante os factos, é como em qualquer outro crime, são os órgãos judiciais que estão perfeitamente... e os Juizes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estão perfeitamente habilitados a lidar com isto, que darão a estes casos o mesmo tratamento que dão a qualquer outro crime, se uma pessoa qualquer me denunciar, for dizer que fui eu que matei uma determinada pessoa, e se vier a provar que a intenção foi só a de me prejudicar, eu posso participar, posso apresentar uma denúncia contra essa pessoa, portanto, estes não são casos virgens para os tribunais. O que posso dizer é que não inventamos nada, e que os tribunais estão perfeitamente habilitados a lidar com estes casos.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正如之前已提及過，現在我會援引刑法典第三百二十九條，其行文為“意圖促使某一程序被提起，以針對特定之人，且明知所歸責之事屬虛假，而以任何方式向當局檢舉或表示懷疑該人實施犯罪，又或以任何方式公開揭露或表示懷疑該人實施犯罪者……”，即並不是我們發明的，這完全體現在關於犯罪的一般規定。我重申，只有法官針對具體個案，亦即如果有人針對我提出舉報，但正如我之前所述，只要我真的被判刑，那就不會產生問題，因代表著該檢舉是正確的。但如果被判無罪釋放，因在完成偵查後，只能發現少量事實但未能證實有過錯，原因是對於該罪行並沒有過錯，沒有故意，即沒有犯罪，但因顯示出有少許事實，故不屬誣告。假如我作為被檢舉人，被打擾後但偵查機構告知本人並沒有其他事可提起，那我可做什麼。

我個人要針對該作出誣告之人提出檢舉。當屬這些情況，案件應由法院審理，正如其他案件，是由司法機關或由檢察院司法官去領導調查。如果某人聲稱我殺死了另一人，而其後我能證明他的用意是對我造成損害，我就可以針對這個人提出檢舉，而案件的審理者絕對是法院。這些個案並非從未在法院發生過，我想說的是，我們並沒有提出任何創新的規定，法院完全具備條件處理這些個案。)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剛才顧問講的，我就有一件事想澄清一下的。你如果說誣告的那些是商業上或者是民事上，大家知道個原告是誰，如果真的是選舉的，個個去廉署那裏告，而廉署有保密的程序，而如果那個人無罪，就去廉署問，或者去某個部門問，他會全部說出來是誰去告你嗎？是不是會這樣做？對個保密方面是怎樣的看法呢，我不知道。即是如果是民事的就當然是知道誰告你了，如果這樣的情況，那即是個個不敢去廉署告的了，告完之後是不是要……如果真的是那個被告人無罪，就去廉署那裏或者去某個部門問，請你給疊名單我，哪幾個告我先？我想反過來去告他。是不是這樣做得到呢？是不是這樣去理解呢？

多謝。

Presidente : Sr. Dr., faça favor.

(主席：顧問請。)

Assessor do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 António Correia Marques da Silva : Obrigado Sr. Deputado.

Aliás, penso que ajudou a esclarecer até um dos argumentos que utilizei antes, quanto à necessidade d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da imputação. É que se não houvesse isto, como disse o Senhor Deputado, ninguém apresentaria queixa, assinando por baixo, como é obvio.

Quanto ao CCAC, bem, em relação às queixas que não sejam as denominadas “queixas anónimas”, não se coloca a questão porque não sabemos. Em relação às queixas assinadas, é o mesmo mecanismo que eu lhe disse, só que agora, em vez... o órgão CCAC é um órgão de polícia criminal que tem de elaborar o inquérito e que tem de o remeter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para a acusação.

Tem realmente uma especificidade em relação aos outr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é que nos termos da Lei do CCAC, este não está sujeito ao cumprimento geral dos prazos do inquérito, nem digamos está sujeito à direcção do inquérit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Mas não significa que finda a recolha das provas não tenha de as mandar para 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é quem acusa ou seja quem requer o julgamento, portanto, a questão é sempre a mesma, penso que não há alterações naquilo que disse. Se é preciso, se eu fizer uma queixa contra alguém, se der elementos de que tenha fortes indícios, é preciso, para que haja denúncia caluniosa, que se venha a provar que eu tinha a consciência de que aquilo era falso, se se provar que eu, até queria colaborar com a justiça, até tinha fundadas suspeitas e até tinha porventura dados que a investigação não conseguiu confirmar, repito, se não se provar que eu tinha a consciência de que estava a dizer que determinada pessoa tinha feito uma coisa que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ela não tinha feito, só nesse caso é que há lugar, portanto, ao crime de denúncia caluniosa.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多謝議員。)

我相信議員所說的，甚至能使我之前所提出的論據更加清晰，尤其關於明知所歸責之事屬虛假的解釋。如果真的發生這

種情況，正如議員所說，很自然地，沒有人會提出舉報及簽署作實。

關於廉政公署內所收到的“匿名投訴”，並不會引起問題因為不知道投訴人是誰。而對於有簽署的投訴，會是我之前已提及的相同機制，但現時，廉政公署作為刑事警察機關要製作調查卷宗並移交至檢察院作出控訴。

根據廉政公署自身的組織法，其與其他刑事警察機關對比是較為特殊的，一來不用遵守偵查的一般期間，二來並不從屬於檢察院之領導。但這並不代表在搜集完證據後，不需要將卷宗移送檢察院，不論是誰作出控訴還是要求審判，該問題是一樣的，我相信所說的並沒有不同。假若我對某人提出檢舉並附帶強烈的跡象，要成為誣告，就必須要證明我明知所提供的不是事實……如證明我真的想與司法當局合作，我有重大理由懷疑甚至具備一些資料，但經調查後未能證實我所作的舉報……我重申，只有證實我明知我對被檢舉人行為所說的話是虛假，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產生誣告。）

主席：陳澤武議員。

我都是未想到個機制是怎樣做得到。因為剛才顧問早早的時候講，就是說如果是有個人誣告你，你是被判無罪，你的被告的那個人可以告那個告你的人。如果是政府做的，我明白，如果判了無罪，政府代你說你誣告，我去告你，這樣可以，但是如果你說那個資料都沒有的，剛才他們說廉署也好檢察院也好，是不是就是意味著被告的那個人如果覺得自己真的是無罪了，被判，那我就去政府部門去拿全部的：誰告我的，請你講！你給我。因為剛才你說一定要個原告去告番人轉頭，不是政府代你告。那這個機制是怎樣想的？如果政府代告的，那沒有問題，政府當然是說：咦，你都沒有證據，亂告人！我代你告他。這些是刑事的。現在不是的，你剛才說是要個被告去告嘛，那去哪裏取得這些資料啊？是不是去廉署整個名單、清單給我呢？去檢察院又可以拿得到呢？其實我是想問這個問題而已。

多謝。

Presidente : Faça favor.

(**主席：**請。)

Assessor do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 António Correia Marques da Silva: Vou tentar, vou esforçar-me por explicar.

Como já disse, não basta que para que haja denúncia caluniosa... não existe denúncia caluniosa pelo facto de o arguido, do denunciado, ser absolvido. Porque como disse, ele pode ser absolvido, pode haver indícios, pode haver suspeitas de que ele praticou determinado crime, mas o processo penal funciona assim, só é válida a prova que é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Pode haver uma testemunha que na fase de inquérito até testemunhou contra ele, mas depois emigrou, perdeu a memória, e chegou ao julgamento e não colaborou, não repetiu o que disse na fase de inquérito, mais, o arguido podia ter confessado, mas veio dizer que confessou porque lhe bateram quando no Órgão de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ou na Polícia e mantém-se em silêncio no julgamento, e como não se fez prova na audiência, ele é absolvido. Não há denúncia caluniosa aqui, porque houve a investigação que veio a ter como bons os factos que ele apresentou, tanto que o levou a julgament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é uma entidade, um órgão judicial, não iria levar ninguém a julgamento se não houvesse o mínimo de provas, não é só a denúncia, tem de haver provas recolhidas para ele ir a julgamento.

Foi absolvido “*in dubio pro reo*” porque não se provou, porque não se provou contra ele, portanto, o que quero dizer é o seguinte: tem de se provar e aí tem de ser, digamos, quem faz a queixa de denúncia caluniosa, tem de ser ele a provar que a pessoa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tinha a perfeita consciência de que o estava a denunciar, sabendo que ele não tinha feito aquilo de que o denunciava. E repito, como disse, não consigo ir mais além, porque isto é crime há já muito tempo no Código Penal, e os Tribunais lidam com isto todos os dias e não têm levantado problemas. Portanto Senhor Deputado, por mim não lhe consigo adiantar mais do que isto.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我嘗試說明一下。

如之前所說，嫌犯被判無罪，並不足以構成誣告，因為一如之前所述，他可以被判無罪，但可能曾有跡象顯示懷疑嫌犯觸犯了某罪狀，但由於刑事訴訟程序要求只有在聽證得到證明的證據才是有效的。例如有一位證人在偵查階段提出對嫌犯不

利的證供，但之後移了民、忘記了自己所作的口供、在出席審判時不合作，不重複在調查階段所作的口供，又例如，嫌犯雖然自認犯了罪，但之後指稱是在刑事調查機關或警察局逼供下才自認，並在審判階段保持沉默，由於在聽證中不能獲得證明，嫌犯被判無罪，在此情況下是不存在誣告的，因為曾經展開了調查，並認為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之後交到檢察院這一司法機關，如果沒有最基本的證據檢察院不會把某人告到法院去。單是檢舉是不足夠的，必須有證據才可將某人送到法院接受審判。

因為未能證實嫌犯有罪，所以根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規則，嫌犯被判無罪。

我想說的是，控告某人誣告的人，必須證明誣告者完全知道他所舉報的並非屬實，知道被他舉報的人根本沒有作出有關行為。我重申，我已不能作更深入的說明了，因這是很久前刑法典已有規定的犯罪，而法院每日也在處理著這些工作且從沒有出現問題。因此，我能向議員解釋的就只有這些了。）

主席：高天賜議員。

José Coutinho :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Eu gostaria de ir para a frente com aquilo que os meus dois colegas há pouco acabaram de referir sobre esta matéria.

Eu penso que neste artigo há dois interesses que conflituam. O primeiro que é a denúncia de suspeita de crime eleitoral, e a segunda é a protecção do bom nome e da integridade do próprio candidato. E é aqui que de facto se põe a questão. Porque se por um lado se pretende que as pessoas denunciem a suspeita da prática de crimes, é evidente que as pessoas não sabem, nem têm a certeza, nem têm consciência da certeza do que estão a dizer. Parece-me que é isto que os meus dois colegas acabaram de referir, parece-me que levam a que as pessoas deixem de denunciar, sob pena de poderem vir a ser inculpadas com base nesse artigo. Embora, como aqui o senhor assessor disse muito bem, com a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mas isso na prática só leva a isso.

A outra questão é a seguinte, se de facto estamos perante uma situação de denúncia com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É evidente que o

órgão principal responsável pela execução prática desta lei, que é o CCAC, não vai divulgar quem é que denunciou a suspeita. Ou seja, vai obrigar a pessoa a apresentar um crime contra pessoas incertas, e é esta aplicabilidade do próprio artigo que levanta questões, a forma como isto é posto em prática, porque no fundo, volto a repetir, há dois interesses que conflituam entre si, o interesse da pessoa que vai denunciar a prática do acto suspeito e outro é o bom nome do próprio concorrente, portanto, é isto que, de facto, resulta em alguma dificuldade na aplicação prática desta lei, porque, de facto, como acabou referir, uma denúncia sob reserva do nome da pessoa, de facto quando aquilo é... o processo é levado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pode, em todo o caso, o nome do denunciante... que constitui uma reserva de ser publicitado, e mesmo naquelas situações em que o processo é arquivado, em todo o caso já foi divulgado na praça pública o nome da pessoa que foi objecto de denúncia no CCAC, e na prática, é muito difícil accionar mecanismos legais contra a pessoa que denunciou caluniosamente. É a aplicação prática deste artigo que me levanta algumas dúvidas.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高天賜：**多謝主席。

對於剛剛兩位議員所問及的事宜，我想進一步問清楚。

我想這條條文存在兩個互相衝突的利益，第一個是懷疑觸犯選舉犯罪的舉報，而另一個則是保護候選人聲譽的問題。而這是條文的關鍵問題，這條條文一方面鼓勵人們對於懷疑選舉犯罪作出舉報，顯然當事人作出舉報時可能不知或不肯定其提出證據是否屬實。而對於剛剛兩位議員所述，這條條文似乎會令人放棄舉報，因害怕會根據該條被入罪。儘管，顧問解釋得很好，說只有明知事實虛假才入罪，但實際操作層面上存在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面對的真是明知事實屬虛假的舉報，執行這個法律的主要機構，即廉政公署，不會公佈哪個是舉報人。換句話說，這條條文迫使人們針對不確定的人提出犯罪指控，這些問題都是實質適用這一條所產生的問題。我再重複一次，這裏有兩個互相衝突的利益，即懷疑某人犯罪而作出舉報的人的利益，另一個是候選人聲譽的利益，因此，上述事宜會導致這個法律在實際操作層面上難以執行，因為當卷宗移

送到檢察院時，被舉報的人的姓名可能會被公佈，即使在卷宗歸檔後，公眾亦可能知道某人曾被廉政公署調查，所以在實際層面上很難啓動針對這條的法律機制，所以這令我感到困惑。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我想不是單單關於這個法的。誣告的，我想，其實，剛剛顧問都講了，其他的事，我的理解，都會有的。別說廉署了，我們這裏都成日收到那些信說哪位議員做甚麼的，不好的；哪個市民又不行的；哪位官又貪污的。其實我們差不多都收到好多的，那你說一定要追查哪個，老實說，收到信八年幾九年了，真的是可以講多到不得了的，而你有時候，我想，廉署一樣是收到好多的，政府一樣收到，檢察院我想一樣收到好多的。我想，這個問題，顧問亦都已經解了他應該解的事了，至於講這個究竟是怎樣的，我想不是這個法律裏面有個誣告的問題，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裏面日日都有的。譬如，我們立法會都不是一個刑事警察身份的，我都差不多一個月收到好多這些這樣的匿名信，來告哪個政府的官又不對啊，哪個議員又不行啦。我們，一般來說匿名的，根本是無法追查的，我們都不會去怎樣處理的。我想，因為這個問題，我想，其實不是單單這個法律的，所以，不過呢，我又不想代替法律顧問來解釋問題。我想，不知道顧問還有沒有要補充的？若果沒有的話，我讓歐安利議員講，因為他可能要發表些關於法律上面的意見。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Muito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Apenas um minuto, para dizer que, arquivado o processo, se por qualquer motivo a denúncia for feita depois das investigações, o processo é arquivado, perdeu-se o segredo de justiça. O segredo de justiça só vigora quando o processo está em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quando o processo está arquivado por qualquer motivo, aquele que se sentir caluniosamente denunciado terá de provar no tribunal duas coisas.

Primeiro que o denunciante teve consciência da falsidade do facto que lhe imputou, e segundo que o denunciante teve a intenção de o colocar no tribunal. Portanto, estes requisitos estão claramente estipulados aqui neste artigo cento e qualquer coisa...no artigo 158.ºA.

Aqui ninguém inventou a roda, já existe! O que há de especial aqui é a moldura penal, e concordo perfeitamente com o proposto, porque denunciar caluniosamente um candidato que pretende desempenhar um cargo político aqui em Macau, se não houver medidas para pôr travão a isso, Macau será uma sociedade invivível !

Daí que também se preconize que a moldura penal seja de oito anos, se se provar depois que o denunciado era totalmente inocente, mas por infelicidade ou por algum motivo, o juiz o condenou a uma prisão privativa da liberdade, e que anos depois se veio verificar que a imputação era falsa, ele tem de ser reparado, por um lado, e a sociedade também tem de castigar o denunciante, mas este artigo, a meu ver, é mais importante pelo seu carácter preventivo, para evitar que haja durante a campanha eleitoral inúmeras denúncias, sem sentido nenhum, só para prejudicar determinada ou determinadas pessoas.

Esta é a razão de ser deste diploma. Muito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se não for esta a interpretação, façam o favor de me corrigir.

(**歐安利：**多謝主席。)

請給我一分鐘談談關於歸檔的事宜。無論原因為何，在調查階段後如卷宗被歸檔，則已不存在司法保密。司法保密，只會對處於刑事調查階段中的卷宗有效，不論任何原因一旦卷宗歸檔後，對於被誣告的人，他可以向法院證明兩件事：

首先，證明舉報人明知對其歸責的事實屬虛假。

其次，證明舉報人有意圖促使其被送到法院去，這些要件都很清楚地規定在第一百五十八-A 條之中。

“車輪不是新的發明”，它早已存在，這條文特別之處，在於刑罰的幅度，我絕對同意當中的建議，因為，誣告一位想在澳門擔任政治職位的候選人，如果沒有措施去阻止這情況的話，我們如何能在澳門生活！

如被舉報的人不幸地或基於某種原因被法官判以剝奪自由，但幾年後得知對其歸責的事實屬虛假，證明他是完全無辜的，那麼本條對誣告者訂定了一至八年的刑罰幅度，因社會亦

應“懲治”這個誣告者，但對我來說這條的重要性在於其預防功能，即避免在競選活動中出現無數為損害某些人而作出的誣告。

這是提出法案的理由。

多謝主席。

如果我的解釋有甚麼錯漏，請指正。）

主席：周錦輝議員。

周錦輝：多謝主席。

官員閣下、各位同事：

一百五十八條 A 條：誣告，好似選舉法以前是沒有的，好似，即是加進去的，現在是加進去的，新的，即是以前就可以誣告，現在就不行，是嗎？即是你解釋給我聽，你為甚麼要加進去？我們完全支持的。政府是想公平些。即是說，周錦輝，你以前被人告了十二年了，你替我平反一下，是不是啊？我被人誣告好多了，我連是誰都知道，你們有保密我都知道。不過呢，我覺得，你現在幫我平反一下我都會好舒服，因為你現在加進去嘛，不過有沒有追溯權我都未知。但是作為一個政府，其實要看清楚一件事，你要放進這個選舉法裏面，是很重要的，你不放進去，大家都可以，都是有這個法律，但是現在你是放進去嘛，那麼選舉與甚麼民事起訴其他的不是一樣的事，這個是政治。政治來講，如果你放這一條下去，好多人好驚。第一，我去報案，政府接這個案，跟住你去查，查到沒有事了。現在我們去找人名又找不到，好似歐安利議員說，找到的我去找也好啊，對不對啊？或者我再反過來，我去告他，我要花很多錢的。他來報一報案，隨隨便便，你幫他起案，而起了案之後，沒有罪，政府會不會幫我們去澄清我們被告是被人誣告的呢？沒有！告人那個就沒有罪，被人選舉期間搞一搞，就好辛苦的，不公平嘛，對不對啊？任你講都可以啦。很侮辱的，做了十二年，現在還說我賄選，陳司長！十二年了，第三次了。你不知道而已，我知，還有人在講。我覺得很侮辱！是與不是，就去找證據嘛。不過我不會好像主席講的那樣，日日都有信來，費事理你而已。我做了，怎樣？我現在正在做，怎樣？你怎樣講我我都無所謂的。所以，如果在法律來講，你們的法律專家好，社會一個政府好，尤其是檢察院又

好，調查也好。現在法官又是你，拉的那個又是你，捉賊的那個又是你，是靠甚麼呢？單方向就只是聽幾個人的話，我報案，報完案之後你不公平去解決這個問題，被人告的那個是要保障的，所以才有誣告這件事，你保障我們反過來去告他嘛。現在的意識形態就是，政府會不會：喂，你不要再來亂說話，你隨便說說我政府要做事的。知不知道有幾多人告啊？誣告，一次選舉？朱局長就知道的。就只是告的那些，甚麼掛在牆邊的廣告，就只是那些事，日日在講電台，有些傳媒都說我們賄選呢，那我們去告誰啊？政府不主動幫我們做事的，我們坐在這裏好辛苦的。倒過來他來講兩句，你們就去做事，沒有罪。我明日又試一試，下一次選舉，我又派好多兄弟姐妹去，我想你們收五千個都不止，沒有罪的，因為。所謂誣告，真話啦，有沒有市民有責任去報？當然，我們支持的，但是消息來源一定要保密的。你放進去的這個是選舉，這個是一個政治法案，這個不是民法典的一個法案，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法律。所以我其實是支持的，不過我今日聽一些議員講，我覺得奇怪，對啊，又講得對的，就順便澄清一下吧。我希望，以前在檢察院也好……不是檢察院，是廉政公署，在一些報章寫也好，周先生有選舉嫌疑，我都希望他出來，把資料給我，我現在去告他。我一定告到佢去法院，是不是？對不對啊，主席？日日都收的了。講真的，你放進去這個法案，我一定支持，不過做好少少，公平少少，希望叫那些人不要亂講，否則的話你稍後會周身唔得閒。

多謝。

Assessor do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 António Correia Marques da Silva : Antes de mais gostaria de agradecer ao Dr. Leonel Alberto Alves a maneira como conseguiu sintetizar aquilo que eu pretendia dizer e que não consegui dizer tão bem.

E com isso aí começo já a resposta ao Senhor Deputado David Chow. Primeiro, já existia este crime, não existia na Lei Eleitoral mas existia no Código Penal, artigo 329.º, e era aplicável a todos os crimes, inclusivamente aos de corrupção eleitoral. Ponto dois, pergunta-se, porque é que se incluiu aqui nesta lei? Por duas razões, também referidas pelo Sr. Deputado Leonel Alves, porque se agravaram as penas, precisamente pelas razões que ele disse, para preservar a imagem, a imagem de honestidade dos candidatos. Na lei anterior, por exemplo, a pena era até 3 anos, e agora vai até cinco, no

número 1.

E a segunda razão porque se incluiu aqui foi, precisamente, para que estando numa Lei Eleitoral também... e tinha de estar porque se agravaram as penas, porque estando aqui é um aviso maior porque está na sede própria, onde a pessoa pode consultar mais facilmente em vez de ter de ir ao Código Penal. Portanto são essas as razões para estar aqui nesta Lei Eleitoral.

Muito obrigado.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在發言之前，首先感謝歐安利議員，他能將我想說的話作如此精要的說明，因為我解釋得不是很清楚。

在此，首先回答周錦輝議員的提問，第一，對這方面的犯罪其實已有規定，它不是載於選舉法而是於刑法典第三百二十九條有所規定，這條適用於所有犯罪，包括賄選罪。其次，有人可能會質疑，為何將這方面的規定明確載於本法律之中，如歐安利議員所述，理由有兩個：首先，因為加重了量刑幅度以保護候選人的形象及誠信。例如，舊法處以的是最高三年徒刑，但現在新法的第一款規定最高為五年徒刑。

其次，由於刑罰加重了，將該規定加入一部選舉法中，會起到較大的警惕作用，因這裏才是適當的位置，且比查閱刑法典更為方便，因此，這就是為何要把相關條文明確列入選舉法的原因。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我都希望再講，再花多兩分鐘就不講了，這條。

我覺得，誣告，在刑法典和選舉法，處理應該是不同的。因為在刑法典，誣告，始終都作知道誰去告你，我覺得，如果上到法庭的時候，他亦都是沒有得益的，但是選舉法，可能就是，我自己想的，可能你打擊別的參選的對手，可以做好多事。其實我想問的還是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就是如

果放在選舉法這裏，你又要人……別講慫恿了，鼓勵人去舉報，如果真的是認為有賄選，那當然是去選舉委員會了或者去廉署了。如果去了廉署，剛才顧問講到，如果是查過之後不提出起訴的，那即是沒事了，那即是，理論上，那個就歸檔了，那是不是即是個意思，那個被誣告的那個人，所謂的，未必是誣告的，可以告而已，是不是真的是拿到資料說：誰去告我先？現在查明都沒有問題的，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同這個選舉法鼓勵人去舉報有相反的作用呢？因為你如果真的是公開這個人的話，人家就會覺得，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就不要去講了。反過來，如果我不講這個人出來，那就去亂講，保密的嘛，這樣也好行不通的。好了，第二件事，剛才顧問講，就是說，如果真的是提出刑事的程序，判了罪的，那即是沒有事了，這樣又不是一定的，可以判錯案的。因為你很清楚地，這一條條款，一百五十八條 A 第三款：因該事實引致被害人被剝奪自由。即是意思即是判了案，可以翻案之後，覺得原來真的是判錯：不是，你是誣告的。這樣他都錯，誣告的人都可以一至八年的。又不是說判了案之後，你都有罪了，哪裏還有誣告呢？其實坐監的時候你都可以上訴的，上訴之後，查清楚之後，原來真的是誣告的，而那個人亦都是有罪。這個情況之下，如果真的是放進選舉裏面，那這個被告，被誣告的這個是不是有知情權，真的是每一個環節他是知道被誰去誣告的？我覺得在選舉法裏面想，就與普通的刑法我覺得應該是不同的。我想問一問顧問的意見。

Assessor do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António Correia Marques da Silva : Senhor Deputado, agradeço mais uma vez as suas perguntas.

E gostaria de sintetizar assim. Esta lei pretende as duas coisas que o Senhor Deputado referiu. Primeiro pretende encorajar as pessoas a denunciarem os verdadeiros crimes, um; dois, pretende desencorajar a denúncia com má vontade, com intenções de prejudicar um adversário político. Quanto às questões processuais, e permito-me dizer que, quer o Dr. Leonel Alves quer, penso, eu, já tentámos responder. Tudo depende da investigação judicial e mais uma vez sintetizo. Para haver denúncia caluniosa é preciso que existam os dois elementos que o Dr. Leonel Alves referiu. A prefeita consciência de que eu sei que não é verdade aquilo que denuncio, e o faço só para prejudicar. Terceiro, para que ele seja incomodado, levado à justiça, mesmo que não se prove nada, e como disse o Deputado David Chow, veja a sua credibilidade suja, durante longos

anos.

Se se vierem a provar estas duas coisas, eu, denunciado, que como disse o Senhor Deputado Leonel Alves, a partir do fim do segredo de justiça, tenho acesso à identidade de quem denunciou, ponho uma acção contra ele que segue os seus trâmites em Tribunal.

Penso que é isto, são estes os trâmites normais.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司馬良：非常感謝議員你提出的問題。

我想扼要說明，如歐安利議員所說，這個法案有兩個目的。第一是鼓勵人們舉報一些真實的犯罪。

第二，嚇退有意損害某一候選人的惡意舉報。就訴訟方面的問題，我和歐安利議員已回答了，這方面的問題主要取決於刑事調查。

要誣告得以成立，必須存在歐安利議員提出的兩個要素：明知所舉報的是虛假的事，而這樣做只是爲了損害別人。

第三，就是爲了對該人造成滋擾，令他處於訴訟之中，即使最後甚麼都沒有發生，但就如周錦輝議員所說：“信譽長久蒙污”。

假設上述兩個情況都得到證實，假如我是被舉報的人，如歐安利議員所指出的，在司法保密階段過後，我可以得知舉報人的身分而向法院提起訴訟。

我想這是一般的程序。)

主席：想請問各位議員，就這將他條文，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我們就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高天賜議員。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剩下來還有三、四、五、六條條文的，我們就會就三、四、五、六條條文一齊討論的，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三、四、五、六條。若果沒有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這樣，這個法律的所有的條文，六條條文都通過了。

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表決聲明。

我們修改立法會選舉法，完全不觸及政制發展。我們現在是不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亦都不減少立法會間選、官委議席，實際上是嚴重窒礙政制發展，將會令有能力有志氣的立法會直選候選人，因爲直選議席不足而繼續失望，反之繼續助長迴避直接選舉晉身建制的政治免費午餐風氣，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間接選舉在社團協調提名單一名單之後，便可以無需投票，自動當選，更加突顯了脫離群眾的本質。

政府不再承擔向每一位選民提供各參選組別資料政綱的責任，是推動選舉工作的一項倒退。本人認爲，政府至少應當向每一個有選民居住的住宅單位，提供一份各參選組別的政綱資料。

本人重申，立法會的組成應當循序漸進，增加直選議席，相應減少非直選議席，逐步邁向全面普選，體現全體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公平參與。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法案已經獲得到通過，希望政府能夠透過廣泛的法律宣傳和普及工作，加上有效的監督和執法工作，實現本次法律修訂打擊賄選的目的。另

外，由於本法律對民主政制的發展方面並未作出改進，所以，在法律通過之後，希望政府應該盡快啟動聽取社會各方意見的程序，就澳門未來的政制發展作深入的探討，為澳門以後循序漸進實現民主的進程而展開工作。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本人有表決聲明。

十八年前，澳門基本法頒布，在基本法附件中規定的澳門立法會第一屆、第二屆及第三屆的組成，從第一屆八個直選、八個間選、七個委任，到二零零一年的第二屆的十七個議席，再到二零零五年的第三屆的十二、十七個議席，民主步伐進展雖然緩慢，但仍然朝著增加普選議席的方向前進。一位已故的前草委曾經告訴我，當年這個直選議席的逐步增加，是內地草委提出來的，認為直選議席應該逐步增加來到體現循序漸進，邁向民主，體現澳人治澳，當家作主的精神。可見，內地草委秉承中央政府的意向，澳門的民主制度是要前進的，但是，現時我們制訂的立法會選舉法，由澳門人自己去制訂，卻竟然一步也不肯前進。不難想像，當年阻撓澳門民主發展的人，是懼於內地草委提出循序漸進的方向，不敢反對，因而讓澳門有了些民主進步的空間，但是今日，我們自己來制訂法律，由一個沒有半點民主氣息的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府主導下，就極力要把民主步伐堵死，以確保其既得利益。每次立法會選舉，十多萬的澳門市民冒著日曬雨淋、忍受汗流浹背在票站排隊進行投票，履行其神聖義務，可是這十多萬人冒著九月酷暑等上一兩小時投票，原來只有權決定十二個議員，而立法會是二十九席，但只有十二席是由這十多萬市民決定的，其他的都是由黑箱內定或由行政長官任命的，這樣的立法機關如何能體現人民的意志，這樣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根本早就應該放進歷史博物館裏。可以說，只有一個不能體現人民意志的議會，才會接受這樣一種“政治殭屍”式的選舉制度。

本人重申，立法會的組成應當循序漸進，增加直選議席，減少非直選議席，逐步邁向全面普選，體現真正的澳人治澳、體現全體澳門居民公平的政治參與。

多謝。

主席：周錦輝議員。

周錦輝：多謝主席。

回歸將近十年，今次用了大家好多時間去修改立法會的選舉法。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決定，作為議員。但是，本人感覺一件事，雖然小修小改，但總好過沒有修改。最重要，就是大家都明白到，例如這麼多的表決聲明，都感覺有一些意見的。即是證明一件事，今次改是不夠的。改得不夠，就例如澳門這廿九個席位，我覺得，是未能夠集中全澳門社會民間的意見的。例如商界的亦都有，雖然說有些商界在這裏，不論他循直選、間選，或者是其他的入來這個立法會的。不過，這樣的代表性，例如我本人不知道自己是直選議員是代表商界還是不是商界，個定位是比較不清晰，如果全民直選，我發覺，就更加能夠表達到所有的專業的操守或者他那個專業的，他的利益能夠發揮得到出來。再例如專業界的只有兩個位置，我覺得，專業界都不夠位置，難道叫專業界去直接選舉嗎？所以我覺得，廿九個議員，我相信，第二日我們要銜接下，我想，雖然這個是基本法規定，我相信還是能夠有一種的位置，讓更多的行業進來去發揮他們的作用的。最開心一件事，在這一次的選舉法條文修訂，就是加入了賄選的很多的條文在裏面。希望，作為我們的直選議員，不論他是有背景的又好，直選的，做生意的又好，種種方式入來都好啦，不要……大家都明白了，希望政府持平些，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真正現在才知道甚麼叫做賄選，以前我們不知道的。有望下一次就沒有賄選的了。如果還有賄選呢，下一次政府就是有問題的了。所以我們是全力支持的。所以，點樣都好啦，這一次選舉法，尤其是這個賄選擺入去，我舉腳贊成。希望下一屆，不論香港，全世界，以至其他的國家都說澳門沒有賄選的。

多謝。

主席：容永恩議員。

容永恩：多謝主席。

表決聲明。

下面是梁慶庭議員和本人的表決聲明。

今日立法會審議通過了立法會選舉法法案，我們期望政府加強宣傳及執法，認真地落實法案提出的努力提高選舉質素，穩健推進民主發展的立法精神和目標。另一方面，我們認為，民主政制的發展應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根據澳門社會的實際，循序漸進地發展。目前，政府應該增加施政透明度，完善各項政策和諮詢制度，尤其有需要從基層民主著手，從學校教育以至地區民生事務，提升市民對社會的參與，提升市民的民主素質。我們深信唯有加強基層民主工作，依從《基本法》的精神，逐步地將基礎性工作做好，才能令社會更加進步，更具民主，才能構建一個良好的政制發展基礎。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今日這個第二項議程我們是完成了。因為我們的法定時間是到八點，但是因為今日的議程還有兩項未完成的，這樣，我想，若果大家不反對的話，我們現在就休會，明日我們三點鐘繼續。但是明日不會有議程前發言的。還有兩項議程有待明日來完成。

這樣，在散會之前，我在這裏多謝行政當局、政府的代表來臨。

我現在宣佈休會。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午安。

我們現在開始今日的會議。今日會議是昨日會議的連續。我們現在進入第三項議程。

在未讓委員會主席發言之前，我在這裏代表立法會歡迎政府的代表來臨。

我們今日的第三項議程是……聽得到嗎？為甚麼我自己聽不到的？……今日的議程的，這個會議的第三項議程是《修改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法案。現在我就會給委員會主席來到介紹委員會的工作。請。

馮志強：主席閣下、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行政長官選舉法》法案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得一般性通過後，立法會主席將上述法案派發給本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審議，並要求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意見書，但由於法案中存在一些技術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無法於主席指定的日期前完成細則性審議，經委員會申請並獲立法會主席同意，將法案的審議期限延長至九月三十日。

為分析本法案，本委員會於六月十日和二十六日，七月二日、十一日、十六日和二十三日及八月七日和十五日舉行了八次正式會議，對法案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政府代表出席了於七月二日、十一日和二十三日所舉行的委員會會議。

需要指出的是，在細則性審議法案的過程中，除本委員會的成員外，非委員會的其他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也參與了對法案的分析、討論，並發表了寶貴的意見。經過多次會議的討論、立法會顧問團從技術層面所進行的分析，以及政府代表所作的回應，法案中的一系列問題得到了澄清和解決。政府於本年的八月十一日提交了法案的替代文本，當中大部分反映了本委員會的立場。

在对法案讨论的过程中，委员会对以下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地讨论：关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犯罪未遂的处罚问题、如何通过刑事条款对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加强打击的问题，包括有关罪状的设定是否符合澳门社会的现实，是否具有操作性等具体问题。同时，委员会也对法案中所存在的若干技术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经过委员会与提案人的共同努力，法案中所存在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委员会也于八月十五日完成了意见书的编制和签署工作，并正式提交给立法会主席。

經對法案作出審議及分析後，本委員會認為，法案已具備提交立法會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件，現提請全體會議進行審議。

多謝各位。

主席：各位議員：

你們應該有一份昨晚散會的時候派的，就是關於修改的文本的第三條和第五條，政府最後提出來修改的。這個第三條，其實與昨日通過的選舉法的第十條是有相關的內容的。不知道政府對這件事，因為昨日司長是有就這個問題解釋的，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請。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多謝主席。

我們就提出法案的第一條裏面所指的第三條的修訂文本，我們建議，各位議員其實都有一份文本，所以我就只是讀出劃線，即是修改的一部份，其實是那些條文，即是第幾條這樣。第三條的第一款第四項裏面，我們劃線的地方，改了為：自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至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九條至……另外就是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三條至……即是劃線那部份。另外就是法案的第五條生效日期，我們就是建議，亦都是好似立法會選舉法，就是生效日期自零八年十月十五日起生效的。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對這個法案進行細則性的討論和表決的。同明日的法律是一樣的。這個法案的條文不多，但是它每一條裏面，譬如第一條就包括了好多好多條文的。我們現在就進入第一條當中的二、三、六、七、九、十、十二、十三、十六條的條文的討論。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就這幾條條文想提出一些問題。在第二條裏面，其中就牽涉到第五款的修改的，但是事實上在第二條本身的第一款第一項，關於法官擔任主席的問題，其實無論在大會還是小會裏面都是曾經有一些討論的，我就希望拿出來在大會上作一些澄清。因為事實上很清楚，在澳門的基本法上面寫得很清楚，就

是說，法官是不可以兼任其他公職的。而我們過去制訂這個選舉法的時候，就是容許法官擔任主席，現在到我們重新檢視，再重新修改這個法律的時候，其實，如果我們發覺，如果是很清楚是違反了基本法的時候，我們為甚麼還要維持這種違反基本法這個這樣的條文呢？因為法官擔任主席，這個很清楚，在基本法裏面是不容許法官擔任任何其他公職的。我們亦都希望政府方面作出一個解釋。第二個問題就是牽涉到選舉委員會的產生。在第三章的第一節裏面，第三章全部都是這個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辦法。我們也提出質疑，就是說，今次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法的修改，完全是維持過去這一種小圈子選舉的模式，一點都沒有改進的，甚至連僅是要從社團間選方式來產生的三百名委員，亦都是沒有有步驟地擴展，產生方法亦都沒有任何的改進，是妨礙了公眾參與及削弱了行政長官的民意認受性的。事實上，三百個委員，很清楚，在九三年基本法制訂的時候，我們要看一看，九三年的時候，澳門的人口只得三十幾萬人口，到零四年的時候，我們澳門人口有四十幾萬人口，到現在零八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口已經是五十幾萬人口的時候，為甚麼我們還是維持只得三百名委員呢？為甚麼完全沒有適當地擴展呢？即使是小圈子都好，個圈都大些嘛，但是你現在這個小圈子就是維持著一個這麼小的圈子，產生辦法亦都沒有任何的，即是變得比較開放一些，仍然只能容許社團間選的模式，將數十萬的本地居民拒之門外。我覺得這些是不可以接受的。亦都希望政府方面能夠有些回應。

多謝。

主席：陳司長。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多謝主席。

這兩個問題我想請朱局長作答。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區議員提出的第二條第一款，在現時我們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法的修訂上，是沒有任何的修訂的。而在回歸之後，關於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向由法官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批示，這個，特區政府並無修訂關於這一個條款。關於另一個問題，說選舉委員會委員三百人的問題，我們

在今年的年頭，特區政府兩個修訂選舉法的諮詢文件及向社會上諮詢的時候，在這方面，我們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有關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數目這方面很突出的一些這樣的意見，所以我們在修訂文本裏面仍然保持三百名的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亦都多謝朱局長的回應。但是就很令人驚訝，就是是不是將一些同諮詢文本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就不視為意見呢？最少，以我們的會提出的意見，都是不同意維持三百人的，但是朱局長竟然是沒有收到這些意見，這樣很令人驚訝的。當然了，都不糾纏於這個討論了，因為講都是不會有甚麼結果的，但是我本人就要求將第九條、第十條、十二、十三、十六是分開進行表決。

主席：九、十、十二、十三、十六，分開表決。

區錦新：即是這五條可以一齊。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我會應區錦新議員的要求，就拿第一條裏面的二、三、六、七與九、十、十二、十三、十六，分開表決。是這樣的意思，是不是？這樣，我們先會表決第一條的二、三、六、七條。請各位議員表決。是二、三、六、七，不是九，九是沒有的。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九、十、十二、十三、十六條的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四、廿六條的條文進行討論。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本人要求將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四這五條分開表決。

主席：即是廿六條另外單獨表決？

區錦新：是。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這幾條條文還有哪位議員有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我們進行表決。即是現在表決第一條裏面的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四條條文。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廿六條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將進入第一條裏面的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一條條文的討論。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本人要求將廿九和卅一這兩條分開表決。

各位議員：

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幾條條文有哪位議員還有意見的？

若果沒有的話，我們對第一條裏面的廿七、廿八條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裏面的廿九、三十一條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裏面的卅五、卅九、四十、五十四、五十五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卅五、卅九、四十、五十四、五十五。如果沒有意見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裏面的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六、六十九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的話，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進入第一條條文中的七十、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條條文。沒有意見，表決。請各

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中間的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四、八十五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就第一條裏面的八十六、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和一百零二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裏面的一一零、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七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當中的第一二四、一二七、一三一、一三二、一三三、一四零、一四一條條文進行討論，各位議員，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沒有的話，我們表決。請

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第一條裏面的一四六、一四七、一五一、一五二、一五三、一六零條條文進行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沒有意見，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將就這個法案裏面的第二條中間的第一零八條 A、一一六 A、一一六 B、一二四 A、一五四 A 條條文進行討論。

區錦新議員請發言。

區錦新：多謝主席。

因為現在的文本與我們原來的即是最初的文本有些不同了，其中有些部份作了些修改，其中一百一十六 B 條，這條，本來就有兩款的，一款就是針對行賄者，即是提供利益的人，另一款本來就是對於索取或者接受利益的人的一個處罰的，就是在原來的一百一十六 B 裏面的。但是現在經過修改之後，本來那條是：任何人索取或接受利益，這條，現在就不作處罰的，是沒有了的，即是非罪化了。但是因為這個是牽涉到選舉委員會的選舉，選舉委員都應該是，全澳只有三百人，這些都是紳士名流的了，但是如果公然接受利益而都沒有作處罰的話，就似乎很講不過去。而且，事實上，相對應，同樣的這個一百一十三條裏面，一百三十三條，裏面對於接受利益那個是處罰的，但是在這裏，接受利益那個是不處罰的，究竟我們的立法取向是甚麼呢？為甚麼有些是接受利益就不處罰有些接受利益就處罰呢？我想，是不是能夠解釋一下，在政府提交的新文本裏面，為甚麼會出現一些這樣的矛盾的情況？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主席。

我想請朱局長作回應。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關於一百一十六 B 條的條文，其實在委員會那裏已經作了適當的和充分的討論了。當時是考慮到由於暴力脅迫等等手段和有關利益的這樣的概念，其實就在這個條文裏面不是太適宜的。另外，好像區議員所提出提出的關於提供利益的等等有關的刑罰或者罪行，我們其實已經有了一百三十三條的賄選裏面，是明確地界定了，同時作出預防和懲罰的措施的，所以我們覺得，在提供利益方面，在一百三十三條的賄選裏面已經是有足夠的條文加以處理了，所以我們在一百一十六 B 條條文裏，我們就不再在同一條文裏面重複兩次這個這樣的安排。

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多謝朱局長的回答。

我不知道其他議員接不接受這個邏輯，如果在邏輯上真的是說一百三十三條的賄選部份其實已經包羅了這一個一百一十六 B 的原來的接受利益那個的話，那即是其實一百一十六 B 現在的第一款這一條是沒有用的，如果第二款取消的時候，第一款都同樣可以取消，這樣，這個法律就似乎不是那麼嚴謹了，如果真的是按照朱局長的解釋是通的話。很清楚了，因為既然在一百三十三條裏面，無論提供利益還是接受利益的，都是被處罰的時候，那就沒有理由一百一十六 B 就只是提供利益的就處罰，接受利益就沒有處罰。我覺得這個這樣的解釋似乎不是太合邏輯。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主席。

主席：有回應是不是？請。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主席。

關於一百一十六 B 條，它是以甚麼為前提呢？它是以暴力脅迫、欺騙、欺詐手段為前提的，而這一個這樣的不法的方式，在我們一百一十六 B 的這個提供利益是完全是兩個概念，是不能夠在那個一百……我們在委員會亦都充分地討論。在這個一百一十六 B 裏面，是兩種的特殊的情況，是不可在同一個裏面出現的。而另外關於提供利益的時候，我們既然已經在一百三十三條提供了一個這樣的處理的情況，我覺得，已經亦都是足夠的。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沒有意見了？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進行表決。請各位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這個法案剩下來的還有三、四、五條，我們就一齊討論了，三、四、五條條文，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這個第五條的生效日期，我記得明日立法會那個是有一個生效日期放進去的，現在有沒有啊？

主席：有，現在給了。

區錦新：啊。

主席：現在給了個新的。剛剛我說第五條都有它……

區錦新：好，好。不好意思。

主席：不要緊。現在第五條都是十月十五號，政府的提案都是十月十五號開始生效的。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對第三、第四、第五條條文進行表決。請各位

議員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這樣，這個法案的條文就全部通過了。

現在就有兩位議員舉了手的，我估計是表決聲明。請吳國昌議員發言。

吳國昌：表決聲明。

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規定，規範產生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的選舉法理應是要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的。可是到了今日，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法設定的選舉委員會成員的產生方法，依然是局限於由社團領導投票的模式，只有利於延續排資論輩的舊習，排除了絕大部份市民的投票參與，違反民主、開放的原則。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的民意基礎如此狹窄，只會削弱行政長官本身的認受性和政治能量。

本人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當由一個由界別直選產生，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而亦都應該透過漸進民主改革，行政長官將來最終須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請發言。

區錦新：多謝主席。

現在是一個表決聲明。

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裏面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行政長官選舉法》，可是，現時制訂的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法，是死抱著小圈子的選舉模式不放，且設

定的選舉委員會成員的產生方法，堅持局限於由老社團控制的模式，排除了絕大部份市民的投票參與，完全違反了基本法所訂的民主、開放的原則。

特區八年的歷程充分證明，由於行政長官不是由全澳居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澳門居民不能以基本法確保的選舉權去促使當權者負責。於是，特權利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賤價批地、工程超支、濫輸外勞、黑工泛濫，乃至環境破壞等現象，一直都是喝而不止，而行政長官及各級官員仍是好官我自為之，終導致社會發展的成果皆被少數人所侵蝕，經濟高速發展但民生更趨艱困，形成極大的民憤，亦暴露出巨大貪腐問題。

在總結了八年的經驗，人民都明白到政制民主發展的重要性，也要求從行政長官到立法議會選舉，都應循序漸進逐步邁向民主和開放。可是，我們現時制訂的行政長官選舉法，卻受制於既得利益者的操控，死抱小圈子不放，在民主的道路上連一步也不肯前進，令澳門社會深陷於小圈子的泥沼之中，令人深感憤慨。

建立民主政制，是抑制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真正體現永久性居民政治權利，真正體現“澳人治澳”的良方。香港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澳門人絕不應妄自菲薄。我們必須排除既得利益階層的干擾和阻撓，透過漸進民主改革，讓行政長官最終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

最後，本人必須指出，基本法第八十九條清楚訂明，“法官在任職期間，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任何私人職務”，但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法卻繼續維持由一名法官擔任選舉委員會主席此一公職，明顯違反基本法。本人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注，及時作出適當處理，以彰法治。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今日第三項議程就完成了，個法案亦都通過了。

我在這裏很多謝政府代表的來臨。

我想，這樣吧，我們現在休息十五分鐘。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進修今次會議的第四項議程，就是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歐安利、高天賜、鄭志強、楊道匡議員聯名的提案：《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組織法》的法案。我會讓提案人來到引介這個法案的。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 Sr.^a Presidente.

Srs. Deputados, antes de mais peço desculpa pelo pequeno atraso, o tráfego em Macau realmente está muito intenso, daí a razão do meu pequeno atraso. E obrigado pela oportunidade que me é concedida para, em nome dos meus colegas subscritores do diploma, fazer, necessariamente, uma breve apresentação; obviamente que depois os outros colegas poderão complementar... e estaremos aqui para responder a eventuais dúvidas.

Trata-se de um diploma extremamente simples, não se pretende alterar, em substância, a actual Lei Orgânica dos Serviços de Apoio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demos dizer que se trata de uma operação clínica, alteração muito pontual, ditada... a razão de ser desta operação pontual é ditada exclusivamente por razões de ordem prática, como vós sabeis Assembleia Legislativa tem um Serviço de Apoio, podemos considerar ainda bastante jovem, lembro-me que há uns anos, quando criámos pela primeira vez os Serviços de Apo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o número de quadros, o número de pessoas e mecanismos de funcionalidade eram extremamente frágeis, uma solução que, diria, modesta. Com o evoluir dos tempos e também em virtude das exigências do trabalh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o sistema organizacional evoluiu, mas a situação presente, como diz a nossa nota justificativa, o acréscimo exponencial do número de interpelações, o acréscimo exponencial do número de reuniões das Comissões, e outros trabalhos inerentes ao desempenho dos Deputados 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tudo isto constitui factor para rapidamente, e explico porquê rapidamente, termos de fazer esta alteração pontual, esta alteração clínica.

Neste momento estamos na última sessão legislativa, os trabalhos que se aproximam são previsivelmente extensos e nós

achámos por bem, não só a Mesa, e falo um bocado em nome da Mesa, que ultimamente recrutou assessores e técnicos agregados em número bastante elevado para acorrer, precisamente, a esses novos desafios... mas também os nossos próprios Serviço de Apoio têm de se enquadrar para ao menos pontualmente resolver as urgências maiores.

Começaria por dizer que talvez o factor mais decisivo para esta iniciativa legislativa tenha a ver com a flexibilização ou agilização dos mecanismos de recrutamento e de selecção do pessoal. Facto muito recente, implicou que uma nomeação dum determinada funcionária para um cargo de chefia tivesse suscitado dúvidas sobre digamos “a legalidade dessa nomeação”. E explico porquê. De acordo com a legislação vigente, o Decreto-lei n.º 85/89/M, portanto relembro 89, porque já foi há muitos anos, diz o seu artigo 3.º n.º 3 que o recrutamento para o cargo de chefe de secção “faz-se de entre funcionários das carreiras inseridas nos grupos de pessoal técnico-profissional e administrativo”. Portanto, a legislação vigente desde 89 dá um espartilho, impõe uma limitação ao recrutamento de pessoal para o desempenho do cargo de chefe de secção, esta solução que provavelmente para 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em geral não constitui constrangimento de maior, mas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da a sua pequenez, a pequenez da sua estrutura, a nomeação de alguém para chefe de secção, e tem de ser escolhido de entre os funcionários da carreira inseridos no grupo de pessoal técnico-profissional e administrativo, pode efectivamente constituir uma tarefa com alguma dificuldade. Daí propormos que esta situação, que esta política de recrutamento... que os mecanismos de recrutamento de pessoal sejam agilizados. Por outro lado há também outros constrangimentos, designadamente a nível salarial, por exemplo, percebe-se que na altura em que foi criado o lugar de secretário pessoal do presidente, salvo erro ainda na década de 80 ou princípios... foi na década de 80, para que a lei do serviço de apoio contemplasse um secretário pessoal já foi um grande avanço para aquela época porque não se concebi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ter um secretário, portanto, são coisas da história, da década de 80, mas vencidos esses obstáculos criou-se a figura do secretário pessoal. Ora passados 15, 20 anos, um? Porque não dois? Porque não três? Mais. Porque é que o Vice-presidente não tem um secretário? São coisas de ordem prática que nos levam a constatar facilmente que esta Lei está, porventura, desactualizada, e é por isso também que chamamos,

pedimos aos colegas para se debruçarem também sobre este aspecto, para ver se vale a pena manter um regime tão rígido, com um único secretário. E mais, este secretário tem um nível salarial fixado por lei, que é o índice 485, não se pode dar nem mais nem menos, quer dizer, normalmente menos é mais fácil, para dar mais, para atrair pessoas, para captar pessoas com interesse para o desempenho dessas funções provavelmente a fixação, logo ao início, de um tecto salarial de 485 da tabela indiciária, pode constituir um factor de entrave.

Também há outras questões salariais, não quero levar aqui muito tempo a escalpelizá-las, mas diria que, em resumo, hoje em dia, para contratarmos técnicos, assessores ou técnicos agregados, sobretudo pessoas com experiência, talvez seja necessário recorrer a mecanismos mais flexíveis, designadamente por via de celebração dos chamados contratos de direito privado.

Os meus colegas irão perguntar, contrato de direito privado para o secretário do Presidente e do Vice presidente já não há esses limites fixados na lei, isso vai ser muito perigoso em termos de gestão dos dinheiros públicos, não é? Bom, para obviar a esta questão, apresentámos a nossa proposta à Mes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que é quem fixa a política salarial e a política de recrutamento de pessoal, e a Mesa obviamente terá de responder perante o Plenário, e de acordo com as circunstâncias de cada caso concreto irá portanto contratar técnicos, técnicos agregados, secretários e demais pessoal, e se for em regime de contrato de direito privado, portanto será a própria auto-regulação feita pela própria Assembleia por iniciativa da Mesa, ao contratar as pessoas, sujeita sempre, obviamente, ao escrutínio dos colegas da própri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r fim, há melhorias de ordem técnica, não vou agora na generalidade desperdiçar a vossa paciência, de qualquer maneira, são estes os traços distintivos mais importantes, para além da criação de uma estrutura que na prática já existe, só que não tem consagração legal. A estrutura que nós propomos é a criação do Gabinete da Presidência e do lugar de coordenador. O Gabinete da Presidência, ao fim e ao cabo, consiste na afectação de alguns trabalhador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ara apoio, apoio técnico, apoio administrativo ao Presidente, ao Vice-presidente e à própria Mes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Neste momento já existe ad hoc, este

peçoal afecto à mesa etc., mas achámos por bem, já que há uma iniciativa legislativa para resolver o problema do chefe de secção aproveitarmos também para resolver o problema da falta de secretário pessoal para o Vice-presidente... e também não se concebe que o Presidente tenha apenas um secretário, portanto há que abrir as portas para o recrutamento de mais pessoal de apoio.

Relativamente refiro-me ao número de pessoal que nós propomos, ao mapa que é extenso, mas não se assustem, ao fim e ao cabo só se cria aqui a figura de mais um secretário-geral adjunto, este é um ponto que também nos pareceu merecer alguma discussão e aprovação desta Assembleia, no caso da maioria entender que face aos trabalhos existentes e em vista, a Assembleia precisa efectivamente de ter mais um secretário-geral adjunto. Portanto, o mapa anexo ao projecto de lei... há um mapa de pessoal, em que se vê concretamente o acréscimo de mais um lugar, em vez de um secretário-geral adjunto, vamos ter, porque é essa a nossa proposta, dois secretários-gerais adjuntos.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Muito obrigado Senhores Deputados.

(歐安利：主席、各位議員：

不好意思我遲到了一點，澳門的交通確實很繁忙，所以遲到了。同時感謝給予我這個機會，讓我可代表連署提案的同事對法案作簡單的介紹，當然其他同事可作出補充，我們亦樂意回答倘有的疑問。

這份法案十分簡單，它並非對現行關於立法會輔助部門的組織法進行重大的修改，可以說，這是一項小手術，一項很個別的修改，純粹基於實際需要而作出。大家都知道，立法會的輔助部門可以說是還十分年青，我記得數年前當我們首次設立立法會輔助部門時，就編制、人員數目、運作機制等所作的規定均比較簡單，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同時亦基於立法會的工作需要，有關的組織系統經已演進，但現時的情況，就如我們於理由陳述中所指出，質詢數目、委員會會議數目以及其他與立法會和議員職務有關的工作均顯著增加，這都成為了我們急需——我會解釋為甚麼急需——作出這次個別修改的原因。

我們正處於最後一個立法會期，預計臨近的工作將十分繁

重，我們均認為，不僅執行委員會有需要——這裏我以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稍為說一下，近期我們聘請了相當數目的顧問和技術顧問，就是為了回應新的挑戰——，輔助部門亦需增加人手，以回應較大的急切需求。

首先要說明的是，或許提出這份法案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人員聘請和甄選機制的靈活化。就在不久前便曾發生一件事，一名被委任擔任主管職位的公務人員，其“任命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我解釋為甚麼會這樣。根據現行第 85/89/M 號法令——是八九年的法律，即已是很多年前制定的了——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科長職位“從專業技術員職程及行政人員職程人員組別內的公務員中聘任”。即是說，自八九年實施至今的這部法律，對擔任科長職位的人員的聘任定出了限制，這規定對一般公共行政部門來說可能不構成太大的障礙，但對立法會而言，由於其架構細小，如必須從專業技術員職程及行政人員職程人員組別內挑選公務員擔任科長職位，真的可能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建議對人員的聘用政策採取較靈活的機制。另一方面，亦存在其他薪酬上的限制，例如，當設立主席私人秘書的職位時，如沒有弄錯應該是在八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當時輔助部門的法律能規定設有一名私人秘書的職位，已是很大的進步，因當時是沒有考慮立法會有任何秘書的。這都是八十年代的歷史了，那時在超越種種障礙後便設立了一個秘書職位。經過十五、二十年後，仍然應是一名嗎？為甚麼不是兩名、三名或更多呢？此外，為何副主席沒有秘書？這些實際的問題使我們很容易便意識到，或許這部法律已不合時宜。因此，我們提請各位同事亦關注這個問題，看看是否應維持只能有一名秘書的硬性制度。此外，這名秘書的法定薪酬為 485 點，不能多亦不能少，通常要給予少一點的時候比較容易，但如為吸引人擔任有關職務而要給予更多時，485 點的薪俸上限便可能構成障礙。

此外，亦存在其他的薪酬問題，在此我不會用太多的時間逐一提出，但總的來說，現今如要聘請技術人員、顧問或技術顧問，尤其是具經驗的人，或許需要採用較靈活的機制，如與他們訂立所謂的私法合同。

同事們或許會問，法律已不對主席、副主席的秘書設定限制，又容許採用私法合同，在公務的管理上不是很危險嗎？為了解除這個疑問，我們在法案中建議由立法會執行委員會訂定薪酬政策和人員聘用政策，而執行委員會當然要向全體會議負責，視乎具體情況聘用技術員、技術顧問、秘書及其他人

員，即是說，如以私法合同制度聘請人員，由立法會透過執行委員會作自我規管，當然亦受立法會其他議員監察。

最後，在技術上還有改善的空間，但我不會在一般性的階段去花大家的精神。怎樣也好，這些就是最主要的部份，此外，還將設立一個實際上已存在但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的架構，我們現在建議設立的架構是主席辦公室和協調員的職位。主席辦公室的運作將由立法會的現職工作人員負責提供協助，為主席、副主席及執行委員會提供技術和行政上的協助。其實，該等人員現在經已存在，只是我們認為既然有這個為解決科長問題的立法動議，為何不趁這個機會一起解決副主席沒有秘書的問題。還有，不要忘記現在主席只有一位秘書，所以就藉此加入聘請更多輔助人員的可能性。

有關人員數目方面，我們建議的已列明在圖表內，雖然圖表很大但希望各位不要被它嚇倒，因為實際上我們只增加了一名副秘書長而已，這也是我們認為須在立法會討論和通過的一項議題。當然還需有一個前提，就是大多數的議員都認為為應付現時的工作，的確需要增加一名副秘書長的職位。因此，法案附有一個關於人員的附表，該附表清楚增加了多一個職位，本來只有一名副秘書長的，但按照我們所建議的我們將會有兩名副秘書長。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主席：想請問還有……是不是要補充？是？請。

José Pereira Coutinho :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Caros colegas, penso que o colega Leonel Alves esclareceu de forma geral o objectivo desta proposta, gostaria somente de acrescentar que o conteúdo desta proposta não está completo, há ainda margem para no futuro se poderem introduzir melhorias. O objectivo é claro, dar resposta em tempo útil e com qualidade às exigências da sociedade face ao crescente número de interpelações dos nossos colegas Deputados, à questão do atendimento ao público, e penso que, de uma maneira geral, também dar consistência e estabilidade funcional ao corpo de trabalhadores que pertence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nomeadamente a parte da secretaria e o gabinete do Presidente e Vice-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rtanto, era somente para acrescentar esses pontos que são pontos

partida, que os colegas Deputados podem, se acharem por bem, num futuro próximo melhorar ainda mais. Uma questão que ficou também em aberto para os colegas... já no passado...é se tem de haver apoio aos deputados em termos de subsídio, para poderem estabelecer o seu próprio gabinete.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高天賜：**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我相信同事歐安利已總括解釋了這個法案的目的。我只想補充一點，這份法案的內容並不是完全的，即仍有空間可在將來改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以有質素的辦法適時回應議員基於社會的訴求而日益增加的質詢、接見市民等方面的工作，而且我相信，亦想從中強化及穩定立法會的工作人員隊伍，尤其是秘書處及立法會正、副主席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好了，我只想補充這一點點，如果各位議員同事認為有需要，可在不久的將來作進一步的改善，還有另一個與幫助議員有關的老問題尚待各位同事來處理，那就是，津貼議員設立本身的辦事處。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問有哪位議員在一般性想發表意見的？楊道匡議員。

楊道匡：多謝主席。

作為今次這個法案的提案人之一，我都想補充少少意見。

正如理由陳述，主要就是立法會組織法這個法案，是在八年前提出的，到目前相隔已經是八年幾的時間。在這八年幾的時間裏面，立法會的工作量增加了好多，特別是近期。所以，為了回應現實的需要，即是作為議員和立法會工作人員，都感覺到，特別是在前一階段的話，通常有好多常設委員會或者小組委員會，通常是同時開會的，而作為立法會的輔助人員，他們的工作量是大增，這個是事實。所以，為了緩解這種情況，適時地去修改這個組織法，擴充部門和人員，其實都是目的為了是回應實際的需求，以便將立法會的工作能夠做得

更好。

除此之外，我亦都想講個題外話，就是這個立法會組織法，自從這個法案提出以後，我亦都留意到社會方面亦都有評論，譬如講，有些報章，對這個立法會組織法亦都是作了些評論。當然了，在大方向，我看那些評論，他們都是贊成的，但是除此之外，有些評論亦都提出了，除了這個立法會組織法或者立法會的輔助部門，行政工作需要擴充，與時俱進之外，就是在立法的技術輔助方面或者是在議員的助理方面，都應該相應提高。我個人來講，對此，我都是認同的。所以，希望，今次修這個立法會組織法，是作為一個好的開端，之後，正如剛才高天賜議員都提到，我希望相應，下一步的調整，包括了，譬如講，議員的薪酬、津貼，或者立法會議員的助理等等，都會是一個後續的工作。

多謝。

主席：關於楊道匡議員剛才講的，關於議員的薪酬，甚至於我們好多議員都要求的議員助理，這個就不會在我們的組織法範圍之內的，這個屬議員章程。不過，其實，最近，同章程任期委員會的主席大家都有探討。這個問題，我想，關於議員助理或者議員的工作的需要，要增加些甚麼待遇，這些，我們就請章程任期委員會，在這一屆最後的這一年的時候，作出一個初步的建議，我們的目的都是希望將來能夠令到立法會的運作做得更好。這個就不會在我們的組織法的，是在議員章程那裏。所以，我在這裏再重申一次，希望章程任期委員會的主席和你的成員能夠在這一年裏面考慮這個問題，去積極地做一個怎樣的提案。希望是這樣。這個組織法若果一般性通過之後，我亦都會放到這個委員會，因為這個亦都是章程任期委員會你們去統一考慮。因為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立法會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令到我們的議員和我們的輔助部門的每一個人員都能夠貢獻再大些，而我們的貢獻即是為社會的貢獻。

我想請問，對於這個法案，一般性，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我都是好奇而已。譬如第五十一條，超時工作那裏，明文

規定就不受超時工作的限制的，那是不是立法會可以做這件事的？我真的是好奇而已。那麼勞工法那裏寫得很清楚，是有超時工作的嘛。那如果這裏這樣寫的時候，那適不適當呢？我真的是好奇而已，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定一件事，就是：超時工作不計算的。那是不是立法會去做到這件事而別的公司不行呢？別的制度不行呢？我都是好奇問一問而已。

多謝。

主席：我不知道你們提案人答不答？其實這個不是說不受限制，而是不受公職法規定的限額的限制，因為這個是有個公職法來到管公職人員的。而立法會的輔助部門就不是議員，議員當然是沒有超時限制的了，是不是？但是對於一般的公職人員，公職法裏面有個規定，他的超時有一個限額的限制。即是，具體的，我可以想到的，譬如講，司機來講，他好似最高去到……我請高天賜，你比較熟悉些。即是他是有個限額的，公職法裏面有規定的。

高天賜：其實，這個限額，如果沒有講錯的話，就是三百個鐘頭一年的。現在來講，好多政府部門，都是上半年已經是超過的了，這樣，就變了下半年免費工作的。這個是非常之不公平，政府亦都知道，亦都有意去改善的。這個的擺法，就變了，我們是不受這個限制，這個亦都沒有說甚麼與公職法有個面對面的這樣的抵觸的問題存在的，只不過在個公道性裏面，既然他做了，就應該給他，沒理由白費那樣去做些鐘頭而沒有錢收的。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這個解釋是接受的，即是，講來講去，如果他做了幾多個鐘頭就應該有幾多個鐘頭的 OT 啦，即是不跟一般的公職法監管，這個明白。但是如果看看那個第十條，這些輔助的人員統統不可以用私人的合同，用散位，司法的合同，散位合同，甚麼都可以，但是第十條輔助人員第二點又不同了，就只是如果被調去辦公室，就只能夠有一個津貼而已。這樣，第二款就是說，但不得兼收超時工作的報酬。那如果算起來，有可能，高天賜議員，月尾有人告訴他，那個津貼就不是等於我的 OT，真的是差很多個鐘，那這裏又怎樣解決呢？

主席：這裏，我不知道，稍後高天賜議員可以解釋的。其實呢，我們，譬如講，我們有些工作，你們議員，我們的立法會的工作，其實呢，與一般的公職都有一些差別，差別在哪裏呢？譬如講，我們的輔助部門，有些工作人員，他是不知道他幾時要加班幾時不用加，他不單單是檯面的工作的。譬如講，我們的翻譯部門，議員要開會開到九點鐘十鐘頭，翻譯人員說：我夠鐘了，我不能來。或者他一個月，這個禮拜完全沒有會開，都有可能的，但下個禮拜，可能日日都開，朝又開，下午又開，夜晚又開。在這個情況下面，我們就有一個固定的，這個是以前一路都是這樣做下來的。譬如講，你加不加班，總之我加你人工的幾多個巴仙。副主席，是不是這樣的？……應該是這樣的。這個就是執行了很久的了。而且，工作人員，他亦都是比較……因為有些工作不是說同政府的其他部門，都有差別的，那些工作。所以我們會給一個定額，譬如講你的人工加百分之幾。即是你總之是收了這個人工，你要加班的時候，你就去，不能說這個禮拜加了六日，下個禮拜可能一日都沒有，或者整個月都要加班，你都是收這麼多。因為你要該件計……我們的工作人員長期都接受了這個的。因為有些工作，你真的是不能夠去怎樣衡量的。我們的性質亦都是同其他的部門有些時候是不同的。

你有沒有補充？請。歐安利有補充，是不是？

Leonel Alberto Alves : Sr.^a Presidente, é só para chamar à atenção que no artigo 10.^o n.^o 2 a intenção legislativa é eliminar um dos tais constrangimentos salariais que há pouco referi na minha apresentação, porque de acordo com o regime em vigor, o pessoal afecto ao Presidente, ao Vice-presidente e à Mesa tem sem dúvida direito a uma remuneração acessória que no cômputo geral, ou seja acrescida à sua remuneração de base, não pode ultrapassar o índice 650. Portanto, o que nós pretendemos com esta redacção do n.^o 2 do artigo 10.^o é acabar com esse limite máximo do índice 650 da tabela indicíria da função pública. Obviamente que isto implica uma maior responsabilização da Mesa quando afecta este pessoal, deverá determinar o justo salário e a justa remuneração acessória, porque não é acumulável com horas extraordinárias, as pessoas não têm direito a horas extraordinárias, portanto, estão num regime sem horário de trabalho, e porque é que é um regime sem horário de trabalho para este pessoal? Bom, a experiência tem demonstrado, até hoje, que este pessoal quando está afecto ao Presidente, ao Vice-presidente e à Mesa, normalmente excede em larga medida as horas

extraordinárias admissíveis por lei, daí que em virtude desta natureza especial se contemple a hipótese duma remuneração acessória que consome já as horas extraordinárias, que inclui já as horas, as previsíveis horas extraordinárias, portanto, eliminando a situação actual, em que existe um tecto que é o índice 650... é que por vezes isto pode constituir um factor impeditivo para contratar ou afectar alguém que tem já um nível de numeração bastante elevado que acrescido da remuneração acessória facilmente ultrapassa o referido tecto dos 650.

Quanto ao artigo 51.^o que o Sr. Deputado Chan Chak Mo referiu, e bem, a intenção legislativa é alargar o âmbito de aplicação do actual regime. O actual regime, por razões que já não me recordo bem, mas provavelmente por factores históricos, refere-se apenas ao pessoal operário e auxiliar, portanto eu chamo aqui a teoria dos condutores, lembro-me que na década de 80, 90, os condutores ficavam à porta do palácio ou então no palácio do governo até “n” horas, e depois colocava-se o problema que há pouco foi falado, dos limites das horas extraordinárias. Portanto, na altura, confrontámo-nos efectivamente com este problema, depois houve diplomas avulsos para dar cobertura à situação e provavelmente a Assembleia, nos serviços de apoio... na sua Lei Orgânica, contemplou uma situação de excepção para o pessoal operário e auxiliar. Agora posta a questão nos tempos já actuais, parece-me que este regime deve ser alargado a todos e quaisquer trabalhadores dest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todavia há um mecanismo de controlo, há um travão no sistema que é a responsabilidade que é atribuída à Mesa na fixação destas políticas salariais.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歐安利：主席：

我只想大家注意一點，第十條第二款的立法原意就是解除我剛才在引介時所指的薪酬束縛，因為根據現行制度，主席、副主席和執行委員會的分配任用人員有權收取附帶報酬，這是肯定的，但其基礎報酬不能超出 650 點。因此，我們擬透過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解除公職薪俸點 650 點這個上限。當然，這會使執行委員會在分配任用人員時要格外小心來定出一個合理的薪酬和合理的附帶報酬，而這些報酬是不可與超時工作的報酬一併收取，因有關人員是無權收取的，即該等人員處於一個無工作時間限制的制度下。為何他們會處於一個

無工作時間限制的制度下？經驗證明，主席、副主席和執行委員會的分配任用人員一般的超時工作時數大大超越法律所容許的時數。正因為這個特別的原因，要以一個附帶報酬來抵銷超時工作的報酬，亦即附帶報酬已包含了可預計的超時工作報酬在內。取消以 650 點為頂點，是可解除有時在聘請或分配任用一些薪俸點本來已相當高，且附帶報酬也容易超出 650 點者時所遇到的障礙。

關於陳澤武議員所提的第五十一條，其實該條的立法原意就是擴大現行制度的適用範圍。現行制度只適用於工人及輔助人員，其真正的理由已忘記，但可能是基於歷史的原因。我在此稱之為司機理論，還記得於八十至九十年代司機要在當時的澳督府門外等 N 個小時，因而產生了我剛才講的超出超時工作時數的問題。當時，實質上面對了這個問題，之後頒行了一些單行法規予以解決，而立法會組織法也設有一個適用於輔助部門工人及輔助人員的例外規定。經作出一些回顧之後，要返回現在的情況。我認為應將這一制度延伸適用於立法會所有的工作人員，但是是有一個監控機制，即執行委員會在訂定薪酬政策上是可加以控制的。

多謝主席。)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主席：

不好意思，我不是想拗。有一件事，我想大家探討一下。就是我可能誤解了。因為現在這些合同編制外的合同也可以，司法的合同也可以。司法合同，我的理解就是個員工同個僱主的合同，即不是公職法裏面的合同。因為高天賜議員成日都講政府現在有散位合同有甚麼合同，這樣又可以剝削那些員工了，成日都可以炒他魷魚了，就不請了。他素來都是希望送回編制裏面，也好有個保障。而如果我這個理解對的話，就是現在的散會合同都是隨時可以叫他走的。那又不是這件事，不是說立法會這樣做。既然是這樣的話，是私人的合同，去到第十條，那是不是理論上，如果套到勞動關係一般法，是不是我就同個同事講：你現在來，我給個津貼你，你有 OT 的，我就給一千元你，多就沒有的了，但是你不 OT 呢，都有這一千元的，是不是可以這樣做？我們，講個勞動法，僱主請僱員，是不是合法呢？是不是既然立法會可以做得，我們可以照樣做呢？即是這個大家要探討，因為那個勞動關係一般法拗了幾年

了，到現在，譬如這樣的，是不是，能不能夠套得進去呢？我知道有 OT 的，那我就同你講，三千元，是 OT 錢，你不 OT 我都照給，但是 OT 多過三千元都不得收這個超時，叫做甚麼啊？收這個超時工作的報酬。這個你是當作一件東西，你特別幫助，不要說因為 OT 的錢。好像這個輔助的部門調去另外一個部門，那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外面？所以我想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行得通。就是這樣而已，我不是想搞亂檔攤。

主席：高天賜議員：

你想講話？

José Pereira Coutinho :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Agradeço a questão colocada pelo Deputado Chan Chak Mo. De facto levantou uma questão muito pertinente, mas em todo o caso, se formos ver de facto de que é que se trata, trata-se de pessoal que exerce funções muito específicas, e a natureza do seu trabalho, o seu trabalho é superintendido pela Mesa, nomeadamente a sua ligação com o Gabinete do Presidente e do Vice-presidente, marca o trabalho que fazem, ou seja, dito por outras palavras, não é o valor das horas que são levadas em consideração para efeitos do cálculo do trabalho extraordinário que é considerada a principal razão, mas sim a natureza do seu próprio trabalho, devido à sua especificidade e natureza, nomeadamente aquilo que há pouco o Dr. Leonel Alves acabou de dizer quanto ao volume de trabalho que esta Assembleia tem, nomeadamente as interpelações escritas, o atendimento ao público, tudo isto resulta também em coordenação com o pessoal que faz a tradução, e com os técnicos, e os assessores, aqui dentro. Portanto, tudo isto é pessoal que está aqui dentro, não é o que estamos a ver, nomeadamente o pessoal menor, os condutores, esses sim, a natureza do seu trabalho é mais geral, específica e de acordo com o horário do trabalho. Ou seja, há também que ter em consideração a natureza específica do trabalho do pessoal que está afecto à Mesa, para dar resposta a trabalhos específicos em articulação com o gabinete do Presidente e do Vice-presidente. Eu penso que a Mesa, na fixação desta remuneração, vai ter em consideração o valor eventualmente comparável com as horas extraordinárias que eventualmente tivessem de fazer. É evidente que aquelas limitações que foram há pouco referidas, nomeadamente o índice 650, são um ponto a ser considerado, mas em todo o caso não

quer isso dizer que esses trabalhadores, por não serem pagos por via do trabalho extraordinário, fiquem prejudicados, e é isso no fundo a questão que se coloca aqui, não sei se o Dr. Leonel Alves pode acrescentar mais alguma coisa.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高天賜：多謝主席。

多謝陳澤武議員所提的問題。事實上，陳澤武議員所提的問題非常恰當，但無論如何看看就知道這些人員所擔任的是一些特定的職務，且他們在主席辦公室和副主席辦公室所擔任的職務是受到執行委員會監督。主要的考慮是他們的工作時數不算作超時工作時數，而且是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而要求的專業。如歐安利所指立法會工作量越來越大，例如書面質詢、接待市民等方面的工作量，當然，也需與在此工作的翻譯、技術員和顧問等通力合作。因此，在這所指的不是擔任一般工作、有固定上下班時間的工人、輔助人員或司機。此外，還要考慮執行委員會分配任用人員在配合主席辦公室和副主席辦公室工作上所擔任的特定性質職務。我相信執行委員會在訂定有關薪俸時必定會以應要做超時工作的相對金額為標準。當然，剛才所指的限制，尤其 650 點，是應予考慮的問題，但不等於該等人員若不依超時工作的途徑作補償就有所損失。問題就是這樣。不知道歐安利是否想作補充？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是這樣的，陳澤武議員提的問題，其實呢，我稍後會讓歐安利議員講，跟住，我想我們的顧問解釋一下。因為你講的是勞動關係法，到現在為止，這個問題，應該要政府將來，它的取向怎樣。現在勞動關係法，是不會在公職人員那裏生效的。這樣，所以，你提出來的問題，就是說，因為我們這裏這樣寫，那將來你在你的公司可不可以這樣做。這個是要分開講的，但是目前來講，勞動關係法不會用在公職人員身上的。我稍後會叫……因為剛剛那個問題，可能顧問都不是聽得很清楚，究竟你想問甚麼，但是，現在我向他講了，他會解釋。而且，這個問題就是……我想，又這樣巧，今日食午飯的時候，吃完飯，剛剛好，我同關翠杏議員都有談過，談起這個問題，就是勞動關係法究竟你生不生效去現在我們的公職法？究竟我們這裏，政府都有，政府部門，包括立法會，都有些訂合同的，司法合同，但是那個司法合同就不是勞動關係法管得了的。這個不是我們立法會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不過，我稍後會叫我們的顧問解釋。

歐安利議員你是不是想講？請。

Leonel Alberto Alves : Muito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Não tive oportunidade de aprofundar esta questão na apresentação que fiz, mas aproveito para salientar que o Sr. Deputado Chan Chak Mo tem razão, uma das especificidades que está contida neste projecto é efectivamente a institucionalização, a melhor cobertura legal para este tipo de contratação. Contratação em regime de direito privado. O artigo 29.º n.º4 diz que é admissível esta figura, todavia há dois requisitos. Primeiro só se pode recorrer a este tipo de contratação “quando houver circunstâncias excepcionais” portanto, não se aplica às situações regra, aplica-se simplesmente a circunstâncias excepcionais. E por outro lado, esta decisão de contratar ao abrigo do regime do direito privado... esta decisão tem de ser, diz aqui o artigo 29.º n.º4,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Portanto há regras, recorre-se a este regime porque há circunstâncias excepcionais. Obviamente que não antevejo que contratar um contínuo seja uma circunstância excepcional, isto logicamente refere-se a quadros superiores. Portanto, são circunstâncias excepcionais, porque este quadro superior não pretende cingir-se às regras da Função Pública, portanto a preocupação de proteger o trabalhador, neste quadro patronato e trabalhador, este elo sujeito activo passivo, sujeito activo é o empregador e sujeito passivo o trabalhador, creio que esta preocupação básica poderá estar liminarmente ultrapassada, porque são situações excepcionais em que se contratam quadros, não digo muito superiores, mas quadros médios superiores ou superiores.

Por outro lado, o regime de direito privado significa que haverá, tal como diz o nosso Código, o nosso regime, a liberdade contratual. As partes têm o direito de fixar por mútuo acordo as cláusulas que mais lhes convierem, quer ao empregador, quer ao empregado. Quando se traz à colação a Lei das Relações Laborais, significa, na minha interpretação, que esta lei tem de ser obviamente observada. Porque a Lei das Relações Laborais estabelece normas mínimas de protecção do trabalhador, essas normas mínimas, a existirem, creio que existem, a lei foi aprovada recentemente, têm de ser, eu considero-as normas imperativas, como tal têm de ser observadas.

Portanto, ainda bem que esta questão foi aflorada, porque de facto é umas das traves mestras deste regime proposto e cometido no nosso Projecto de Lei que é a consideração deste regime de contratação. Registamos, tomamos boa nota da preocupação em defender os direitos elementares do trabalhador, porque não seria de bom tom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provar uma lei que visa proteger os trabalhadores e desproteger os seus próprios trabalhadores.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歐安利：多謝主席。

在引介上我並沒有就這個問題作深入的介紹，但我要藉這一機會強調陳澤武議員是有理由的，在這法案裏正好是設立這個機制使有關的聘任方式有法定的依據。這就是私法合同制度。第二十九條第四款可容許這一聘任方式，但須符合兩個要件。第一、只可在“例外情況下”方可採用這一聘任方式，意即該規則不會在一般情況下適用，而只在例外情況下適用。第二、按第二十九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以私法合同制度聘任須說明理由。因此，是有規則要遵守，有例外情況下方可採用。我預見不到聘任一名庶務員是一項例外情況，從邏輯上應指的是高級人員，故是一項例外情況，因為該高級人員不想受到公職規則約束。在勞資層面上，僱主是主動主體而僱員是被動主體，所以要保護僱員。我相信這個問題已初步獲得解決，因為聘任我不說很高級，但起碼中高或高級人員才是例外的情況。

另一方面，私法制度，按我們的法典是等於合同自由，僱主及僱員雙方均有權協定其認為最適合自己的條款。須提出《勞動關係法》，在我的理解上是應當遵守該法的規定。《勞動關係法》訂出僱員應有的最低保護。如有最低標準的規定，我相信是有的，因為近期才獲通過的，那麼就是強制性的規定，必須予以遵守。

問題提得剛好，事實上，現建議的這一聘任制度是本法案的其中一項主要支柱。就維護僱員基本權利而提出的憂慮我們會記錄在案，因為通過旨在保護僱員的法律，而不保護自己本身的員工只會影響立法會。

多謝主席。)

主席：請講。

Fernando Paulo Cardinal :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Senhores Deputados, eu pouco mais tenho a acrescentar relativamente aos esclarecimentos prestados quer pela Sr.ª Presidente, quer pelo Sr. Deputado Leonel Alves. Gostava apenas de adicionar dois ou três pontos.

Primeiro, o contrato privado, tal como ele é previsto na Lei das Relações Laborais entre uma entidade privada, uma empresa, uma companhia, e o seu trabalhador, não pode pura e simplesmente ser transposto, sem mais nem menos, para estas situações, desde logo porque uma das entidades empregadoras é um órgão público, que é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r outro lado, do lado do trabalhador, ele adquire um estatuto que lhe advém do facto de estar a exercer funções públicas. O que se pretende, antes do mais, é que, primeiro tem de ser necessariamente observado o conjunto de disposições legais que constam da Lei Orgânic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liás isso vem previsto, ou seja, não é possível fazer-se um clausulado de contrato de direito privado que vá contra o que vem disposto na Lei Orgânic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esde logo há aqui uma diferença face aos normais contratos de direito privado. Por outro lado ainda, é preciso ter em consideração que, por exemplo no que diz respeito a assessores, é um dos exemplos que já vem de trás relativamente à possibilidade de utilizarem contratos de direito privado, o n.º7 desta proposta de lei diz expressamente “em tudo o que não estiver previsto nesta lei aplica-se aos assessores e técnicos agregado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o regime geral da função pública, com as especialidades etc, etc..

Ou seja, esta norma indica claramente que não estamos perante uma situação de normal contrato de direito privado nos quais não existem quase regras mínimas a observar, tirando os padrões mínimos a que Dr. Leonel Alves se referiu. Isto para dizer o quê? Estamos perante uma figura contratual que vem permitir uma maior flexibilidade, vem permitir uma maior autonomia na negociação dos contratos, sendo que não deve nunca ser esquecido que uma das partes desse contrato é a Mesa, representada pela Sr.ª 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mas isto não vem significar que não haja normas legais, desde logo na Lei Orgânic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or exemplo normas relativas a deveres de obediência, deveres de sigilo, etc., que vêm previstos nesta lei e que são obrigatoriamente observados pelos funcionários da Assembleia, independentemente do seu vínculo estar como contrato de direito privado ou assalariado ou além do quadro.

Eu penso que com isto terei adicionado alguns esclarecimentos, mas se mais for necessário, estarei disponível.

(立法會法律顧問簡天龍：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其實無論對主席或對歐安利議員剛才所作的解釋我都沒有太多要補充，只想補充兩三點而已。

首先，私法合同，即受《勞動關係法》所規範的由一個私人實體、一間企業、一間公司與其僱員所訂立的合同，是不能隨便地就適用於這些情況的，因為其中一個僱主實體是一個公共機關，即是立法會。另外一方，即僱員的一方，他會取得一個令他能夠行使公共職能的地位。希望做到的是，事先必須符合立法會組織法一系列的規定，即是說不可能在私法合同內訂定違反立法會組織法的條款，單憑這一點已經與一般的私法合同有所區別。另外，亦須考慮例如顧問的情況，這是以往已經容許訂定私法合同的其中一個例子，法案第七款清楚規定：“本法律未有規定的事宜，對顧問及技術顧問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的公職的一般制度以及……”

換句話說，該規定清楚說明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般的私法合同，因此除了歐安利議員所提及的最低標準外幾乎就沒有其他規範。這說明甚麼？我們現正面對的是容許擁有較大彈性的一種合同，容許在訂立合同時有較大自主性的情況，更不能忘記合同的其中一方是由立法會主席代表的執行委員會，當然這不表示就沒有法律規定。首先在立法會組織法便有一些關於服從義務、保密義務等的規定，立法會的工作人員無論他的聯繫是甚麼，是私法合同或散位還是編制外合同也都必須遵守。

我想我已經澄清了一些疑問，但如有需要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解釋。)

主席：高天賜議員。

José Pereira Coutinho :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Só gostaria de acrescentar mais dois pontos que são os seguintes, nós temos na orgânica da Assembleia, tem o seu quadro próprio, e em princípio, nos termos gerais segue-se, com toda a normalidade, o regime existente, nomeadamente o preenchimento dos lugares existentes no quadro da orgânica própria da Assembleia. Por outro lado, também chamo aqui à atenção que a Lei n.º 7/2008, nomeadamente na sua alínea n.º1), do n.º2 do art.º 3.º, diz textualmente o seguinte... afasta esta lei, que é a Lei das relações jurídicas do sector privado, de todas as relações jurídicas de emprego público que confirmam a qualidade de trabalhador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ou seja, dito por outras palavras, o contrato de direito privado não será regulado nos termos da Lei n.º 7/2008. É uma matéria que talvez pudesse ser objecto de futuro estudo por parte do Governo, nomeadamente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contratos de direito privado em que a entidade patronal é 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Por essa razão é que o Deputado Chan Chak Mo levanta uma questão que é, de facto, pertinente, e que deve ser objecto de estudo no futuro. Obrigado Sr.ª Presidente.

(高天賜：多謝主席。)

我只想補充兩點，就是按照立法會的組織法立法會是擁有本身人員編制的，原則上例如在填補人員方面都是按照一般的制度進行，但我仍然想提醒一下第 7/2008 號法律，尤其是它的第三條第二款（一）項規定《勞動關係法》不適用於“賦予公共行政當局工作人員身份的公職僱傭法律關係”而只適用於私人領域上。換句話說，私法合同不應在此受規範，而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這可以成為將來政府研究的課題，特別是針對當合同一方是行政當局時有關的私法合同的法律定性的問題。因此，剛才陳澤武議員所提出的是恰當的，應該將來成為研究的對象。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在一般性，對這個法案，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我們表決，請各位議員一般性就這個法案進行表決。……我們現在正在表決。……是不是正在進來？還有兩位議員他們說正在進來。若果他們不進來，我就宣佈結束。正在進來。我們現在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表決完畢——通過。

各位議員：

四項議程全部完成了。

現在宣佈散會。

翻譯：翻譯辦公室

文牘：紀錄及編輯辦公室